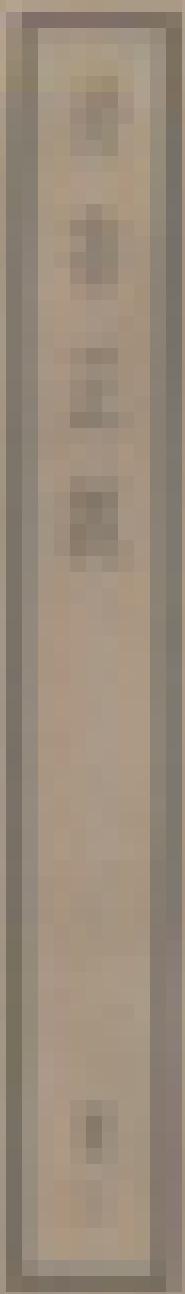


尚書正義

卷三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八

湯誓第一

釋文凡三十四篇十七篇存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

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陑出其不意陑在河曲之南○相  
息亮反湯如字馬云俗儒以湯爲謚或爲號號者似非  
其意言謚近之然不在謚法故無聞焉及禹俗儒以爲名帝系禹名文命王侯  
世本湯名天乙推此言之禹豈復非謚乎亦不在謚法故疑焉桀其列反夏之  
末天子升音昇陑音而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地在安邑西桀逆拒湯作湯誓

○伊尹至湯誓○正義曰伊尹以夏政

醜惡志而歸湯輔相成湯與之伐桀升道從陑出其不意遂與桀戰于鳴條之  
野將戰而誓戒士衆史敘其事作湯誓○傳桀都至之南○正義曰此序湯自  
伐桀必言伊尹相湯者序其篇次自爲首尾以上云伊尹醜夏遂相成湯伐之  
故文次言伊尹也計太公之相武王猶如伊尹之相成湯泰誓不言太公相春  
彼文無其次也且武王之時有周召之倫聖賢多矣湯稱伊尹云聿求元聖與  
之戮力伊尹稱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則伊尹相湯其功多於太公故特言伊  
尹相湯也桀都安邑相傳爲然卽漢之河東郡安邑是也史記吳起對魏武  
侯云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闢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也

地理志云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在安邑之北是桀都安邑必當然矣將明  
陑之所在故先言桀都安邑桀都在亳西當從東而往今乃升道從陑升者從  
下向上之名言陑當是山阜之地歷險迂路爲出不意故也陑在河曲之南蓋  
今潼關左右河曲在安邑西南從陑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  
相桀西出拒湯故戰于鳴條之野陑在河曲之南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湯承禪代之

後嘗爲桀臣慙而且懼故出其不意武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久不事紂紂有浮桀之罪地無險要之勢故顯然致罰以明天誅又懃懃誓衆與湯有異所以湯惟一誓武王有三○傳地在至拒湯○正義曰鄭玄云鳴條南夷地名孟子云舜卒於鳴條東夷之地或云陳留平邱縣今有鳴條亭是也皇甫謐云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毫又曰夏師敗績乃伐三驂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毫三驂在定陶於義不得在陳留與東夷也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左氏以爲昆吾與桀同以乙卯日亡韋顧亦爾故詩曰韋顧旣伐昆吾夏桀於左氏昆吾在衛乃在濮陽不得與桀異處同日而亡明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衛桀故同日亡而安邑有其亭也且吳起言險以指安湯誓戒誓湯誓○正義曰邑安邑於此而言何得在南夷乎謐言是也此經皆誓之辭也甘誓泰誓牧誓發首皆有序引別言其誓意記其誓處此與費誓惟王曰格記誓辭不言誓處者史非一人辭有詳略序以經文不具故備言之也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契始封商湯遂以爲天下號湯稱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昏德天命誅之今順天○台以之反下同殛居力反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恤苟律

反舍音不憂我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不敢不正桀罪誅之今汝捨廢也予惟聞汝衆言不憂我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桀罪誅之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我所聞之言○復扶又反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言桀君爲勞役之事以絕衆力謂廢農功相率割剝夏之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邑居謂征賦重○過於葛反徐音謁馬云止也

予及汝皆亡衆下相率爲怠惰不與上和合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夏德若茲

今朕必往凶德如此我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

賚與也汝庶幾

賚爵賞○罰

力代反徐音來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僞不實言

爾不從誓言不用予則孥戮。

汝罔有攸赦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

孥戮汝無有所赦權以脅之使勿犯

流王成湯將與桀戰呼其將

士曰來汝在軍之衆庶悉聽我之誓言我伐夏者非我

君舉爲亂事乃由有夏君桀多有夏罪上天命我誅之桀既失君道我非復桀

臣是以順天誅之由其多罪故也桀之罪狀汝盡知之今汝桀之所有之衆卽

汝輩是也汝等言曰我君夏桀不憂念我等衆人舍廢我稼穡之事奪我農功

之業而爲割剥之政於夏邑斂我貨財我惟聞汝衆言夏氏既有此罪上天命

我誅桀我畏上天之命不敢不正桀罪而誅之又質而審之今汝衆人其必言

我誅桀我畏上天之命不敢不正桀罪而誅之又質而審之今汝衆人其必言

曰夏王之罪其實如我所言夏王非徒如此又與臣下相率遏衆力使不得

事農又相率爲割剥之政於此夏邑使不得安居上下同惡民困益甚由是汝皆

等相率怠惰不與在上和協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能喪君其可喪我與汝皆

亡身殺我一人致行天之威罰我其大賞賜汝汝無得不信我語我終不食盡其

輔成我一人大賞汝若不從我之誓言我則并殺汝子以戮汝身必無有所赦

言爲虛僞不實汝若不從我之誓言我則并殺汝子以戮汝身必無有所赦

勸

使勉力勿犯法也庶亦衆也古人有此重言猶云艱難也○傳契始至一夫

C

正義曰以湯於此稱王故本其號商之意契始封商湯遂以商爲天下之號鄭

丘而單名商也若八遷國名商不改則此商猶是契商非相士之商也若八遷

遷卽改名則相士至湯改名多矣相士旣非始祖又非受命何故用其所居之

地以爲天下之號名成湯之意復何取乎知其必不然也湯取契封商以商爲天

故宜以商爲號周不取后稷封邰爲天下之號者契後八遷商名不改成湯以商受命

當

既同於一夫故湯可稱王矣是言湯於伐桀之時始稱王也周書泰誓稱王則比桀於一夫桀亦伐紂之時始稱王也鄭玄以文王生稱王亦謬也○傳稱舉至順天○正義曰稱舉釋言文常法以臣伐君則爲亂逆故舉亂謂以諸侯伐君也以此解衆宣三年左傳文以有昏德天命誅之今乃順天行誅非復臣伐君也自稱我也湯謂其人守常之意也○傳今汝至之言○正義曰如我者謂湯之自稱我也湯謂其人云汝言桀之罪如我誓言所述也○傳言桀至賦重○正義曰此經與上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其意一也上言夏王之身此言君臣相率再言所以積桀之衆云汝言桀之罪如我誓言所述也○傳言桀至賦重○正義曰此經與上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其意一也上言夏王之身此言君臣相率再言所以積桀之農時勞役又重斂其財致使民困而怨深賦斂重則民不安矣○傳衆下至喪不桀○正義曰上既馭之非道下亦不供其命故衆下相率爲怠惰不與上和合肯每事順從也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亡欲令早喪桀命也我與汝俱亡徵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若喪亡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微民以脅恐下民也○傳食盡至不實○正義曰釋詁云食僞也孫炎曰食言之子可喪言喪之難也不避其難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疾之甚也鄭云桀見僞然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然則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前言爲僞故通謂僞言爲食言故爾雅訓食爲僞也○傳古之至勿犯第罪不相及是古之用刑如是也既刑不相及必不殺其子權時以迫脅之使乎勿犯刑法耳不於甘誓解之者以有孥戮故於此解之鄭玄云禹之後刑罰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兄周禮云其奴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橐鄭意以爲實戮則周禮所云非從坐也鄭衆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輪於罪隸春人橐入非緣坐者也此孥戮湯旣勝夏欲周禮云其奴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橐鄭意以爲實戮則周禮所云非從坐也鄭衆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輪於罪隸春人橐入非緣坐者也此孥戮湯旣勝夏欲

遷其社不可

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慤德故革命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

○社后土之義疑至臣

征之神禪時戰反應應對之應創初亮反正音

作夏社疑至臣扈

言夏社不可遷

又音政句音鉤句龍共工之子爲后土

○正義曰湯既伐而勝夏革命創制變置社稷欲

遷其社無人可代句龍故不可而止於時有議論其事故史

扈三篇皆亡

○正義曰湯既至臣扈○傳湯承至而止○正義曰傳解湯遷社之

意湯承堯舜禪代之後已獨伐而取之雖復應天順人乃是逆取順守而有慤

愧之德自恨不及古人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因變置社稷也易革卦彖曰湯

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下篇言湯有慤德大傳云改正朔易服色此其所得

與民變革者也所以變革此事欲易人之視聽與之更新故於是之時變置社

稷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有烈山氏之子

曰柱爲稷自夏已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已來祀之祭法云屬山氏之有天

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

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是言變置之事也魯語文與祭法正同

而云夏之興也周棄繼之興當爲衰字之誤耳湯于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

功多於柱卽令廢柱祀棄而上世治水土之臣其功無及句龍者故不可遷而

止此序之次在湯誓之下云湯既勝夏下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是未及逐桀

而云夏之興也周棄繼之興當爲衰字之誤耳湯于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

也其子曰穀成粢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益則變置社稷鄭玄因此乃

湯云湯伐桀之時大旱既置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乃變何當繫之勝

夏勝夏猶尚不孟子曰犧牲既成粢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益則變置社稷鄭玄因此乃

已爲此謀鄭玄等注此序乃在湯誓之上若在作誓之前不得云既勝夏也孟

子曰犧牲既成粢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益則變置社稷鄭玄因此乃

可況在湯誓前乎且禮記云夏之衰也周棄繼之商興七年乃變安得以夏衰

爲言也若商夏命猶七年祀柱左傳亦不得斷爲自夏已上祀柱自商以來

有祀棄也由此而傳說句龍稷祭柱棄惟祭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爲士神稷爲穀神

祀二左傳說句龍稷祭柱棄惟祭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爲士神稷爲穀神

得其旨也漢世儒者說社稷

可況在湯誓前乎且禮記云夏之衰也周棄繼之商興七年乃變安得以夏衰

爲言也若商夏命猶七年祀柱左傳亦不得斷爲自夏已上祀柱自商以來

有祀弃也由此而傳說句龍稷祭柱棄惟祭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爲士神稷爲穀神

得其旨也漢世儒者說社稷

句龍柱棄是配食者也孔無明說而此經云遷社孔傳云無及句龍等說以社爲句龍也○傳言夏至皆亡○正義曰疑至與臣扈相類當是二臣名也蓋亦言其不可遷之意馬融云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夏師敗績湯遂從之○大崩曰敗績從謂反從才遂伐三殷俘厥寶玉三殷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容反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而寶之○正義曰湯伐三也公反俘音孚行戶剛反一音如字疏傳三殷至寶之○正義曰湯伐三○殷知是國名逐桀而伐其國知桀走保之也今定陶者相傳爲然安邑在洛陽西北定陶在洛陽東南孔跡其所往之路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乃東南涉河往奔三殷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釋詁文桀必載寶而行棄於三殷取其寶玉取其所棄者也楚語云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韋昭云玉禮神之玉也言用玉禮神神享其德使風雨調和可誼伯仲伯作典寶二臣作典寶一篇言國之以庇廕嘉穀故取而寶之誼本或作義

## 仲虺之誥第二

湯歸自夏至于大堦自三殷而還大堦地名○夏亥雅仲虺作誥爲湯左相奚許鬼反誥故報反相疏臣仲虺作誥以誥湯使錄其言作仲虺之誥仲之後○虺息亮反奚弦雞反正義曰湯歸自伐夏至于大堦之地上言遂伐三殷故傳言自三殷而還不言歸自三殷而言歸自夏者伐夏而遂逐桀於今方始旋歸以自夏告廟故序言自夏傳本其來處故云自三殷耳大堦地名未始知所在當是定陶向亳之路所經湯在道而言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故仲虺至此地而作誥也序不言作仲虺之誥以理足文便故略之○傳爲湯至之後○正義曰定元年左傳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是其事也仲虺之誥仲虺臣名以諸侯正義曰定元年左傳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是其事也仲虺之誥仲虺臣名以諸侯疏相天子會同曰誥

仲虺之誥○正義曰發首二句史述成湯之心次二句湯言已懃之意仲虺乃作誥以下皆勸湯之辭自曰嗚呼至用爽厥師言天以桀有罪命伐夏之事自言湯有德行加民民歸之事自佑賢輔德以下說天子之法當擢用賢良屏黜昏暴勸湯奉行此事不須以放桀爲惡康誥召誥之類一字足以爲文仲虺誥三字不得成文以之字足成其句畢命而命不言之微子之命文侯之命言之與此同猶周禮司服言大裘而冕亦足句也○傳仲虺至曰誥○正義曰伯仲叔季人字之常仲虺必是其名或字仲而名虺古人名或不可審知縱使是字亦得謂之爲名言是人之名號也左傳稱居薛爲湯左相是以諸侯相天子也周禮士師云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是會同曰誥誥謂於會之所設言以誥衆此惟誥湯一人而言會同者因解諸篇誥義且仲虺必對衆誥湯亦是會同曰誥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爲號南巢地名有慙德慙德不及古○湯伐桀武功成故號成湯一云成謚也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天子常不去口仲虺乃作誥陳義誥湯乃亂情欲必致禍亂惟天生聰明時又言天生聰明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夏桀不恤下民民之危險若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言天與王勇智應陷泥墮火無救之者爲民主儀表天下法正萬國繼禹之功統其故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服○纘子管反應對之應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奉順天命而已無所慚法充成湯放桀于南巢○正義曰桀奔南巢湯縱而不迫故稱放也傳言南巢地名不知地之所在周書序有巢伯來朝傳云南方遠國鄭玄云巢南方之國世一見者桀之所奔蓋彼國也以其國在南故稱南耳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傳并以南巢爲地名不能委知其處故未明言之

于下言託天以行虐於民乃桀之大罪○矯居表反誣音無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天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

用爽明也用商受王命用明其衆言爲主也○臧作郎反簡賢附勢寔繁有徒簡略也賢而無勢則略之不有徒衆無道之世肇我邦予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O繁音煩生苗若秕在粟恐被鋤治簸颺○莠羊九反秕悲里反徐甫里反又必履反鋤仕魚反簸彼我反颺音揚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

矧予之德言足聽聞言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滅矧況也況我之道德惟善言足聽聞乎無道之惡有道自然理○惡烏路反

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邇近也不近聲樂言清簡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也不資貨財利言不貪也既而聖德兼有此行○近附近之近行充夏王至厥師○正義曰矯詐也誣加也夏王自有所欲詐加上天言下孟反正天道須然不可不爾假此以布苛虐之命於天下以困苦下民上天用桀無道之故故不善之用使商家受此爲王之命以王天下用命商王明其所有之衆謂湯教之使修德行善以自安樂是明之也○傳式用爽明也○正義曰式用釋言文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爽以至於明則爽是明之始故爽爲明也經稱昧爽謂未大明也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則勉之以賞用人之者王則勸勉之以賞用人之言惟如己之所出改悔過失無所惜惜美湯之行如此凡庸之主得人之言恥非己智雖知其善不肯遂從已有愆失恥於改過舉事雖覺其非不肯更悔是惜過不改故以此美湯也成湯之爲此行尙爲仲虺所稱歎凡人能勉者鮮矣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

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

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仇音求餉式亮反

曰奚獨後予辭也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溪子。

后后來其蘇湯所往之民皆喜曰待我君來其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舊謂初征可蘇息○溪胡啓反蘇字亦作龢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賢顯之良則進之明王之道兼弱攻昧取亂侮亡

弱則兼之闇則攻之

亂則取之有亡形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

則侮之言正義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推土雷反

正充乃葛伯仇餉○正義曰此言乃者却說已過之事胤征云乃季秋月朔其義

亦然左傳稱怨耦曰仇謂彼人有負於我我心怨之是名爲仇也餉田之人

不負葛伯葛伯奪其餉而殺之是葛伯以餉田之人爲己之仇言非所怨而妄

殺故湯爲之報也孟子稱湯使毫衆往爲之耕有童子以黍肉餉葛伯奪而殺

之則葛伯所殺殺毫人也傳言葛伯遊行見農人之餉於田者殺其人而奪其

餉故謂之仇餉乃似葛伯自殺己人與孟子違者湯之征葛以人之枉死而爲

葛人義無以異故不復言毫非是故違孟子○傳賢則至之道○正義曰周禮

卿大夫云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鄭玄云賢者謂有德行者詩

序云忠臣良士皆是善也然則賢是德盛之名德是資賢之實忠是盡心之事

良是爲善之稱俱是可用之人所從言之異耳佑之與輔顯之與遂隨便而言

之○傳弱則至正義○正義曰力少爲弱不明爲昧政荒爲亂國滅爲亡兼謂

之○傳弱則至正義○正義曰力少爲弱不明爲昧政荒爲亂國滅爲亡兼謂

包之攻謂擊之取謂取爲己有侮謂侮慢其人弱昧亂亡俱是彼國衰微之狀

兼攻取侮是此欲吞并之意弱昧是始衰之事服則制爲己屬不服則以兵

攻之此二者始欲服其人未是滅其國亂是已亂亡謂將亡二者衰甚已將滅

其國亡形已著可忌憚故陵侮其人既侮其人必滅其國故以侮言之此是

人君之正義仲虺陳此者意亦言桀亂亡取之德曰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不足爲愧下言推亡及覆昏暴其意亦在桀也德曰新不盈溢○不懈怠自滿志充德日至乃離○正義曰易繫辭云日新之謂盛德之衆惟盡歸之志意自滿則陵人既被陵情必不附雖九族之親乃亦離之萬邦舉遠以明近九族舉親以明疎也漢代儒者說九族有二案禮戴及尚書緯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古尚書說九族從高祖至玄孫凡九族堯典云以親九族傳云以睦高祖玄孫之親則此言九族亦謂高祖玄孫之親也謂萬邦惟懷實歸之九族乃離實離之聖賢設言爲戒容王辭頗甚父子之閒便以志滿相棄此言九族以爲外姓九族有屬文便也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足之道示後世○中如字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求賢聖而事之○王謂人莫中或作忠非裕徐以樹反徐于況反又如字則己若者亡自多足人莫之益亡之道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問則有得所以足不問專固所以小○好呼報反嗚呼慎厥終惟其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殖有禮覆昏暴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厥終惟其始慎終如其始○鮮息淺反殖有禮覆昏暴覆亡之○覆芳服反暴蒲報反字欽崇天道永保天命王者如此上事則或作號敬天安命之道

### 湯誥第三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湯既黜夏命黜退也復歸于毫作湯誥湯誥以伐桀大疏湯既至湯誥○正

湯既黜夏命黜退也復歸于毫作湯誥湯誥以伐桀大疏湯既至湯誥○正

湯既黜夏命黜退也復歸于毫作湯誥湯誥以伐桀大疏湯既至湯誥○正

之命復歸于毫以伐桀大義誥示天下史錄其事作王歸自克夏至于毫誕告

湯誥仲虺在路作誥此至毫乃作故次仲虺之下

王歸自克夏至于毫誕告

萬方誕大也以天命大義告萬方疏王歸自克夏○正義曰湯之伐桀當有諸  
萬方之衆人○誕音但告工毒反正侯從之不從行者必應多矣既已克夏改  
正名號還至于毫海內盡來猶如武成篇所云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也  
湯於此時大誥諸侯以伐桀之義故云誕告萬方誕大釋詁文萬者舉盈數下

云凡我邦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天子自稱曰予惟皇上上帝降  
是誥諸侯也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天子古今同義惟皇上上帝降

衷于下民皇天上帝天疏降衷于下民○正義曰天生烝民與之五常之性使

衷善也

天疏

有仁義禮智信是天降善於下民也天既與善於民

君當順之故下傳云順人有常之性則是爲君之道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

夏

君當順之故下傳云順人有常之性則是爲君之道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夏桀滅道德作威刑以布行爾萬方百姓

夏

罹其凶害弗忍荼毒罹被荼毒苦也不能堪忍虐甚○正義曰弗忍荼毒○正義

夏

罹力之反本亦作羅洛河反荼音徒疏曰釋草云荼苦菜

夏

此菜味苦故假之以言人苦毒謂蟄人之蟲蛇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言百姓  
虺之類實是人之所苦故并言荼毒以喻苦也

夏

告無罪稱冤訴天地○冤反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政善天福之淫過天禍

夏

惡譴寤之而桀不改○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行天威謂誅敢用玄牡  
譴遣戰反寤五故反

夏

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明告天問桀百姓有何罪疏敢用玄牡○正義

夏

白牲用白今云玄牡夏家尚黑于時未變夏禮故不用白也故安國注論語敢  
用玄牡之文云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是其義也鄭玄說天神有六周

夏

經家冬至祭皇天大帝于圓丘牲用蒼夏至祭靈威仰於南郊則牲用駢孔注孝  
經圓丘與郊共爲一事則孔之所說無六天之事論語堯曰之章有二帝三王之事錄者採合以成章  
牡卽此事是也孔注論語以爲堯曰之章其文略矣鄭玄解論語云用玄牡  
檢大禹謨及此篇與泰誓武成則堯曰之章其文略矣鄭玄解論語云用玄牡  
者爲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其意與孔異  
聿遂也大聖陳力謂伊尹放桀除民之穢是請命○聿允橋反述正充傳聿遂也  
也戮舊音六又力彫反說文力周反史記音力消反穢於廢反至請命○  
正義曰聿訓述也述前所以申遂故聿爲遂也戮力猶勉力也論語云陳力就  
列湯臣大賢惟有伊尹故知大聖陳力謂伊尹也伊尹賢人而謂之聖者相對  
則聖極而賢次散文則賢聖相通舜謂禹曰惟汝賢是聖得謂之賢則賢亦可  
言聖鄭玄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解先識則爲聖名故伊尹可爲聖也孟子聖人  
云伯夷聖人之清者也伊尹聖人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  
之時者也是謂伊尹爲聖人者也桀爲殘虐人不自保故伐桀除人之穢是爲  
命請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桀知其罪退伏遠屏民天命弗僭責若草木兆民  
允殖僭差責飾也言福善禍淫之道不差天下惡除煥然咸飾若草木同華民  
信樂生○僭子念反忒也劉創林反責彼義反徐扶云反煥呼亂反樂音  
洛天命至允殖○正義曰桀以大罪身卽黜伏是天之福善禍淫之命信而  
不僭差也旣除大惡天下煥然修飾若草木同生華兆民信樂生也昔日  
不保性命今日樂生活矣僭差不齊之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言天使我輯安  
意故傳以僭爲差責飾易序卦文也  
大家卿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謙以求衆心○戾力計反疏傳此伐至衆心○正  
伐桀也顧氏云未知得罪于天地言伐桀之事未知得罪于天地言伐桀之事  
未知得罪于天地以否湯之伐桀上應天心下符人事本實無罪而云未得知

罪以否者謙  
以求衆心

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淵

慄危心若墜深淵危懼之甚○慄音栗墮于敏反

凡我造邦無

從匪彝無卽慆淫

戒諸侯與之更始彝常慆慢也無從非常

各守爾典以承天

休守其常法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卽

承大美道爾所以不蔽善人

不赦己罪以其充

惟卽在上帝之心○正義曰鄭玄注論語云卽閑在天心故也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

一人自責化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無用爾萬方言非所及

嗚呼尙克時忱乃亦有終

忱誠也庶幾能是誠道乃亦

咎單作明居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疏咎

有終世之美○忱市林反作明居○正義曰百篇之序此類有四

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無逸作立政

與此篇直言其所作之人不言其作者之意蓋以經文分明故略之馬融云咎

單爲湯司空傳言主土地之官蓋亦爲司空也

## 伊訓第四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

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稱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凡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三

篇其充

成湯至徂后○正義曰成湯既沒其歲卽太甲元年伊尹以太甲承湯之後恐其不能纂修祖業作書以戒之史敘其事作伊訓肆命徂后三

篇○傳太甲至元年○正義曰太甲太丁子世文本也此序以太甲元年繼湯

沒之下明是太丁未立而卒太甲以孫繼祖故湯沒而太甲代立卽以其年稱

爲元年也周法以踰年卽位知此卽以其年稱元年者此經云元祀十有二月奉嗣王歸于亳二者皆云十有二月若是踰年卽位二者皆當以正月行事  
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何以用十二月也明此經十二月是湯崩之踰月太甲中篇三祀十有二月是服喪嗣位經無其文夏后之世或亦不踰年也顧氏云殷家猶質踰月卽改元  
遭喪嗣位經無其文夏后之世或亦不踰年也顧氏云殷家猶質踰月卽改元  
據此經序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  
年以明世異不待正月以爲首也商謂年爲祀序稱年者序以周世言之故也  
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三年崩別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  
之子太甲與經不同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旣得此  
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遷之語是其疎也顧氏亦云止可依經誥大典不可用傳記小說伊訓道太甲惟元祀十有二月  
**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此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祀年也夏疏惟元祀  
曰伊尹祠于先王謂祭湯也奉嗣王祇見厥祖謂見湯也故傳解祠先王爲奠  
殯而告見厥祖爲居位主喪羣后咸在爲在位次皆述在喪之事是言祠是奠  
也祠喪于殯斂祭皆名爲奠虞祔卒哭始名爲祭知祠非宗廟者元祀卽是初  
喪之時未得祠廟且湯之父祖不追爲王所言先王惟有湯耳故知祠實是奠  
非祠宗廟也祠之與奠有大小耳祠則有主有尸其禮大奠則奠器而已其禮  
小奠祠俱是享神故可以祠言奠亦由於時猶質未有節文周時則祠奠有異  
故傳解祠爲奠耳○傳此湯至而告○正義曰太甲中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  
尹以冕服奉嗣王則是除喪卽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稱三年之喪二十二月伊  
殯而告亦如周康王受顧命尸於天子春秋之世旣有奠殯卽位踰年卽位此奠  
祖是始見祖也特設祀禮而王始見祖明是初卽王位告殯爲喪主也  
祖踰月卽位當奠殯卽位此言伊尹祠于先王是特設祀也嗣王祇見厥奉嗣

王祇見厥祖

居位主喪見賢遍反

○

侯甸羣后咸在甸徒遍反

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

官以三公總攝冢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湯有功烈之傳湯有至正義曰有夏先君故稱焉

○

厥德罔有天災

先君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言能以德充傳先君至禳災

○

厥德罔有天災

禳災○少詩照反上時掌反禳如羊反

正義曰有夏先君

○

厥德罔有天災

禳災○少詩照反上時掌反禳如羊反

正義曰有夏先君

○

厥德罔有天灾

禳災○少詩照反上時掌反禳如羊反

正義曰有夏先君

○

尚書注疏

八

中華書局聚

不在初言善惡之由無不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言立愛敬於始

在初欲其慎始

不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言立愛敬於始

○親長則家國並化終流立愛至四海○正義曰王者之馭天下撫兆人惟愛敬治四海

○長丁丈反政立二事而已孝經天子之章咸論愛敬之事言天子當用

愛敬以接物也行之所立自近爲始立愛惟親先愛其親推之以及疎立敬惟長先敬其長推之以及幼卽孝經所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是推親以及物始則行於家國終乃治於四海卽孝經所云德教加於百姓

刑於四海是也所異者孝經論愛敬並始於親今緣親以及疎此分敬屬於長言

從長以及幼耳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言湯始修爲人綱紀有過則

順○咈流昔民時若○正義曰賈逵注周語云先民古賢人也魯語云古曰在扶弗反流昔民然則先民在古昔之前遠言之也遠古賢人亦是民內

之一人故以民言之先民之言居上克明○正義曰見下之於是順從言其動皆法古賢也居上克明言理流居上克明○正義曰見下之

恕謂明言其以理恕物照察下情是能爲下克忠事上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使人必器之常流檢身若不

明也○正義曰檢謂自攝斂也檢勑其身常如不及恐有過流及○正義

及不自大以卑人不恃長以陵物也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言湯操心常危

至爲天子此自立之難○操七曹反又七報反流布求賢智使師輔於爾嗣王

俾必制官刑儆于有位言湯制官刑法以儆布求賢智使師輔於爾嗣王

謂巫風常舞則荒淫樂酒曰酣酣歌則廢德事鬼神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

○操七曹反又七報反流仁及後世○哲本又作詰

時謂淫風殉求也昧求財貨美色常遊戲畋獵是淫過之風俗○殉辭俊反徐辭苟反畋音田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

德比頑童時謂亂風

疎遠之童稚頑嚚親比之是荒亂之風俗○遠于萬反注

同耆巨夷反比毗志反徐扶

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千身國必亡

位亡家之道○愆去

邦君有一千身家必喪

諸侯犯此

國亡之道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

乾反喪如字又息浪邦君有一千身國必亡

乃結反隸亦

正

言敢有至蒙士○正義曰此皆湯所制治官之刑以儆戒百官之

郎計反

言也三風十愆謂巫風二舞也歌也淫風四貨也色也遊也畋也

與亂風四爲十愆也舞及遊畋得有時爲之而不可常然故三事特言恒也歌

則可矣不可樂酒而歌故以酣配之巫以歌舞事神故歌舞爲巫覡之風俗也

貨色人所貪欲宜其以義自節而不可專心殉求故言殉於貨色心殉貨色常

爲遊畋是謂淫過之風俗也侮慢聖人之言拒逆忠之諫疎遠者年有德親

此頑愚幼童愛惡憎善國必荒亂故爲荒亂之風俗也此三風十愆雖惡有大

小但有一於身皆喪國家故各從其類相配爲風俗臣下不匡其刑墨言臣

使之受諫亦備具教訓下蒙士者謂湯制官刑非直教訓邦君卿大夫等

無貴賤皆當匡正君也具訓于蒙士者謂湯制官刑非直教訓邦君卿大夫等

並爲耽樂無度荒淫廢德俱是敗亂政事其爲愆過不甚異也恆舞酣歌乃爲

愆耳若不恆舞不酣歌非爲過也樂酒曰酣言耽酒以自樂也說文亦云酣樂

巫女楚語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魂在女曰巫又周禮有

酒巫女巫云官皆掌接神故事鬼神曰巫也廢棄德義專爲歌舞似巫事鬼神

謂輕慢狎謂之無度是淫過之風俗也○傳狎侮至風俗○正義曰狎者心循其事是貪求之意故爲

求也志在得之不顧禮義昧求至風俗○正義曰狎者心循其事是貪求之意故爲

故爲遊戲與慣忽故傳以狎配侮而言之旅獒云德盛不狎侮至風俗○正義曰狎

意相類

也○傳邦君至匡正○正義曰言十愆有一則亡國喪家邦君卿士慮其喪亡之故則宜以爭臣自匡正犯顏而諫臣之所難故設不諫之刑以勵臣下故言臣不正君則服墨刑墨刑五刑之輕者謂鑿其額涅以墨司刑所謂墨罪五百者也蒙稚卑小之稱故蒙士例謂下士也顧氏亦以爲蒙謂蒙闇之士例字宜從下讀言此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言當敬念祖德身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洋洋美善

等流例謂下士也謂下士也聖謨至孔彰聖謨至孔彰○正義曰此歎聖人之謨洋洋美善者謂上湯羊音徐音翔疏作官刑所言三風十愆令受下之諫是善言甚明可法也

罔小萬邦惟慶修德無小則天下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苟爲不德無大言惡

失宗廟此伊疏爾惟至厥宗○正義曰又戒王爾惟修德而爲善德無小德雖尹至忠之訓疏小猶萬邦賴慶況大善乎爾惟不德而爲惡無大惡雖小猶墜失其宗廟况大惡乎○傳苟爲至之訓○正義曰爾惟德謂修德以善也爾惟不德謂不修德爲惡也易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乃謂大善始爲福大惡乃成禍此訓作勸誘之辭言爲善無小小善萬邦猶慶況大善乎而爲惡無大言小惡猶墜厥宗况大惡乎此經二事辭反而意同也傳言惡有類者解小惡墜宗之意初爲小惡小惡有族類以類相致至於大惡若致於大惡必墜失宗廟言至於大惡乃墜非小惡卽能墜也晉語云趙文子冠見韓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進善亦蔑由至矣言惡有類以類相致也今太甲初立恐其親近惡人以惡類相致禍害故以言戒肆命陳天命以徂后陳往古明之此是伊尹至忠之訓也

太甲既立不明

不用伊尹之訓

伊尹放諸桐

湯葬地也不知朝政

不明居喪之禮

伊尹

毫思庸念常

伊尹作太甲三篇

疏

太甲至三篇

○正義曰太甲既立爲君不明

歸於毫都以其能改前過思念常道故也自初立至放而復歸伊尹每進言以

戒之史敘其事作太甲三篇案經上篇是放桐宮之事中下二篇是歸毫之事

此序歷言其事以總三篇也○傳不用至之禮

○正義曰此篇承伊訓之下經

稱不惠于阿衡知不明者不用伊尹之訓也王徂桐宮始云居憂是未放已前

不居喪之禮也○傳湯葬至曰放

○正義曰經稱營于桐宮密邇先王知桐

是湯葬地也舜放四凶徙之遠裔春秋放其大夫流之他境嫌此亦然故辨之

云不知朝政故曰放使之遠離國都往居墓側與彼放逐事同故亦稱放也古

者天子居喪三年政事聽於冢宰法當不知朝政而云不知朝政曰放者彼正

法三年之內君雖不親政事冢宰猶

太甲戒太甲故以名篇

○正義曰盤庚仲丁祖乙

尚誥稟此則全不知政故爲放也

○正義曰盤庚仲丁祖乙

太甲以名篇

戒太甲故以名篇

○正義曰盤庚仲丁祖乙

等皆是發言之人名篇此太甲及沃丁君喪以被告之人名篇史官不同故以

爲名有異且伊訓肆命徂后與此三篇及咸有一德皆是伊尹戒太甲不可同

名伊訓故隨事立

○正義曰盤庚仲丁祖乙

惟嗣至阿衡○

稱以太甲名篇也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正義曰太甲以

阿衡平言不順伊

正義曰太甲以

惟嗣至阿衡○

元年十二月卽位

○正義曰伊尹數諫久而不順方

始放之蓋以三月矣必是二年放之序言三年復歸者謂卽位三年非在桐

○正義曰太甲數諫久而不順方

終不從之故言不惠于阿衡史爲作書發端故言此爲目也○傳阿倚至之訓

宮三年也史錄其伊尹訓王有伊訓肆

命徂后其餘忠規切諫固應多矣太甲

傳云正義曰古人所讀阿倚

伊尹也鄭玄亦云阿倚同音故阿倚也稱上謂之衡故衡爲平也詩毛伊

尹湯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毛伊

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  
音是說文理充傳顧謂至天地○正義曰說文云顧還視也諟與是古今之字也祇巨支反疏異故變文爲是也言先王每有所行必還迴視是天之明命謂常日在之言其想象如目前終常敬奉天命以承上天下地之神祇也  
反社稷宗廟罔不祇肅肅嚴也言能嚴敬鬼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其身撫安天下○監工暫反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伊尹言能助其君居業天下  
疏惟尹躬○正義曰孫武兵書及呂氏之衆○辟必亦反徐甫亦反春秋皆云伊尹名摯則尹非名也今自稱尹者蓋湯得之使尹正天下故號曰伊尹人既呼之爲尹故亦以肆嗣王尹自稱禮法君前臣名不稱名者古人實直不可以後代之禮約之  
不承基緒承基業宜念祖修德丕普悲反徐甫眉反大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周忠信也言身先見夏君臣用忠信有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言桀君臣滅先人之道德不能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以不終爲戒慎之至敬其君道則王惟庸罔念聞言太甲守常不改祖能終忝辱也爲君不君則辱其祖無念聞伊尹之戒伊尹乃迪後人訓戒一方美士曰彥開道後人言無越厥命以自覆越墜失也無失亡自顛覆○越于月反本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言當以儉爲德若虞機張往省括又作粵覆芳服反注同

于度則釋

機弩牙也虞度也度機機有度以準望言修德夙夜思之明日行如射先省矢括于度釋則中○省息井反括故活反度如字虞度待

丁仲反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止謂行所安止君

惟朕以憚萬世有辭。言能循汝祖所能行則

我喜悅王亦見歎

尹乃又言曰先王以昧爽之時思大明其德既思得其事

美無窮○憚音亦

尹作書以告太甲不念聞之伊尹乃又言曰先王以昧爽之時思大明其德既思得其事

導後人先王之念子孫

其憂勤若是嗣王今承其後無得墜失其先祖之命以

自覆敗王當慎汝儉約之德令其以儉爲德而謹慎守之

度之機已張之又當以意往省視矢括當於所

爲政之事譬若以弩射也可準度之機

已張之又當以意往省視矢括當於所

夙夜思之使當於民心明旦行之則無不中矣猶若人君所修政教欲發命也當以意

度之機已張之又當以意往省視矢括當於所

窮之所行若能如此惟我以此喜悅王于萬世常有善辭言有聲譽亦見歎美無

窮也○傳爽顯至行之○正義曰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爽

以至於光明是爽謂未大明也昧是晦冥

也○傳旁非至訓戒○正義曰旁謂夜向晨也釋詁云丕大也

顯光也光明也於夜昧冥之時思欲大明其德既思得之坐以待旦而行之也

也○傳國有美士爲人所言道也○傳機弩至則中○正義

曰括謂矢末機張省括則是以射喻也機是轉關故爲弩牙虞訓度也度機者

機有法度以準望所射之物準望則解經虞也如射者弩以張訖機關先省矢

弦發矢則射之必中矣言爲政亦如是乃後釋王未克變

脫伊尹至忠所以不己○正義曰未能變者據在後能變故當時爲未能也時

輕政反疏既未變是不用伊尹之訓也太甲終爲人主非是全不可移但體性輕

脫與物是推伊遷雖有心向善而爲之不固伊尹至忠所以進伊尹曰茲乃不義習

尚書注疏八

十一 中華書局聚

與性成性○義本亦作誼言習行不義將成其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狎近也經營桐墓立宮令太甲居之近先王則訓於義無成其過尤伊尹至不使世人迷惑怪之○俾必爾反後篇同近附近之近令力呈反正世迷○正義曰伊尹以王未變乃告於朝廷羣臣曰此嗣王所行乃是不義之事習行此事乃與性成言爲之不已將以不義爲性也我不得令王近於不順之事當營於桐墓立宮使此近先王當受人教訓之無得成其過失使後世人迷惑怪之○傳狎近至怪之○正義曰狎習是相近之義故訓爲近也不順卽是近不順也習爲不義近於不順則當日日益惡必至滅亡故伊尹言己不得使王近於不順故經營桐墓立宮旁令太甲居之不使復知朝政身見廢退必當改悔爲王徂桐宮居憂往入桐宮疏傳往入至憂位○正義曰亦旣不知朝政之善也尹亦使兵士衛之選賢俊教之故太甲能終信德也克終允德言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事惟行居喪之禮居憂位謂服治喪禮也伊

太甲中第六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毫冕冠也踰月卽吉服○冕音免尤惟三至于毫○正義曰周制君薨之年屬前君明年始爲新君之元年惟三祀者太甲卽位之三年也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年十一月爲再期除喪服也至十二月服闋闇息也如喪服息卽吉服舉事責初始故於十二月朔以冕服奉嗣王歸于毫冕是在首之服冠內之別名冠是首服之大名故傳以冕爲冠案王制云殷人皞而祭大雅云常服黼皞是殷之祭冠

今云冕者蓋冕爲通名王制又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周禮天子幾冕周禮天子六冕大裘之冕

言

周人冕而祭並是當代別名殷禮不知天子幾冕周禮天子六冕大裘之冕

祭

天尚質弁師惟掌五冕備物盡文惟袞冕耳此以冕服蓋以袞冕之服也顧氏

云

祥禪之制前儒不同案士虞禮云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禪王肅云

祥月之內又禪祭服彌寬而變彌數也禮記檀弓云祥而縗是月禪徙月樂王

肅云是祥之月而禪禪之明月可以樂矣案此孔傳云二十六月服闋則與王

肅同鄭玄以中月爲間一月云祥後復更有一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

月而禪則三年之喪凡二十七月與孔爲異

無能相匡故須君后非民罔以辟四方須民以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

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言王能終其德乃天之顧佑商家是

商萬世無窮之美○疆居良反

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

君而稽首於臣謝前過類善也

闇欲敗度縱敗禮以速

戾于厥躬

遠召也言己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

○敗必邁反徐甫邁反縱子用反戾即計反

正義曰釋言

云遠徵也徵召也轉以相訓故遠爲召也欲者本之於情縱者放之於外有欲

而縱之縱欲爲一也準法謂之度體見謂之禮禮度一也故傳并擇之言已放

縱情欲毀敗禮儀法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孽災逃也言天災可避

度以召罪於其身也

天作災不可逃○孽魚列

反道胡

充傳孽災至可逃○正義曰洪範五行傳有妖孽眚眚漢書五行志說

亂反

少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

牙孽矣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是孽爲災初生之名故爲災也

逃也釋言文樊光云行相避逃謂之遁亦行不相逢也天作灾者謂若太戊桑

穀生朝高宗雖升鼎耳可修德以禳之是可避也自作灾者謂若桀放鳴條

紂死宣室是不可逃也據其將來修德可去及其已至改亦無益天灾自作逃

否亦同且天災亦由人行而至非是橫加災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言己已往之前不能修德於其初今庶幾賴教訓

伊尹

拜手稽首

拜手首

疏

傳拜手首至手○正義曰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

頭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鄭惟解此三者拜之形容所以爲異也稽首

頭至地頭下至地也頓首頭下至地暫一叩而已此言拜手稽首者初爲拜

頭至手乃復申頭以至于地至手是爲拜手至地乃爲稽首然則凡爲稽首者

皆先爲拜手乃後爲稽首故拜手稽首連言之諸言拜手稽首義皆同也太祝

又云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鄭注云振

動者戰栗變動而拜吉拜者拜而後稽類謂齊衰不杖以下者之拜凶拜者稽

類而後拜卽三年喪拜也奇拜者謂君答臣一拜也褒拜者謂再拜拜神與尸

也肅拜者謂揖拜也禮介者不拜及婦人之拜也左傳云天子在寡君無所稽

首則諸侯於天子稽首也諸侯相

曰修厥身尤德協于下惟明后信德合於羣

明君下惟乃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

言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

並其有邦厥鄰乃曰溪我后後來無罰

湯俱與鄰並有國鄰國人乃曰待我君來言忻戴君來無罰言仁惠○溪胡啓

反流並其至無罰○正義曰言湯昔爲諸侯之國也此諸侯國人其與湯鄰近者皆願以湯爲君乃言曰待我后來

無罰於我言羨慕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行之無爲是逸豫怠惰○懋

湯德忻戴之也

言當勉修其德法視其祖而

茂音奉先思孝接下思恭以念祖德爲孝

遠以聽德惟聰言當以明視疏言當以明德

當至聽德○正義曰人之心識所知在於聞見聞見所得在於耳目故欲言人之聰明以視聽爲主視若不見故言惟明謂監察是非也聽若不聞故言惟聰聰謂識知善惡也視戒見近迷遠故言視遠朕承王之休無斁則我承王所行如此聽戒背正從邪故言聽德各準其事相配爲文朕承王之休無斁則我承王之反亦厭於豔○斁音

太甲下第七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

言天於人無有親疏惟親能敬身者

疏伊尹申誥于王○正義曰

伊尹以至忠之心喜王改悔重告於王冀王大善一篇皆誥辭也天親克敬民歸有仁神享克誠言天民與神皆歸于善也奉天宜其敬謹養民宜用仁恩事神當以誠信亦準事相配而爲文也

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民所歸無常鬼神無常共享于克誠

言仁政爲常鬼神無常享于克誠

疏傳言安至所法

及下同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

言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

疏傳言安至所法

治則安危在所任於善則治於惡則亂故治亂在所法總言治國

正義曰任賢則治不

治則興任佞則亡故安危在所任於善則治於惡則亂故治亂在所法總言治國

傳言安至所法

則稱道單指所行則言事興難而亡易道大而事小故大言興而小言亡也此

傳言安至所法

所云惟言治亂在所法耳下句云終始慎厥與言當與不與佞治亂在所法耳故傳於此言安危在所任也終始慎厥與惟明后

傳言安至所法

機慎其所與治亂之政耳惟明后○正義曰重言明君君猶是也先王惟時

傳因文重故言明君君猶是也先王惟時

懋敬厥德克配上帝

言湯推是終始所與之難

勉修其德能配天而行之

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令繼

祖善業當夙夜庶幾視

也繼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言善政有漸如登高升

遠必用下近爲始然後

終致無輕民事惟難必重

輕爲力役之事乃可

言當常自危

懼以保其位慎終于始

高遠致無輕民事惟難必重

輕爲力役之事乃可

言當常自危

懼以保其位慎終于始

於始慮終疏慎終于始

○正義曰欲慎其終於始卽須慎之故傳云於始

於終思始言終始皆當慎也

有言

正義曰欲慎其終於始卽須慎之故傳云於始

於終思始言終始皆當慎也

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人以言拂違汝心必以

逆之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也

言順

順察之勿以自臧

胡何貞正也

言常念慮道

也言

順汝心必以非道

鳴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胡何貞正也

言傳胡何至其正

○正義曰胡之與何方

言之異耳易象象皆以貞爲正也伊尹

傳

德則得道德念爲善政則成善政一

正義曰傳胡何至其正

言之異耳易象象皆以貞爲正也伊尹

傳

傳

傳

傳

人天子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其正

正義曰傳胡何至其正

言之異耳易象象皆以貞爲正也伊尹

傳

傳

傳

此言勸王爲善弗慮弗爲必是善事人君善事惟有道德政教言不慮何獲是

正義曰傳胡何至其正

言之異耳易象象皆以貞爲正也伊尹

傳

傳

傳

念慮有所得知心所念慮是道德也不爲何成則爲之有所成則知心所念是

正義曰傳胡何至其正

言之異耳易象象皆以貞爲正也伊尹

傳

傳

傳

爲善政也謂天子爲一人者其義有二一則天子自稱一人是爲謙辭言己

正義曰傳胡何至其正

言之異耳易象象皆以貞爲正也伊尹

傳

傳

傳

是人中之一耳一則臣下謂天子爲一人是爲尊稱言天下惟一人而已

正義曰傳胡何至其正

言之異耳易象象皆以貞爲正也伊尹

傳

傳

傳

罔以辯言亂舊政利口覆國家

正義曰傳胡何至其正

言之異耳易象象皆以貞爲正也伊尹

傳

傳

傳

季子休言君臣各以其道

正義曰傳胡何至其正

言之異耳易象象皆以貞爲正也伊尹

傳

傳

傳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伊尹作咸有一德

言君臣皆以戒之

太甲

純一

此於毫伊尹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純一

故作此篇以戒之

經稱尹躬及湯有一德

言己

君臣皆有純一之德戒太甲使

君臣亦然此主戒太甲

而言臣有一德者欲令太甲亦任一德之臣

經云任官

惟賢材左右惟其人是戒

太甲使善用臣也伊尹既放太甲又迎而復

德卽政之後恐其怠咸有一德○正義曰此篇終始皆言一德之事發首至陳

德不一故以戒之

正義咸有一德○正義曰此篇終始皆言一德之事發首至陳

于德敘其作戒之由已下皆戒辭也德者得也內得於

心行得其理既得其理執之必固不爲邪見更致差貳

是之謂一德也而凡庸

之主監不周物志既少決性復多疑與智者謀之與愚者敗之則是二三其德

不爲一也經云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是不二三則爲一德也又

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守一必須固也太甲新始卽政伊尹恐其二三故專

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守一必須固也太甲新始卽政伊尹恐其二三故專

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陳德以戒正義曰自

爲戒以一德

伊尹旣復政厥辟太甲還政

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太甲居桐而伊尹秉政

太甲旣歸于毫伊尹還政

其君將欲告老歸其私邑乃

陳言戒王於德以一德戒

太甲旣得復歸伊尹卽應還政

其告歸陳戒未

知在何年也下云

太甲旣歸于毫伊尹還政

其君將欲告老歸其私邑乃

也君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

伊尹旣復歸伊尹卽應還政

其告歸陳戒未

相如成王之卒無怨色

則伊尹又相太甲蓋伊尹

老至以戒○正義曰伊尹湯之上相位

爲三公必封爲國君又受邑于畿內

周公不得歸也○傳告老至以戒

○正義曰伊尹湯之上相位

朝故陳戒以德也無逸

云肆祖甲之享國

三十年傳稱祖甲卽太甲也殷

爲三公必封爲國君又受邑于畿內

周公不得歸也○傳告老至以戒

○正義曰伊尹湯之上相位

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世湯爲諸侯之時已得伊尹。此至沃丁始卒伊尹壽年百有餘歲。此告歸之時過反善伊尹乃迎而受之。政謂太甲歸毫之歲已爲卽位六年與此經相違。馬遷之說妄也。紀年云殷仲壬卽位居毫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乃放太甲於桐而自立也。伊尹卽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案此經序伊尹奉太甲歸于毫其文甚明。左傳又稱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伊尹不肯自立太甲不殺伊尹也必若伊尹放君自立太甲起而殺之則伊尹死有餘罪。義當汗宮滅族太甲何所感德而復立其子還其田宅乎。紀年之書晉太康八年汲郡民發魏安僖王冢得之。蓋當時流俗有此妄說故其書因記之耳。

曰嗚呼天難諱命靡常信○謹徐市林反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人能常其德則安其位九有諸侯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疏以亡○正義曰毛詩傳云九有九州也。此傳云九有諸侯謂九州所有之諸侯伊尹此言凡說大理未指夏桀但傳顧下文比桀爲此言之驗故云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言桀不能常其德不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兼之。湯伐而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敵神明不恤下民。

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事當敵謂之受天命。天求一德使伐桀。傳享當至天命○正義迪有命言天不安桀所爲廣視萬方有天命者開道之眷求一德俾作神主爲天地神祇之主惟尹躬故以享爲當也。天道遠而人道近天之命人非有言辭文誥正以神明祐之使之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也。緯候之書乃稱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授聖人。正典無其事也。漢自哀平之閒緯候始起假託鬼以有九有之師爰神妄稱祥瑞孔時未有其說縱使時已有之亦非孔所信也。

草夏正爰於也於得九有之衆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天私商而王

遂伐夏勝之改其正

惟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

而王

以王○王于況反下同或如字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非商以力求民自歸於一德德惟一動罔不

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二三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行善則吉惡則凶是不行

差德一天降之善不一天降

疏惟吉至在德○正義曰指其已然則爲吉凶言其徵兆則曰災祥其事不甚異也吉凶已成之事

之災是在德○僭子念反

與不一人言之故曰在人災祥未至之徵行之所招故言在德在德謂爲德有一謂人行有善與不善也吉凶已在其身故不言來處災祥自外而

至故言天降其實吉凶亦天降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其命王命新終始惟一時乃日其德戒勿怠終始惟一時乃日

新言德行終始不衰殺是乃日新之義○行下任官惟賢材

左右惟其人官賢言臣奉上布德順下訓民不可官所私任非其人○爲上

任之非賢材不可任選左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

右必忠良不忠良非其人可官所私任非其人○爲上

于僞反下爲民同爲德如其難其慎惟和惟一羣臣當和一心以事君政乃善

字下爲下同徐皆于僞反其難無以爲易其慎無以輕之羣臣當和一心以事君政乃善

○易以疏今嗣王至惟一○正義曰上既言在德此指戒嗣王今新始服其王

貳反命惟當新其所行之德所云新者終始所行惟常如一無有衰殺之

時是乃日新也王旣身行一德臣亦當然任人爲官惟用其賢材輔弼左右惟

當用其忠良之人乃可爲左右耳此任官左右卽王之臣也臣之爲用所施多

矣何者言臣之助爲在上當施爲道德身爲臣下當須助爲於民也臣之旣當

爲君又須爲民故不可任非其才用非其人此臣之所職其事甚難無得以爲

易其事須慎無得輕忽爲臣之難如此惟當衆臣和順惟當共秉一心以此事

君後政乃善耳言君臣宜皆有一德○傳其命至勿怠○正義曰說命云王

言惟作命成十八年左傳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是言人君職在發命新服厥命新始履行王命故云其命王命也新其德者勤行其事日日益新也若今日勤而明日惰昨日是而今日非自旁觀之則有新有舊言王德行終始皆同不有衰殺從旁觀之每日益新是乃日新之義也○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官賢才而任之言官用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任賢使能非賢才不可任也罔命云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故言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卽是非其人任官是用人爲官左右亦是任而用之故言選左右也直言其人人字不見故據罔命之文以忠良充之○傳言臣至其人○正義曰言臣奉上布德者奉上謂奉爲在上解經爲上也布德者謂布爲道德解經爲德也順下訓民者順下謂卑順以爲臣下解經爲下也訓民者訓以善道訓助下民解經爲民也顧氏亦同此解○傳其難至乃善○正義曰此經申上臣事旣所爲如此其難無以爲易羣臣當一心以事君如此政乃善耳一心卽一德言臣亦當一德也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德非一方以善爲常主協于克一言以合於能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一德之言故曰大又曰一哉王心則一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言爲令萬姓如此則能保安先王之寵祿長致衆民所以自生之道是明王之事○蒸之丞反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立德之王則爲祖宗其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可能整齊萬夫其政立王修德以立後世之名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雖七世之外其廟不毀嗚呼七世之廟其外則猶有不毀者可以觀知其有明德也立德在於爲政萬夫之長能使其整齊可以觀知其善政也萬夫之長尙爾况天子乎。觀王使爲善政○傳天子至觀德○正義曰天子立七廟是其常事其有德之王則列爲善政也廟不毀故可觀德可知○長丁大反正義曰此又觀王修德以立後世之名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雖七世之外其廟不毀嗚呼七世之廟其外則猶有不毀者可以觀知其有明德也立德在於爲政萬夫之長能使其整齊可以觀知其善政也萬夫之長尙爾況天子乎。觀王使爲善政也廟不毀故可觀德可知○長丁大反正義曰此又觀

雖七廟親盡而其廟不毀故於七廟之外可以觀德矣下云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謂觀其萬夫之長此七廟可以觀德謂觀七世之外文雖同而義小異耳所謂辭不害意漢氏以來論七廟諸多矣其文見於記傳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爲天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天子七廟三考廟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所以七廟者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也鄭玄用此爲說惟周有七廟二祧爲文王武王廟也故鄭玄王制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良由不見古文故爲此謬說此篇乃是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則天子立七廟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七廟也文武則爲祖宗不在昭穆之數王制之文不得云三昭三穆也劉歆馬融王肅雖則不見古文皆以七廟爲天子常禮所言二祧者王肅以爲高祖之父及祖也并高祖已下共爲三昭三穆耳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出自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所以不同者王肅等以爲受命之王是初基之王故立四廟庶子王者謂庶子之後自外繼立雖承正統之後自更別立己之高祖已下之廟猶若漢宣帝別立戾太子悼皇考廟之類也或可庶子初基爲王亦得與嫡子同正立四廟也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君以使民自尊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狹人有事民以事君自生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狹人有力人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先盡其心然後乃能盡其正元既言君民相須又戒王小若謂彼狹必待之輕薄彼知遇薄則意不自盡匹夫匹婦不得自盡其意爲虛心待物凡爲人主無得爲廣大以狹小前人勿自以所知爲大謂彼所知爲情如是則人主無與成其功也沃丁旣葬伊尹于亳沃丁太甲子伊尹旣致仕則在下不肯親上在上不得下

於毒反徐咎單遂訓伊尹事功訓暢其事行作沃丁

此篇以戒也亡正沃丁至作沃丁○正義曰

沃丁殷王名也沃丁旣葬伊尹言重其賢德備禮而葬之咎單以沃丁愛慕伊

尹遂訓暢伊尹之事以告沃丁史錄其事作沃丁之篇○傳沃丁至禮葬○正

其義曰世本紀皆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是爲太甲子也伊尹本是三公上篇言告歸知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禮葬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晉文請遂襄王不許沃丁不當以天子之禮葬伊尹也孔言三公禮葬未必有文要情事當然

也伊陟相大戊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之子○陟毫有祥桑穀共生于朝妖祥伊陟張力反息亮反太戊馬太甲子○陟毫有祥桑穀共生于朝妖祥

怪二木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罰○

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贊告也巫咸

桑蘇滅反穀工木反楮也朝直遙反

桑蘇滅反穀工木反楮也朝直遙反

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贊告也巫咸

巫咸馬云巫男巫疏伊陟至四篇○正義曰伊陟輔相太戊於毫都之內有不

也名咸殷之巫也

正義曰伊陟輔相太戊於毫都之內有不

善之祥桑穀二木共生于朝非生木之處是爲不善之

也

正義曰伊陟輔相太戊於毫都之內有不

善之祥桑穀二木共生于朝非生木之處是爲不善之

木之變怪是貌不恭之罰人君貌不恭天將罰之木怪見其徵也皇甫謐云太  
戊問於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事有闕白帝修德太戊退而占之  
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于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  
年而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是言妖不勝德也○傳贊告至臣名○正義曰  
臣禮有贊者皆以言告人故贊爲告也君奭傳曰巫氏也當以巫爲氏名咸此言  
臣名者言是臣之名號也鄭玄云巫咸謂之巫官者案君奭咸子又稱賢父子  
並爲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

### 太戊贊于伊陟

告以改作伊陟原命

原臣名原命伊陟過自新作伊陟原命

太戊至原命○正義曰言太戊贊於伊陟惟告伊陟不告原也史錄其事而作  
伊陟原命二篇則太戊告伊陟亦告原俱以桑穀事告故序總以爲文也原是  
臣名而云原命謂以言命原故仲丁遷于囂太戊子去毫囂地

○仲丁遷于囂

○正義曰此

以原命名篇猶如因命畢命也仲丁遷于囂名○囂五羔反疏○仲丁遷于囂  
三篇皆是遷都之事俱以君名各篇並陳遷都之義如盤庚之誥民也發其舊  
都謂之遷到彼新邑謂之居遷于囂與居相亦事同也以河亶甲三字句長不  
言于其實亦是俱于相也圯于耿者孔意以爲毀于相地乃遷于耿地其篇蓋  
言毀意故序特言圯也李顥云囂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毫徙囂在  
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倉二說未知孰是也相地孔云在河北蓋有文而知也  
謐又以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是也○傳太戊至地名○正義曰此及下傳言  
仲丁是太戊之子河亶甲仲丁弟也祖乙河亶甲子皆世本文也作仲丁陳遷  
丁是太戊之子太戊之時仍云亳有祥知仲丁遷于囂去毫也作仲丁都之  
亡

羲河亶甲居相仲丁弟相地名在河北○亶丁但反作河亶甲亡

祖乙圮于耿

亡

亶甲子圮於相遷於耿河所毀曰正義傳亶甲至曰圮○正義曰孔以河亶甲  
圯○圯備美反徐扶鄙反馬云毀也正義居相祖乙卽亶甲之子故以爲圯於相  
于耿更遷餘處必云圯於相地故云圯毀也故云河所毀曰圯據文圯于耿也知非圯毀  
于耿更遷餘處必云圯於相地遷於耿者明與其上文連上云遷于囂謂遷來

向囂居於相謂居於相地故知圯于耿謂遷來于耿以文相類故孔爲此解謂古人之言雖尙要約皆使言足其文令人曉解若圯於相遷居於耿經言圯於耿。大不辭乎且亶甲居於相祖乙居耿今爲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于耿耳。既毀乃遷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毫囂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既毀於耿更遷一處盤庚又自彼處而遷於殷耳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馬遷所爲說耳鄭玄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圯毀改政而不徙如鄭所言稍爲文便但上有仲丁亶甲下有盤庚皆爲遷事作書述其遷意此若毀而不遷序當改文見義不應文類遷居更以不遷爲義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於殷者蓋祖乙圯于耿遷于奄盤庚自奄遷于殷毫囂相耿與此奄五邦者此蓋不經之書未可依也信作祖乙亡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八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八

臣 阮元撰盧宣句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八

宋板同古本作尚書卷第四古文尚書湯誓第一商書孔氏傳

湯誓第一

按匡謬正俗卷二引商書湯誓曰予則孥易汝蓋古文尚書誓作斲也

商書

伊尹以夏政醜惡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醜作配誤

爲出不意故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出下有其字

戒誓湯士衆

古本岳本宋本湯作其纂傳亦作湯

而割正夏

按段玉裁云孔傳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爲割之政按傳不言於夏邑則各本夏字贊也正義云爲割之政於夏邑增此三字以暢

經意耳史記殷本紀云舍我嗇事而割政裴駟引孔安國曰奪民農功而爲割

之政蓋今古文尚書皆無夏字後人據正義妄增之非也

正改也

葛本同閩本初亦作改後改作政案政字是也

不敢不正桀罪誅之

按史記集解引此桀下有之字罪下有而字文義較明

言桀君臣相率爲勞役之事以絕衆力謂廢農功

按史記集解引此作桀之得事農蓋彌括傳意非原文也

予則孥戮汝

按匡謬正俗引此句戮作鬻蓋亦古文尚書也

多有夏罪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夏作大案大字是也

君其可喪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君作若案若字是也

再言所以積桀之非也閩本同毛本非作罪

所以比於日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宋本比下有桀字案有者是也

變置社稷按史記集解引此傳變上有欲字浦鐘校從之似可不必蓋易服變置社稷其事相因疏言改正易服因變置社稷是也非更端之詞又據疏說湯已變稷唯社未遷明不得有欲字

然而旱乾水益閩本益初作益後加水毛本作溢

故更致社稷宋本同毛本致作置盧文昭云可通用

大崩曰敗績古本崩下有壞字

從謂遂討之古本岳本宋本遂作逐纂傳亦作遂岳本攷證云逐字正釋從字之義卽春秋左氏傳晉師從齊師意也

誼伯仲伯作典寶陸氏曰誼本或作義

仲虺之誥第二 商書

使錄其言閩本明監本毛本使作史案史字是也

自簡賢輔勢 閩本明監本毛本輔作附案附字是也

康誥召誥之類 宋本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康作湯

一字足以爲文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一作二

謂於會之所 漢鏗云會下當脫同字

肇我邦予有夏 各本予作于案予字誤也

惟王不邇聲色 按篇題疏引此句不作弗與古本合

曰篤予后 古本予作我

湯誥第三 商書

皇天 閩本葛本同毛本天作大

則唯爲君之道 按前疏引此句惟作是

夏王滅德作威 古本威作畏下明威同

懼其凶害 古本害作虐

而桀不改 古本作而桀不改政也 篡傳作而桀終不改

不敢赦

唐石經不作弗

用元壯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壯作牡案牡字是也

浮信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浮作孚案浮字誤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慆淫

古本無並作亡下無以爾萬方同

承大美道

閩本明監本毛本大作天案大字誤也

朕弗敢蔽

古本蔽作弊

乃亦有終

本古亦作亓山井鼎曰亓古其字○按亦與亓形相似而誤當作亦

伊訓第四

商書

是特設祀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祀作祠下特設祀禮同

杼能師禹者也

盧文弨云師國語作帥

朕哉自毫石經補缺哉誤作載

終治四海

葛本同各本治作治案治字是也疏乃治于四海同

今緣親以及疎

閩本明監本毛本今作令按令字是也

敢有殉于貨色

按一切經音義卷一云尙書徇于貨色注云徇干求也凡元應所引尙書注不出姓名者皆孔傳也其經文當亦據孔本此經

殉字古文蓋作徇

今文則作殉當以徇爲正傳云殉求也宜改作徇干求也

昧求財貨美色

岳本纂傳昧作敢按敢字固與經相應然疏云昧求謂貪昧以求之則疏自作昧

親此頑愚幼童

閩本明監本毛本此作比案比字是也

但有一於身

宋本同各本身下有者字

大謂貪昧

以求之按六經正誤引此文貪作昏攷疏上云殉者心循其事是

貪求之意此云貪昧以求與上貪求相應貪者必昧故曰

貪昧似不當作昏

則天下賚慶

按釋文云賚力代反是陸氏本作賚也疏云德雖小猶萬邦賴是孔氏本作賴也似當以賴爲正賴慶謂一人有慶兆民賴

之若作賚慶則費解矣

### 太甲上第五 商書

此至放桐之時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此作比案比字是也

欽厥止率乃祖攸行

按今本皆以此兩句爲一節下文惟朕以憚萬世有辭兩句爲一節以傳攷之此節傳云止謂行所安止君止於仁

子止於孝專釋止字之義至下傳乃云言能循汝祖所行則我喜悅王亦見歎美無窮似當以欽厥止一句爲一節率乃祖攸行合下兩句爲一節然疏云王

尚書注疏

八 校勘記

二十一

中華書局聚

又當敬其身所安止循汝祖之所行若能如此惟我以此喜悅其分節蓋已同今本矣

萬世有辭古本辭作享

使此近先王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此作比案比字是也

必當改悔爲善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悔作過

太甲中第六 商書

王懋乃德視乃厥祖

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作烈祖亦沿蔡沈集傳案孔安國傳視其祖而行之其訓厥也○按纂傳已從蔡傳作烈矣

則我承王之災無斁

各本災作美案美字是也古本丘本宋本纂傳斁作厥釋文有厥於豔反

太甲下第七 商書

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唐石經初刻有后字後磨改祇作惟明明

言湯推是終始所與之難

閩本明監本毛本推作惟案惟字是也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經稱尹躬及湯有一德

宋本湯下有咸字是也

伊尹既復政厥辟

古本厥作其下常厥其者後亦不悉校

德同按古本多以其爲厥亦有以厥爲

此至沃丁始卒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受作授案當作授

伊尹乃迎而受之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受作授案當作授

厥德匪常

顧炎武曰石經監本同按唐柳澤上書引此作匪常今本作靡常非石經考文提要云亦沿蔡沈集傳因上命靡常而誤

九有諸侯

古本下有也字按此增也字亦可傳意九有猶言諸侯也疏云謂九州所有之諸侯此又申釋傳義耳

任官惟賢材

浦錚云材今本作才

謂卑順以爲臣下

宋本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臣下作下下

訓以善道訓助下民宋本上訓字作謂按訓字非也

此又觀王修德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觀作勸案勸字是也下觀王重使爲善政也同

論七廟諸多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諸作者案諸字誤也

其文見於記傳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傳下有者字

無得爲廣大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得下有自字

晉文請遂

閩本同毛本遂作隧案隧字是也

使錄其事

各本使作史

珍倣宋版印

兩手塗之曰揚閩本明監本毛本揚作拱案拱字是也

時則有青眚之祥宋本之作青下同案作青與五行志合

而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

浦鑑云者誤七書傳重譯而朝者六國說苑  
按恐仍當以七十六國爲是書傳脫七十二字說苑脫十六二字耳然者  
字似不可省姑存浦說俟考

三篇皆亡古本岳本宋板纂傳三作二案二字是也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八

本閩本學聖本固本固不動于才

本固不動于才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九

盤庚上第九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盤庚五遷將治毫殷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盤庚治毫殷民咨胥怨不欲徙乃民  
咨嗟憂愁相與怨上○胥徐思餘反怨紂萬反作盤庚三篇疏盤庚屢遷都邑仲丁河亶甲祖乙皆有言語以來  
歷載於篇盤庚最在其後故序總之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今盤庚將欲遷居  
而治於毫之殷治民皆戀其故居不欲移徙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盤庚以言辭  
誥之史敘其事作盤庚三篇○傳自湯至毫怨○正義曰經言不常厥邑于今  
五邦故序言盤庚五遷傳嫌一身五遷故辨之云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也于今  
文言自契至于成湯八遷并數湯爲八此言盤庚五遷又并數湯爲五湯一人  
再數故班固云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實正十二也此序云盤庚將治毫殷下人  
傳云殷毫之別名則毫殷卽是一都湯遷還從先王居也汲冢古文云盤庚自  
奄遷于殷殷在鄴南三十里東皆云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毫殷舊說以爲居  
毫毫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不同也漢書項羽傳云  
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東皆以殷在河北與毫異也漢書項羽傳云  
安國先得其本此將治毫殷不可作將始宅殷毫字摩滅容或爲宅壁內之書  
安國先得始作亂其字與治不類無緣誤作始字知東皆不見壁內之書安  
朝歌則盤庚以後遷於河北蓋盤庚後王有從河有毫地遷於洹水之南後又  
爲說耳若洹水南有殷墟或當餘王居之非盤庚也盤庚治於毫殷紂滅在於  
遷于朝歌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正義曰釋詁云胥皆也相亦是皆  
爲說耳是皆義故通訓胥

丁祖乙亦是遷都序無民怨之言此獨有怨者盤庚祖乙之曾孫也。祖乙遷都於此至今多歷年世民居已久戀舊情深前王三徙誥令則行曉喻之易故無都此言此則民怨之深故序獨有此事彼各一篇而此獨三篇者謂民怨上誘之難也民不欲遷而盤庚必遷者鄭玄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圯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又序注云民居耿久奢淫塗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於殷皇甫謐云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已來民皆奢侈故盤庚遷於殷此三者之說皆言奢侈鄭玄既言君奢又言民奢王肅專謂君奢皇甫謐專謂民奢言君奢者以天子宮室奢侈侵奪下民言民奢者以豪民室過度逼迫貧乏皆爲細民弱劣無所容居欲遷都改制以寬之富民戀舊故違上意不欲遷也案檢孔傳無奢侈之語惟下篇云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傳云水泉沈溺故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徙以爲奢侈也此以君名名篇必是爲君時事而鄭玄以爲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何得專輒盤庚盤庚殷王名殷質以名篇○盤庚殷王名馬云祖乙曾孫丁之謬妄也盤庚子不言盤庚誥何非但錄其誥也取其徒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疏中上二篇未遷時事下篇旣遷後事上篇人民皆怨上初啓民心故其辭尤切篇云盤庚已少悟故其辭稍緩下篇民旣從遷故辭復益緩哀十一年左傳引他篇云盤庚之誥則此篇皆誥辭也題篇不曰盤庚誥者王肅云取其徒而立功故桓六年左傳云盤庚崩弟小周人必見成王時作故王名篇則是史意異耳未傳引此故但以盤庚名篇然仲丁正義曰周書謐法皆以王名篇則是史記仲丁作殷本紀云盤庚崩弟小周人必見成王時作故王名篇則是史意異耳未傳引此以諱事神殷時質以名篇○盤庚誥則此篇皆誥辭也題篇不曰盤庚誥者王肅云取其徒而立功故桓六年左傳云盤庚崩弟小周人必見成王時作故王名篇則是史意異耳未傳引此作傳者以上篇經亡此經稱盤庚故以王名名篇故就此解之史記殷本紀云盤庚崩弟小周人必見成王時作故王名篇則是史意異耳未傳引此立殷復衰百姓以五遷盤庚乃作盤庚次祖庚乙故繼之于上違非也祖乙玄爲湯盤玄孫七十世世也孫立殷乙之曾孫以五遷盤庚湯篇次祖庚乙故繼之于上違非也祖乙玄爲湯盤玄孫七十世世也孫

又加祖乙復其祖父通盤庚故十世本紀云祖乙崩子祖辛立崩子門甲立崩弟盤庚立是祖乙生祖辛  
第祖丁立崩門甲之子南庚立崩祖丁子陽甲立崩弟盤庚立是祖乙居耿爰於重  
生盤庚故爲曾孫丁盤庚遷于殷毫之民不適有居適之也不欲率籲衆感出矢  
言籲和也率和衆憂之人出正言直之言○籲音喻感十歷反曰我王來旣爰宅于茲我王祖乙居耿爰於重  
我民無盡劉劉殺也所以遷此重我民無殺盡殺故○盡子忍反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能相匡

以生則當卜稽於龜以徙曰其如我所行○稽工今反台音怡如我所行○稽工今反台音怡  
如我所行○稽工今反台音怡如我所行○稽工今反台音怡  
如此尙不常安有可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居耿我往居毫凡五徙國都○馬云  
遷輒遷○恪苦各反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湯遷毫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  
五邦謂商丘毫藪相耿也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今不承古而徙是將斷絕汝。命○斷又音短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天將絕命尙無知之況能從若顛木之有由蘖言今往遷都更求  
從先王之業乎○從才容反將斷絕汝。命○斷又音短矧曰其克若顛木之有由蘖昌盛如顛仆之木  
有用生蘖哉○蘖五達反本又作枅馬云顛木而建生曰枅仆音赴又步北反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言天其長我命  
不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底之履反正盤庚至四方○正義曰盤庚欲遷於毫之殷地其民不欲  
徙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底之履反正盤庚至四方○正義曰盤庚欲遷於毫之殷地其民不欲  
之言以曉告曰我先王初居此者從舊都來於是宅於此地所以遷於此者爲  
適彼殷地別有邑居莫不憂愁相與怨上盤庚率領和諧其衆憂之人出正直  
謀而來徙以善未敢專決又考卜於龜以徙既獲吉兆乃曰其如我所行  
常欲徙之吉先王成湯以來凡有所服行敵順天命如是無知天將斷絕汝命矣徙不  
常其邑於今五邦矣今若不承於古徙以避害則是天不欲率籲衆感出矢

將絕命尙不能知況曰其能從先王之基業乎今我往遷都之木有用生蘖哉人衰更求感猶木死生蘖哉我今遷向新都上天其必長臣民之命互耳殷汝等何以不願徙乎前云若不徙以避害則天將絕汝命謂絕臣民之命明亦絕我殷王之命復云若遷往新都天其長我殷之王命明亦長臣民之命互也○傳毫之別名○正義曰此序先毫後殷毫是大名殷是毫內之別名鄭玄云商家自徙此而號曰殷鄭以此前未有殷名也中篇云殷降大虐將遷於殷先正其號名知於此號爲殷也雖兼號爲殷而商名不改或稱殷又有兼稱殷商頌云商邑翼翼撻彼殷武是單稱之也又大雅云殷之旅容汝殷商是兼稱之也毫是殷也大名故殷社謂之毫社其毫鄭玄以爲偃師皇甫謐以爲梁國穀熟縣或云濟陰毫縣說既不同未知誰是○傳適之至邑居曰釋詁云適之往也俱訓爲往故適得爲之不欲往彼殷也別有新邑居也○傳籲和至之言○正義曰籲卽裕也是寬裕故爲和也憂則不和感訓憂也故率和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詩云其直如矢言爲正直之言○傳我王至於此○正義曰正義曰孔以祖乙至地遷都於耿今盤庚自欲遷于殷以我王爲祖乙此謂耿也○傳劉殺至殺故○正義曰劉殺釋詁云水泉鹹鹵不可行化王行不行殺民之道先王所以決欲遷此者重我民無欲盡殺故也○傳言民至所○正義曰不徙所以不能相匡以生者謂水泉沈溺人民困苦不能以義相匡正以生又考卜於龜以徙周禮大卜大遷考自龜是遷必卜也○傳先王至輒遷○正義曰下云于今五邦自湯以來數之則此言先王總謂成湯至祖乙至不遷也○傳湯遷至國都○正義曰孔以盤庚意在必遷故通數我往居毫爲五邦鄭注皆云湯自商徙毫數商毫畧相耿爲五計湯旣遷毫始建王業此言先王遷都不得遠數居毫之前充此數也○傳言今至蘖哉○正義曰桀是言木死顛仆其根更云先王遷都不得遠數居毫之前充此數也○傳言今至蘖哉○正義曰桀是言木死顛仆其根更云

生藥哉此都毀壞若枯死之木若棄去毀壞之邑更得昌盛猶顛仆枯死之木用生藥哉盤庚數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

## 正法度

數其法度○教戶教反下如字度如字

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無言

有故伏絕小人之所欲箴規上者戒朝臣○箴之林反馬云諫也朝直遙反

疏意今復並戒臣民盤庚先教於民云盤庚至攸箴○正義曰前既略言遷

汝等當用汝在位之命用舊常故事正命卽是常事法度也又戒臣曰汝等無有敢伏絕小人之所欲箴規上者○傳

疏其法度欲令民徙從其臣言也民從上

教至朝臣○正義曰文王世子云小小贊之彼並是教舞干戈知教爲教也小小樂正教干大胥贊之籥師教戈籥師丞

疏患水泉沈澗欲箴規上而徙汝臣

下勿抑塞伏絕之鄭玄云奢侈之俗小民咸苦王命衆悉至于庭。衆羣臣

疏傳以下政傳

羣臣以下○正義曰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

疏傳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國將大遷必詢及於萬民故知衆悉至王庭是羣

之欲言於王今將屬民而詢焉故勅以無伏之王命衆悉至于庭。衆羣臣

疏傳以下政傳

羣臣以下謂及下民也民不欲徙由臣不助王勸民故以下多是責臣之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告汝以汝猷黜

疏傳告汝以汝猷黜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先王謀任

乃心無傲從康謀退汝違上之心無傲慢

疏傳先王正義曰此篇所言先王其文無指斥者皆謂成湯已來諸賢王也下言神后高后者指謂湯耳下篇言古

久老成人共治其心

疏傳先王正義曰此句下句王仲丁祖乙之等也此言先王謂先世王播告

政○任而鳩反

疏傳王布告人以所脩之政不匿其指○播波餓反匿女力反

我先王適于山者乃謂遷都之王仲丁祖乙之等也此言先王謂先世王播告

疏傳王布至其指○正義曰上句王用舊人共政下云王播

之脩不匿厥指王布告人以所脩之政不匿

疏傳王布至其指○正義曰上句王用大其政

下告之脩當謂告臣耳傳言布告人者以

疏傳王用不欽罔有逸言民用不變敬其政

教無有逸豫之言。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爲膚受之言。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聒古活反。馬<sub>正</sub>傳。聒聒至。何謂。○正義曰。鄭玄云。聒讀如聒耳。云說文皆云。拒善自用之意。正之。聒聒難告之貌。王肅云。聒。聾。自用之意也。此傳以聒。聾爲無知之貌。以聒。聒是多言亂人之意也。起信險膚者。言發其所行。專以此險聾爲膚。受淺近之言。信此浮言。妄有爭訟。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言無理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我之欲徙。非廢此德。汝不畏懼我耳。我視汝情。疏。非予至觀火。○正義曰。言先王敬其教。民用大變。我如視火。○惕他歷反。正命教汝。汝不肯徙。非我自廢。此不欽之德。惟汝之所含德甚惡。不畏懼我。一人故耳。汝含藏此意。謂我。不知我見汝情。若觀火。言見之分明。如見火也。予亦拙謀。作乃逸。逸過也。我徙。是我拙謀成汝。疏。傳逸過至汝過。○正義曰。逸過釋言。文我若以威加汝。汝過。○拙之劣反。疏。自不敢不遷。則無違上之過也。我不威脅汝。徙乃是我亦過。○拙謀作成汝過也。恨民。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紊。以恩導之而不從己也。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紊。穡。相對則種之。曰稼。穡是秋收之名。得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爲耕穡。總稱。故云。穡耕稼。下承上。則有福。○素音問徐音文。正義曰。素是絲亂。故爲亂也。稼穡相對。則種之曰稼。穡是秋收之名。得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不乃敢大言。汝有積德。汝羣臣能退去。傲上之心。施實德於民。至于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辱。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戎大昏强。不欲徙。則是不畏大毒於遠近。如怠惰之農。苟自安逸。不強作勞於田畝。則黍稷無所有。○昏馬同本。或作敏音。敏爾雅。昏敏皆訓。強故兩存。越本又作粵音。

曰干也  
其丈反  
強疏

傳戎大至所

有○正義曰戎大暑強越於皆釋詁文孫炎曰昏夜之強也書曰不昏作勞引此解彼是亦讀此爲昏也鄭玄讀昏

則有歇訓爲勉也與孔不同傳云言不欲徙則是不畏大毒於遠近其意言不徙

獲以喻不遷於新邑則福祿無所有也此經惰農弗昏

無黍稷對上服田力穡乃亦有秋但其文有詳略耳

汝自生毒

責公卿不能和喻

百官是自生毒害正疏傳責公至毒害○正義曰此篇上下皆言民此獨云百姓則知百姓是百官也百姓既是百官

和吉言者又在百官之上知此經是責公卿不能和喻善言乃敗禍姦宄以自

於百官使之樂遷也不和百官必將遇禍是公卿自生毒害

姦宄以自災之道○宄音軌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羣臣不欲徙是先惡於民洞痛也不徙則禍毒在汝身徙奉持所

而悔之則於身無所及○奉孚勇反注同洞勑動反又音通痛也

正疏傳羣臣至所及

○正義曰羣臣是民之師長當倡民爲善羣

臣亦不欲徙是乃先惡於民也洞痛釋言文相時檢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

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

言檢利小民尙相顧於箴誨恐其發動有過口之患況我制汝死生之命而汝不相教從我是不若小民

○相時相息亮反馬云視王徐息羊反檢息

廉反馬云檢利小小見事之人也徐七漸反曷何也責其不請告上而相恐欲以浮言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于衆不徙恐汝沈溺於衆有禍害○曷何未反

可撲滅火炎不可嚮近尙可撲滅浮言不可信用尙可得遏絕之○燎則惟汝

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我是汝自爲非謀所致

正疏

責大臣不相教遷徙是不

如小民我視彼儉利小民猶尙相顧於箴規之言恐其發舉有過口之患故以言相規患之小者尙知畏避況我爲子制汝短長之命滅恩甚大汝不相教從我乃是汝不如小民汝若不欲徙何以不情告我而輒相恐動以浮華之言乃語民云國不可徙我恐汝自取沈溺於衆人而身被刑戮之禍害此浮言流行若似火之燎於原野炎熾不可嚮近其猶可撲之使滅以喻浮言不可止息尚可刑戮使絕也若以刑戮加汝則是汝衆自爲非謀所致此耳非我有咎過也○傳曷何至禍害○正義曰曷何同音故曷爲何也顧氏云汝以浮言恐動不徙更是無益我恐汝自取沈溺於衆人不免禍害也○傳我刑至所致○正義曰我刑戮汝汝自招之非我咎也靖謀釋詰文告民不謬任有言曰人惟求徙者非善謀也由此而被刑戮是汝自爲非謀所致也謬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遲任古賢言人貴舊器貴新汝不徙是不貴舊○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法之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督汝乎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選數也言我世選汝功勤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茲予選爾勞予不掩爾善汝○選息轉反又蘇管反掩本又作弇數色主反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享烝烝所以不掩汝善○與音預烝之丞反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常德自作福惡自作災我不敢動用非常罰疏○正義曰可遷則遷是先王舊法古之賢人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言人貴舊器貴新汝不欲徙是不貴舊反遲任也古者我之先王及汝祖汝父相與同逸豫同勤勞汝爲人子孫宜汝祖父勤當與我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督汝乎自我先王以至於我世世數汝功勞我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汝也以此故我大享祭于先王汝祖其從我先王與在宗廟而歆享之是我不掩汝善也汝有善自作福汝有惡自作災我亦不敢動用非常之賞妄賞汝各從汝

善惡而報之耳其意而言汝從上必有賞違命必有罰也○傳遲至貴舊  
義曰其人既沒其言立於後世知是古賢人也鄭玄云古之賢史王肅云古老  
成人都謂賢也○傳選數至於汝○正義曰釋詁云算數也舍人曰釋數之  
算選卽算也故訓爲數經言世世數汝功勞是從先王至己常行此事故云是  
我忠於汝也言己之忠責臣之不忠也○傳古者至汝善○正義曰周禮大宗  
伯祭祀之名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此大享於先王謂天子祭宗廟也  
傳解天子祭廟得有臣祖與享之意言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故臣之先  
祖得與享之也古者孔氏據己而道前世也此殷時已然矣大享蒸嘗者蒸嘗  
是秋冬祭名謂之大享者以事各有對若蒸嘗對禘祫則禘祫爲大蒸嘗爲小  
若四時自相對則蒸嘗爲大祫祠爲小以秋冬物成可薦者衆故蒸嘗爲大春  
之魯頌曰秋而載嘗是也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外祭則郊社是也然彼  
以祫爲大嘗知此不以蒸嘗時爲禘祫而直據時祭者以殷祫於三時非獨蒸  
夏物未成可薦者少故禘祫爲小也知蒸嘗有功臣與祭者案周禮司勳云凡  
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蒸司勳詔之是也嘗是蒸之類而傳以嘗配  
之若所事之君其廟已毀時祭不祭毀廟其君尚不時祭其臣固當止矣禘祫則  
若所事之君其廟已毀時祭不祭毀廟其君尚不時祭其臣固當止矣禘祫則  
毀廟之主亦在焉其時功臣亦當在也王制云植祫祫嘗。禘蒸諸侯祫祫則  
禘祫一祫一祫嘗祫蒸祫此王制之文夏殷之制天子春惟時祭其夏秋冬既爲  
祫又爲時祭諸侯亦春爲時祭夏惟作祫不作祭秋冬季先作時祭而後祫周則  
殷祭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祫此是鄭氏之義未知孔氏之意知何予告汝于  
難若射之有志告汝行事之難當如射之有所準志必中流予告至有志○正  
之災由人行有善惡故復教臣行善我以告汝於行事之豫思念之行得其道爲善

所志乃善○射食夜反準音准中丁仲反正義曰旣言作福作

其意言遷都是善道當念從我言也○傳告汝至乃善○正義曰此傳惟順經文不言喻意鄭玄云我告汝於我心至難矣夫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爲政之道亦如是也○傳不用至易之○正義曰老謂見其年老謂其之○侮亡甫反易以政反正疏傳不用至易之○正義曰老謂見其年老謂其老弱皆輕忽之意也老成人之言云可徙不用其言是侮老之也不徙則水泉鹹鹵孤幼受害不念其害則是卑弱輕易之也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盤庚勑臣下各思長於其居勉盡心正疏傳盤庚至之於時羣臣難毀其居宅惟見目前之利不思長久之計其臣非一并爲此心盤庚勑臣下各思長久於其居處勉強盡心出力聽從我遷徙之謀自此已下皆是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言遠近待之如一罪以懲之使勿犯伐去起疏無有至厥善○正義曰此卽遷徙之謀也言我至新都撫養在下無有呂反正疏遠之與近必當待之如一用刑殺之罪伐去其死道以明之使勸慕競爲善去其死道以明之使勸慕競爲善○去其死道伐若伐樹然其行善有過罪以懲之使民不犯非法死刑不用是伐去其死道伐若伐樹然言止而不復行用也有善者人主以照察之德加賞祿以明之使競慕爲善是彰其善也此二句相對上言用罪伐厥死下言用賞彰厥生不然者上言用刑下言賞善死是刑之重者舉重故言死有善乃可賞故言彰厥善行賞是德故以德言賞人生是常無善邦之臧惟汝衆○臧徐子郎反邦之不臧惟子亦生不得言彰厥生故文互邦之臧惟汝衆有善則衆臣之功邦之不臧惟子一人有佚罰佚失也是已失政之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致我誠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奉其職事正齊其位以法度居汝疏度乃口○正義口勿浮言○度徐如字亦作度正疏曰度法度也故義

傳言以法度罰及爾身弗可悔不從我謀罰及汝居汝口也

身雖悔可乎

## 盤庚中第十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爲此南渡河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話善言教發善言大告用誠於衆○話胡快反馬云告也咸造勿叢在王庭造至也衆言也誕徐音但亶丁但反馬本作單音同誠也○正義曰盤庚至厥民○正義無叢慢○造士報反注同馬盤庚乃登進厥民升進命疏盤庚於時見都河在旱反云爲也叢息列反北欲遷向河南作惟南渡河之法欲用民徙乃出善言以告曉民之不循教者大爲教告用誠心於其所存之衆人於時衆人皆至無有叢慢之人盡在於王庭盤庚乃升進其民延之使前而衆告之史敘其事以爲盤庚發誥之日○傳爲此至民徙○正義曰鄭玄云作渡河之具王肅云爲此思南渡河之事此傳言南渡河之法皆謂造舟航渡河之具是濟水先後之次思其事而爲之法也○傳話善至於衆○正義曰釋詁云話言也孫炎曰話善人之言也王苦民不從教必發善言告之故以話爲善言鄭玄詩箋亦云話善言也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荒廢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不承安民而恤之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與憂行君令浮行皆行天時○鮮息淺反正義傳民亦至天時○正義曰以君承安民而憂之故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使君令必行責時羣臣不憂行君令也舟航浮水而行故以浮殷降大虐先王不懷隆大災則先爲行也行天時也順時布政若月令之爲也殷家於天

王不思故居而行徙正充傳我殷至行徙○正義曰遷徙者止爲邑居墊隘水泉鹹鹵非爲思故居而行徙者以天時人事終是相將邑居不可行化必也天降之災上云不能相匡以生罔知天之斷命卽是天降災將厥攸作視民利用遷其所爲視民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古后先王之聞謂遷有利則用徒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事○曷何未反下同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今我法先王惟民之承故承汝使汝徙惟與汝共喜安樂皆與汝共之非謂汝有咎惡而徙汝令比近於殃罰也子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不從厥志言我懷此新邑欲利汝衆故大從正充予若至厥志○正義曰盤庚言我順於道理和其志而徙之○籲羊戌反協汝衆歸懷此新邑者非直爲我王家亦惟利汝衆故爲此大從我本志汝而遷徙不有疑也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試用汝不憂朕心之攸困所不順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動我是汝不盡忠○忱市林反爾惟自鞠自苦自取窮苦○鞠居六反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言不徙之害如舟敗其所載物○臭徐尺售反載如字又在代反正充臭厥載○正義曰臭是氣之別名古者香氣穢氣皆改葬重生臭徹於外謂穢氣爲臭也下文覆述此意云無起穢以自臭則此臭謂穢氣也肉敗則臭故以臭爲敗軒不渡水則敗其所載物也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忠誠不屬逮古苟不欲徙相與沈溺不考

馬云獨也沈直充爾忱至曷瘳○正義曰盤庚責其臣民汝等不用徙者由汝林反瘳勑留反正忠誠不能屬逮於古賢苟不欲徙惟相與沈溺於衆不欲徙之言不其有考驗於先王遷徙之事汝既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不考於古及其禍至乃自忿怒何所瘳差也

謀長久之計思汝不徙之災正充汝誕勸憂○正義曰凡人以善自勸則善事多苟不欲徙是大勸憂之道

勸勵以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愁之道正充當從我無得起爲穢惡以自臭敗○穢於廢反

氏云責羣臣汝今日其且有今日前之小利無他日久長之計患禍將至汝何得久生在民上也

我一心命汝汝違我是正充當從我無得起爲穢惡以自臭敗汝違我命是起穢臭也

恐人至

以自恐人倚乃身迂乃心言汝既不欲徙又爲他人所誤倚曲迂僻○正義曰言汝心旣不欲徙傍人或更誤汝我又恐他人倚曲汝身迂僻汝心使汝益不用徙也○傳言汝至迂僻○正義曰人心不能自決則好用非理之謀言汝旣不欲遷徙又爲他人所誤盤庚凝其被誤故言此也以物倚物者必曲故倚爲曲也迂是迴也迴行必僻故迂爲僻也予迂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迂迎也言我徙欲迎續汝命于天豈以威脅汝乎用

疏傳迎至汝衆○正義曰迂迎釋詁文不遷必將死矣天欲遷以延命天意向汝我欲迎之天斷汝命我欲續之我今徙者欲迎續汝命於天豈以威脅汝乎遷都惟用奉養汝衆臣民耳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不克羞爾用懷爾然湯大能進用

勞汝以義懷汝心而汝違我是汝正充予念至爾然○正義曰我念我先人故我大能進用反人○勞力報反又如字注同正充之君成湯愛勞汝之先人故我大能進用

我汝與汝爵位用以道義。德懷安汝心耳。然汝乃違我命是汝反先人也。○傳言至先人。○正義曰易稱神者妙萬物而爲言也。殷之先世神明之君惟有湯耳。故知神后謂湯也。下高后先後與此神后一也。神者言其通聖高者言其德尊此神后言先於高后略而不言先其下直言先後又略而不言先其下直言。先其下直言。先後之勞亦愛之義故論語云愛之能勿勞乎是勞爲愛也。此言湯勞汝先則此勞之勞亦愛之義故論語云愛之能勿勞乎是勞爲愛也。此言湯勞汝先則此所責之臣其祖於成湯之世已在朝廷世仕王朝而不用己命故責之深也。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不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於我曰何爲虐我民而不徙乎。○重直勇反又直恭反。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不進進謀。先後不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言。非但罪我亦將罪汝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湯有明德在天見比幼孫盤庚自謂比同心。能道言疏。失于至能迪。○正義曰盤庚以民不願遷言。神將罪汝欲懼之使從無辭也。我所以必須徙者我今失於政教陳久於此民將有害高德之君成湯必忿我不徙大乃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爲殘虐我民而不徙乎。我既欲徙而汝與萬民乃不進進與我一人謀計同心則我先君成湯天下與汝罪疾曰何故不與我幼孫盤庚有相親比同心徙乎。汝不與我同心故湯有明德從上見汝之情其下罪罰於汝汝實有罪無所能道言無辭以有解說也。○傳崇重至徙乎。○正義曰崇重釋詁文又云塵久也。孫炎曰陳居之久久則生塵矣古者陳塵同也。故陳爲久之義。○傳不進至心徙。○正義曰陳居之生长則必漸進故以生生爲進。王肅亦然。進進是同心願樂之意也。此責羣臣而言汝萬民者民心亦然。因博及之。○傳湯有至無辭。○正義曰訓爽爲明言其見下故稱明德詩稱三后在天。故言下見汝。古我先後既勞乃祖乃父治人。勞之共汝共作我畜民者精神在天故。

汝有戕則在乃心

戕殘也。汝共我治民有殘人之心而不欲徙是。我先後綏乃反。父祖之行○戕在夏反又士貞反下孟反。

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言我先王安汝父祖之忠今汝不忠。丁父祖必斷絕棄汝命不救汝死○斷

緩疏古者至乃死○正義曰又責羣臣古我先反治民矣汝今共爲我養民之官是我於汝與先君同也而汝有殘虐民之心非我令汝如此則在汝心自爲此惡是汝反祖父之行惟汝祖父亦不祐

汝我先君安汝祖汝父之忠汝祖汝父忠於先君必忿汝違我乃斷絕棄汝命不祐

不救汝死言汝違我命故汝祖父亦忿見湯罪汝不救汝死也○傳勞之共治

人○正義曰下句責臣之身云汝共作我畜民明先勞其祖父是勞之共治

其君曰弑自外曰戕戕爲殘害之義故爲殘也。先後愛勞汝父與共治民也○傳戕殘至之行○正義曰春秋宣十八年邾人戕鄫子左傳云凡自虐

汝祖父必有愛人之心作訓爲也。汝今共爲我養民之官而有殘民之心而不用徙以避害是汝反祖父之行盤庚距湯年世多矣。臣父不及湯世而云父者

與祖連言之耳。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亂治也。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父祖不

忍反盡子乃祖先父不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必大乃告湯曰作大刑於

我子孫求討不忠之罪○告工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言汝父祖開道湯大重

號反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下不善以罰汝陳忠孝

督之義以正義汝罪於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其父祖其位與父祖同心與父祖

異不念忠誠但念具汝貝玉而已言其貪而不忠也汝先祖先父以汝如此大

正義曰亂治釋詁文舍人曰亂義之治也孫炎曰亂治之理也

之殃以罰汝成湯與汝祖父皆欲罪汝汝何以不從我徙乎○亂治至其貪大臣理國之政○

此者所責之人故言於此我有治政之臣言其同位於父祖責其位同而心異也貝者水蟲古人取其甲以爲貨如今之用錢然漢書食貨志具有其事貝是行用之貨也貝玉是物之最貴者責其貪財故舉二物以言之當時之臣不盡忠於君但念具貝玉而已言其貪也○傳言汝至之罪○正義曰上句言成湯罪此諸臣其祖父不救子孫之死此句言臣之祖父請成湯討其子孫以不從己故責之益深先祖請討非盤庚所知原神之意而爲之辭以懼其子孫耳○傳汝言至督之○正義曰訓迪爲道言汝父祖開道湯下罰欲使從君順祖陳忠孝之義以督勵之違父祖爲不孝父祖開道湯也不從君爲不忠嗚呼今予告汝不易○凡所言皆不易之事易以跛反注同永敬大恤無胥絕遠長敬我言大憂行廢之○違于萬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羣臣當分明相與謀念和以扶問反又如字注同乃有不吉不迪不善不道謂凶人顛越不恭暫遇姦宄顛墮也不恭不奪之爲姦於外爲宄於內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劓割○暫才淡反隕于敏反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劓魚器反徐吾氣反殄徒典反易如字又以跛反注同長丁丈反下遺長同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自今以往進進於善我乃以流嗚呼至乃家○正當舉欲戒使入之故嗚呼而歎之今我告汝皆不易之事言其難也事既不當長敵我言大憂行之無相絕遠棄廢之必須存心奉行汝羣臣臣分輩相與計謀念和協以相從各設中正于汝心勿爲殘害之事汝羣臣若有不善不道頃墜禮法不恭上命暫逢遇人卽爲姦宄而劫奪之我乃割絕滅之無有遺餘生長所以然者欲無使易其種類於此新邑故耳自今已往哉汝當進進於善今我將用以汝遷長立汝使汝在位傳諸子孫勿得違我言也○傳不易進進於善

○正義曰此易讀爲難易之易不易言其難也王肅云告汝以命之不易爲難鄭玄云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之謂盤庚自道已言必不改易與孔異○傳顛隕至於內○正義曰釋詁云隕落隕墜顛越也是從上倒下之言故以顛爲隕越是遺落爲墜也左傳僖九年齊桓公云恐越於下文十八年史克云弗敢失墜隕越は遺落廢失之意故以隕墜不恭爲不奉上命也暫遇人而奪之謂逢人卽劫爲之無已成十七年左傳曰亂在外爲姦在內爲宄是劫奪之事故以劫奪解其姦宄也○傳劓割至新邑○正義曰五刑截鼻爲劓故劓爲割也育長釋詁文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謂早殺其人不使得子孫有此惡類也易種者卽今俗語云相染易也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爲惡故絕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也滅去惡種乃長常法而言于此新邑言己若至新都當整齊使絜清○傳自今至稱家○正義曰長立汝家謂賜之以族使子孫不絕左傳所謂諸侯命氏是也王朝大夫天子亦命之氏故云立汝家也

盤庚下第十一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盤庚旣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定其所居正郊廟朝社之懋建大命安於有衆戒無怠立大教兮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布心腹言官以告志○腎時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其羣臣前有此過故禁忍反腸徐待良反勿共怒我合比凶人而妄疏盤庚至一人○正義曰盤庚旣遷至殷地定其國言○比毗志反讒仕減反正都處所乃正其郊廟朝社之位又屬民而聚之安

心慰於其所有之衆曰汝等自今以後無得遊戲怠惰勉力立行教命今我其布  
 腹腎腸輸寫誠信歷徧告汝百姓於我心志者欲遷之日民臣共怒盤庚盤  
 庚恐其怖懼故開解之今我無復罪汝衆人我既不罪汝汝無得如前共  
 怒協比讐言毀惡我一人恕其前愆與之更始也○傳定其至之位○正義曰  
 訓攸爲所定其所居總謂都城之內官府萬民之居處也鄭玄云徙主於民故  
 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如鄭之意奠厥攸居者止謂定民之故  
 居豈先令民居使足待其餘剩之處然後建王宮乎若留地以擬王宮卽是先  
 定王居不得爲先定民矣孔惟言定其所居知是官民之居並定之也禮郊在  
 國外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正厥位謂正此郊廟朝社之位也○傳安於至大教  
 ○正義曰鄭玄云勉立我大命使心識教令常行之王肅云勉立大教建性命  
 致之五福又案下句爾無共怒予一人是恐其不從己命此句宣言我有教命  
 汝當勉力立之鄭說如孔旨也○傳布心至告志○正義曰此論心所欲言腹  
 內之事耳以心爲五臟之主腹爲六腑之總腸在腹內腎在心下舉腎腸以配  
 腹心詩曰公侯腹心宣十二年左傳云敢布腹心是腹心足以表內腎腸配言  
 之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言以遷徙多大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必徙  
 也依山之險無城郭之勞下去凶惡之德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水泉沈  
 析離居無安定之疏古我至定極正義曰言古者我之先王欲將多大於前人  
 極徙以爲之極之功是故徙都而適于山險之處用下去我凶惡之德立  
 善功於我新國但徙來已久水泉沈澗今我在此之民用播蕩分析離其居宅  
 定民極也○傳言以至功美○正義曰古我先王謂遷都者前人謂未遷者前  
 久居舊邑民不能相匡以生則是居無功矣盤庚言先王以此遷徙故多大  
 五邦不能盡知其地所都皆近山故總稱適于山也易坎卦彖云王公設險  
 前人之美故我今遷亦欲多前功矣○傳徙必至我國○正義曰先王至此

守其國徙必依山之險欲使下民無城郭之勞雖則近山不可全無城郭言其防守易耳徙必近山則舊處新居皆有山矣而云適于山者言其徙必依山不適平地不謂舊處無山故徙就山也水泉鹹鹵民居墊隘時君不爲之徙卽是凶惡之德其徙者是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新遷之國也言下者凶德在身下而墜去之○傳水泉至之極○正義曰民居積世穿掘處多則水泉盈溢令人沈深而陷溺其處不可安居播蕩分析離其居宅無安定之極極訓中也詩云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言民賴后稷之功不得其中今爲民失中故徙以爲之中也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言皆不得其中也

心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以徙故天將復湯德治於我家○治直吏反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言我當與厚敬之臣奉承民命用長居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沖童人謙也弔至靈善也非廢謂動謀於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責宏責皆大也君臣用謀不敢違卜用大此貴遷都大業○充爾謂至茲貴○正義曰言我徙以爲民立中汝等不明我心乃扶云反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爲此遷我以此遷之上天將復我高祖成湯之德治理於我家我當與厚敬之人非敢廢其詢謀於衆人民謀不同至用其善者言此須遷之故我童蒙之人非敢廢其詢謀於衆人民謀不同至用其善者言此善謀者皆欲遷都也又決之於龜卜而得吉我與汝羣臣各非敢違卜用是必遷光大此遷都也我徙本意如此耳○傳以徙至我家○正義曰民害不必福之也○傳冲童聲相近皆是幼小之名自稱童人徙違失湯德以徙之故天必祐我將使復奉湯德令得治理於我家言由徙故天福之也言己幼小無知故爲謙也。弔至靈善皆釋詁文禮將有大事必謀於衆謀衆乃是常理故言非廢謂動謀於衆言己不自專也衆謀必有異見故至極用其善宏者○傳宏責其首是宏責皆爲大之義也各者非一文之辭故爲君臣用謀不敢而宏詩云有責至大業○正義曰宏責皆大也釋詁文樊光曰周禮云其聲大而

違卜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卜筮言非敢違卜是既  
 謂及於衆又決於蓍龜也用大謂立嘉績以大之也嗚呼邦伯師  
 長百執事之人尙皆隱哉國伯二伯及州牧也衆長公卿也言當庶予其懋簡  
 相爾念敬我衆簡大相助也勉大助汝念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  
 保居敘欽肩任也我不任貪貨之人敢奉用進進於善者人之窮困  
 能謀安其居者則我式序而敬之○好呼報反任而林反正義曰言遷事已訖故歎而  
 積皆相與隱括共爲善政哉我其勉力大助汝等爲善汝當思念愛敬我之  
 諸侯師長故爲東西二伯及九州之牧也鄭玄注禮記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  
 及周皆曰牧此殷時而言牧者此乃鄭之所約孔意不然故總稱故也師訓爲  
 衆衆長衆官之長故爲三公六卿也其百執事謂大夫以下諸有職事之官皆  
 是也此總勅衆臣故二伯已下及執事之人皆戒之也釋言云庶幾尙也反覆  
 相訓故尙爲庶幾幸也幾冀也隱謂隱審也幸冀相與隱審檢括共爲善政  
 欲其同心共爲善也隱括必是舊語不知本出何書何休公羊序云隱括使就  
 繩墨焉○傳簡大至衆民○正義曰簡大釋詁文又云相助慮也俱訓爲慮是  
 相得爲助也盤庚欲使羣臣同心爲善欲勉力大佐助之使皆念敬我衆民也  
 堪任之義故爲任也我今不委任貪貨之人以恭爲奉人有向善而心不決志  
 ○傳肩任至敬之○正義曰釋詁云肩勝也舍人曰肩強之勝也强能勝重是  
 困之人謀人之保居謂謀此窮人之安居若見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愛人而  
 鄭樂安存之者則我式序而敬之詩云式序在官位也今我既  
 故美其人能果敢奉用進進於善者言其人好善不倦也鞠訓爲窮鞠人謂窮  
 人謀人之保居謂謀此窮人之安居若見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愛人而  
 鄭王皆以鞠爲養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序而敬之與孔不同也今我既

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已進告汝之後順於汝心與否當以無總于貨情告我無敢有不敬○告故報反

進進皆自用功德當式敷民德永肩一心用布示民必以德義疏今我至一心○正義曰今我既進而告汝於我心志矣其我所告順合於汝心以否當以情告我無得有不敬者汝等無得總於貨寶以求官位當進進自用功德不當用富也用此布示於民必以德義長任一

心以事君不得懷二意以遷都既定故殷勤以戒之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九

解和諫片書長者論在卷之二第廿二葉中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九

阮元撰盧宣句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九宋板同古本作尚書卷第五古文尚書盤庚上第九商書孔氏傳

盤庚上第九 商書

盤庚五遷將治毫殷

陸氏曰盤本又作殷按疏云壁內之書治皆作亂蓋古文尚書也孔氏正義本用古文後人改從今文疏中間存古

字此亂字亦其一也羣經音辨云亂古文尚書治字也牽繩屬古文亂字也賈昌朝好宋次道家古文尚書故其言如此

而治於毫之殷治

宋板殷治作殷地

傳自湯至毫怨

岳本閩本明監本毛本怨作殷案怨字誤也

始皆作亂其字與治不類

宋板作治皆作亂其字與始不類按宋板是也

有從河有毫地遷於洹水之南

閩本同宋本河有作河南案南字是也明監本毛本作河自亦誤

大序注云

宋板大作又是也

耿在河北

宋板耿下空一字

殷質以名篇

古本重名字按疏標目不重

中上二篇

纂傳中上二字倒

題篇不自盤庚誥者 宋本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自作曰案曰字是也今正

皆以王名篇

宋板重名字按下文云故以王名名篇也諸本俱重名字則此句當依宋板而傳文當依古本其疏中標目亦當重名字

諸本不重誤也

子門甲立 諸本門皆作開門字誤也

重我民無殺盡殺故 諸本無殺作無欲殺字誤也

則當卜稽於龜以徙 毛本稽作考

于今五邦 于上古本有至字

天將斷絕命 古本命上有汝字

若顛木之有由蘖 陸氏曰蘖本又作柂○按柂本作櫛傳寫者從俗作柂耳

有用生蘖哉 古本哉作裁山井鼎曰考疏古文似是

先正其號名 宋板名作明按作明屬下句亦通

毫是殷也大名 案也當作地

或稱殷 宋板句上有或稱商三字

不欲往彼殷也 毛本也作地是也

言爲正直之言 宋板作故以矢言爲正直之言

今盤庚自欲遷于殷 毛本欲作耿是也

劉殺釋詁云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云作文是也

先王所以決欲遷此者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決欲作去彼

大遷考自龜 毛本考自作則貞案所改是也

謂有典法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謂下有行字

卽是有所服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服下有行字

鄭注皆云 毛本注作王

盤庚斂于民由乃在位 古本由上有曰字

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古本人作民注同

王命衆悉至于庭 古本庭上有朝字

告汝以法教 古本法下有度字

下句王播告之 篆傳之下有修字

蒙上之先 篆傳先作文

民用丕變古本用作由注王用民用同按注王用既作由則經王用亦當作由起信險爲膚受之言閩本葛本同明監本爲作僞

善自用之意也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善上有拒字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葛本含誤作舍注同

予亦拙謀疏正義曰下缺今補葉

汝羣臣能退去傲上之心毛本去傲作汝違

不曇作勞

陸氏曰曇本或作歛○按正義引鄭注曇讀爲歛勉也然則古文作昏鄭讀爲歛釋文所謂本或作歛者指鄭讀也

毒爲禍患也宋板爲作謂

遠近謂賸促山井鼎曰賸字毛本與宋板同其餘注疏本皆作徐

徙奉持所痛而悔之閩本同毛本徙作徒是也

馬云視王案王當作也

責其不請告上

閩本葛本明監本請作情毛本情上又有以字按諸本皆因疏而誤不知疏亦誤也見後

恐汝沈溺於衆有禍害古本恐上有我字害下有也之二字

尚可得遏之絕之

毛本得遏之作刑戮二字

嚮竹亮反

案竹當作許盧文弨云嚮當作鄉是也

減恩甚大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減作威

何以不情告我

宋板以不作不以按觀宋板知諸本傳文無以字者爲誤

傳曷何至忽害

閩本同毛本忽作禍是也今改正

遲任古賢

古本下有人字

言我世世選汝功勤

葛本閩本明監本同毛本選作數

掩本文作弇

毛本同案文當作又

作福作災

古本作依福依災注同

我不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賞汝乎從汝善惡而報之

古本我下有豈字之下有乎字山井鼎曰

爲穩今本不字亦似不穩姑記以俟再考○按浦鏗改乎爲各云從疏校是

亦一說或疑非德上有缺文

可遷則遷岳本閩本明監本毛本則並作卽

其意而言汝從上必有賞岳本閩本明監本而言汝作告臣言案而言汝誤也

違命必有罰也毛本命作我

故禘祫爲小也宋板禘祫作杓祠

祫嘗禘烝閩本同毛本禘作祫案禘字誤也

志之主欲得中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主上有所字

汝無侮老成人古本無作亡無弱無有遠邇同古本侮上有老字唐石經脫下老字傳及疏內侮老疑亦俱當作老侮○按段玉裁云唐石經是也今板本作侮老因老成人三字口習既孰又誤會孔傳故倒亂之是侮老之閩本之作人恐非○按段玉裁校本作老侮

雖悔可外乎古本可上有何字外作及案及字是也

盤庚中第十商書

造士報反毛本同案士當作七

欲用民徙 閩本明監本毛本徙作徒

延之使前而衆告之 宋板衆作教

王苦民不從教 宋板苦作話

行天時也 孫志祖云也當者字之誤

遷徙者止爲邑居墊隘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徙作都

則先不思故居而行徙者 者字十行本未刻今補正

盤庚凝其被誤 毛本凝作疑是也

予迓續乃命于天 按匡謬正俗引此句迓作御徐氏音訶詳見牧誓

予豈汝威 古本威作畏

我念我先世神后之君成湯

按下云殷之先世神明之君惟有湯耳疑此句后字亦當作明

用以道義德懷安汝心耳 宋板無德字

其下直言先后又略而不言先其下直言先

案后下十一字複衍

此言湯勞汝先 毛本此作追

汝無能道古本汝上有罰字

言神將罪汝宋板同毛本神下有后字

故言下見汝宋板言下倒是也

勞之共治人古本人作民下殘人同

是反父祖之行纂傳父祖倒與疏合

又士良反案士當作七

古者至乃死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著作我與岳本合

但念貝玉而已古本念下有具字與疏合

乃祖先父不乃告我高后曰

唐石經纂傳同毛本先父作乃父陸氏曰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按段玉裁云別本是也當乃祖乃父不乃告句絕乃祖乃父曰作丕刑於朕孫句絕迪高后丕乃崇降不詳句絕曰丕尙書撰異

作丕刑于朕孫孫上古本唐石經俱有子字○按顧炎武謂有子字誤王鳴盛

以爲據傳當有子字段玉裁云不必因上文乃祖乃父而必兼足利古本往往依以增經不足爲據也

亂治至其貪案亂上當有傳字

傳言汝至督之 閩本同毛本言汝倒是也

凡所言皆不易之事 古本凡下有我字

謂凶人

古本宋板謂作爲

言不吉之人

岳本吉作善

我乃以汝徙

古本宋板乃作用

汝羣臣臣分輩相與計謀念

閩本同毛本下臣字作當是也

長立汝

宋板下有家字

告汝以命之不易爲難

宋板爲上有亦以不易四字

釋詁云隕落隕墜顛越也是從上倒下之言

宋本落下墜下俱有也字浦  
鏗云越也二字疑衍○按釋

詁云隕殞涙下墜落也又云汎渾隕墜也當從宋板增兩也字而  
刪去越下也字以顛越兩字屬下句

恐越於下

閩本同毛本恐下有隕字

不使得子孫

宋板子上有生字

盤庚下第十一

商書

故先定其里宅所處 宋板其里二字間空一字

弔至靈善皆釋詁文 孫志祖云按擇詁無靈善之文

宏賁皆大也

孫志祖云賁爾雅作墳

讒仕減反

案毛本作仕咸是也

相助慮也俱訓爲慮 兩慮字浦鐘云皆勵之誤

無總貨寶以已位

葛本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已作求案求字是也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九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

說命上第十二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高宗夢得說盤庚第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夢得賢相其使百工說○說本又作兌音悅注及下篇同相息亮反下同使攝政為相疏宗至三篇○正義曰殷之賢王有高宗者夢得賢相其名曰說羣臣之內既無其人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之於野外得之于傅氏之巖遂命以為相史敘其事作說命三篇○傳盤庚至曰說○正義曰世本云盤庚崩弟小辛立崩弟小乙立崩子武丁立是武丁爲盤庚第小乙子也喪服四制云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是德高可尊故號高宗也經云爰立作相王呼之曰說知其名曰說○傳使百至之谿○正義曰以工爲官見其求者衆多故舉百官言之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於外野皇甫謐云使百工寫其形象則謂工爲工巧之人與孔異也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李巡曰水出於山入於川曰谿然則谿是水流之處巖是山崖之名序稱得諸傅巖傳云得之於傅巖之谿以巖是總名故序言之耳○傳命說至攝政○正義曰經稱爰立作說命始求得而命之元說命○正義曰此相是命爲相也惟說命總百官是使攝位也說命始求得而命之元說命上篇言夢說始求得而命之中篇說既總百官戒王爲政下篇王欲師說而學說報王王宅爲學之有益王又厲說以伊尹之功相對以成章史分序以爲三篇也王宅憂亮陰三祀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疏王宅憂亮陰三祀○正義曰言亮本又作諒如字又力章反

已三年矣。三年不言，自是常事。史錄此句於首者，謂既免喪事，可以言而猶不言，故述此以發端也。○傳陰默至不言。○正義曰：「陰者幽闇之義，默亦闇義。故傳云：乃有信默。三年不言，有此信默，則信謂信任冢宰也。」既免喪，其惟弗言，爲默也。易稱君子之道或默或語，則默者不言之謂也。無逸除喪猶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知事則爲明智，明智不言，政猶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則能制作法則。○哲本又作詰。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天下待令，百官仰法。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受命也。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惟恐德弗類，茲故弗言。用臣下怪之故言。○誥故報。反台音怡。正四方，恐德不善，此故不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夢天與我輔弼也。我言良佐，將代我言。政教○齊力。代反徐音來，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說。形○肖音笑，號寡白充。正傳傅氏至之形。○正義曰：傳以傅爲氏，此嚴以傅爲名。形○肖音笑，號寡白充。正傳傅氏至之形。○正義曰：傳以傅爲氏，此嚴以傅爲名。築傅巖之野，惟肖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胥似似所夢之形。○肖音笑，號寡白充。正傳傅氏至之形。○正義曰：傳以傅爲氏，此嚴以傅爲名。築傅險則以杵築地。傅說賢人必身不犯罪，言其說爲胥靡當是時說爲也。傳云通道，所以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也。傳說鄭云：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爲氏。案序直言夢得說，不言傅或如馬鄭之言。如高宗始命爲傅氏，不知舊何氏也。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之而來。曰：「云我徒也。」姓傅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悟而推

之曰傳者相也說者懽悅也天下當有傳我而說民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于虞號言得之傳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傳巖謂之傳說案謐言初夢卽云姓傳名說又實事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於是禮命立以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當也

納諫誨直辭以輔

我德

○朝張遙反若金用汝作礪鐵須礪以成利

器○礪力世反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渡大

水待

接徐音集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霖

以救旱疏

正傳三日雨○正義曰隱九

年左傳云凡雨自三日已往

霖爲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開汝心以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

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疏

啓乃至弗瘳○正義曰當開汝心所有以灌沃我心欲令以彼所見教已未知故也其沃我心須切至若服藥不使人瞑眩。憤亂則其疾不得瘳愈言藥毒乃知得除病言切乃得去惑也○傳開汝至自警○正義曰瞑眩者令人憤悶之意也方言云凡飲藥而毒東齊海岱間或謂之瞑或謂之眩郭璞云瞑眩亦通語也然則藥之攻病先使人瞑眩。亂病乃得瘳傳言瞑眩極者言悶極藥乃行也楚語稱衛武公作懿以自警懿卽大雅抑詩也切言出於傳說據王以爲自警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跣必視地足乃無害言欲使爲己視也

聽○跣先典反徐七顯反爲子僞反惟暨乃僚罔不

同心以匡乃辟

與汝並官皆當倡率無不同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匡言

正汝君使循先王之道

踏成湯之蹤以安天下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敬我是命修

其職使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言木以繩直

后克聖臣不命其承

君能受諫則臣不

待命其承意而諫

也

尚書注疏

十

中華書局聚

之

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言王如此誰敢不敬順王之美命而諫考乎

珍倣宋版印

## 說命中第十三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惟說命總百官○在冢宰之任疏惟說命總百官○正義曰惟此傳說受王命總此句爲發言之端也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總音摠○宿音秀○正義曰晉語云大者天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傳天有至設都○正義曰晉語云大者天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宿音秀○正義曰晉語云大者天人象之皆言人君法天以設官順天以致治也天有日月照臨晝夜猶王官之伯率領諸侯也北斗環繞北極猶卿士之周衛天子也五星行於列宿猶州牧之省察諸侯也二十八宿布於四方猶諸侯爲天子守土也天象皆爲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天道以立國設都也立國謂立王國及邦國設都謂設帝都及諸侯國都總言建國立家之事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正義曰此又總言設官分職之事也樹立也后王故先舉其始○王子反長丁夫反治直疏樹后至師長○正義曰此又總言設官分職之事也樹立也后王吏反下同○正義曰此又總言設官分職之事也樹立也后王謂天子也君公謂諸侯也承者奉上之名后王君公人主也大夫師長人臣也臣當奉行君命故以承言之周禮立官多以師爲名師者衆所法亦是長之義也大夫已下分職不同每官各有其長故以師長言之三公則君公之內包之卿則大夫之文兼之師長之言亦通有將陳爲治之本故不惟逸先舉其始略言設官故辭不詳備爲治之本惟天聰明已下皆是也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不使有位者逸豫民上言立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

從

乂憲法也言聖王法天以立教於下無不聞見除其所惡納之於善雖復運

有推移道有升降其所以施為未嘗不法天也臣敬順而奉之奉即上文承

也奉承君命而布之於民以從上爲治

不從上命則亂故從乂也○從才容反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

甲冑冑鍪

言服不可加非

其人兵不可任

也言不可輕運

反兜丁侯反鍪

莫侯反易以鼓反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其人兵不可任

也言不可輕運

非其才○筭息嗣反

正充惟口至厥躬○正義曰言王者法天施化其舉止不可不慎惟口出令不善以起羞辱惟甲冑伐非其罪以起

戎兵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也惟衣裳在笥不可加非其人觀其能足稱職

然後賜之惟干戈在府庫不可任非其才省其身堪將帥然後授之上二句事

相類下二句文不同者衣裳言在箇筭干戈不言所在干戈云省厥躬衣裳不

言視其人令其互相足也○傳甲冑至用兵○正義曰經傳之無鎧與兜鍪蓋

泰漢已來始有此名傳以今曉古也古之甲冑皆用犀兕未有用鐵者而鍪鎧

之字皆從金蓋後世始用鐵耳口之出言爲教令甲冑與師乃用之言不可輕

教令易用兵也易亦輕也安危在出令令之不善則人爲背之是起羞也靜亂

在用兵伐之無罪則人叛違之是起戎也○傳言服至其才○正義曰非其人

非其才義同而互文也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

受服三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鄭云一命始見命爲正吏受職治職事也列國之士一命王之下士亦一命再

命受服受玄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王之中士亦再命然則再命已上始受

衣服未賜之時在官之筭也甲冑干戈俱是軍器上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

上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

言不可輕用兵此言不可妄委人雖文重而意異也

罔不休信能明政乃無不美

惟治亂在庶官言所官得人則

官不及私昵惟

其能不加私昵惟能是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言非賢正充官不至其賢○正義曰王制云論定然後官之

任官然後爵之鄭云官之使之試守也爵之命之也然則治其事謂之官受其位謂之爵官爵一也所從言之異耳賢謂德行能謂才用治事必用能故官受其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與賢者能者鄭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是賢能爲異耳私昵謂知其不可而用之惡德謂不慮善以動動惟厥時非善非時有知其非而任之戒王使審求人絕私好也

**疏**有其至厥功○正義曰人生其善則人不以爲善故實而喪其善自誇其能則人不以爲能故實能而喪其能由其自取故人不與之有其善則伐善也舜美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是言推而不有故名反歸之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事事非無啓寵納侮開寵非其人疏無啓寵納侮○正義曰君子位高益恭小人得寵則慢若寵則納侮之道疏小人則必恃寵慢主無得開小人以寵自納此輕侮也開謂言出恩以寵臣納謂臣入慢以輕無恥過作非恥過誤而文飾疏傳恥過至大非王據君而言開納以出入爲文也無恥過作非之遂成大非疏○正義曰仲虺之美成湯云改過不吝明小人有過皆惜而不改論語云小人之過也必文恥有過誤而更以言辭文飾之望人不覺其非彌甚故遂成大非也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其所居行皆如所言則王之政疏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祭不欲數數則黷疏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高宗疏傳祭不禮煩亦謂祭祀之煩故傳總云事神禮煩亂而難行孔以高宗形日祖已訓諸王祀無豐于昵謂傳說此言爲彼事而發故云高宗之祀特豐數於近廟故說因而戒之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旨美也美

可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汝若不善於所言則我無聞於所行之事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言知之易行之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王心誠不以行之爲難則難以勉高宗信合於先王成德王心誠不以行之爲難則難以勉高宗○忱市反惟說不言有厥咎王能行善而說不言則有其咎罪

說命下第十四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學先王之道甘盤殷賢臣有道德者○台音怡疏王曰至甘盤○正謂爲王子時也君奭篇周公仰陳殷之賢臣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然則甘盤於高宗之時有大功也上篇高宗免喪不言卽求傳說似得說時無賢臣矣

蓋甘盤於小乙之世以爲大臣小乙將崩受遺輔政高宗之初得有大功及高宗免喪甘盤已死故君奭傳曰高宗卽位甘盤佐之後有傳說是言傳說之前有甘盤也但下句言旣乃遯于荒野是學訖乃遯非卽位之初從甘盤學也旣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業遯居田野既學而中廢

河洲也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聞○遯徒頓反布傳既學至民間○正義曰河是水名水不可居而云入宅于河知在河之洲也釋水云水中可居者曰洲初遯田野後入河洲言其徙居無常也無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言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也於時蓋未爲太子殷道雖質不可旣爲太子更得與民雜居自河徂毫暨厥終罔顯自河往居毫與今其朕志言汝當教訓於若作酒醴爾惟麴蘖酒醴須麴蘖以成○麴蘖起六反蘖魚列反爾惟訓于

和羹爾惟鹽梅。

鹽鹹梅

余廉反梅亦作榦醋七故反和如字又胡臥反

爾交脩予罔

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文非一之義邁行也言我能行汝教

充傳文非至汝教

令其文更脩治己也故以文爲非

事之義邁行釋詁文

一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

王著求多聞以

立事學於古訓乃有所得

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事不法古訓而以能長

學以順志務是敏疾其德之脩乃來

疏惟學至乃來

○正義曰人志本欲求善欲學順人本志學能務是敏疾則其德

務時敏厥脩乃來

學以順志務是敏疾其德之脩乃來

疏欲學順人本志學能務是敏疾則其德

之脩乃自來言務之既疾則德自來歸己也

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信懷此學志則

惟數學半念終道積於其身

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

數教也教然後知所困是學之半終始常

惟數至罔念學則其德之脩無能自覺

○教人然後知困必將自強惟教人乃是學之半

其功半於學也於學之法念終念始常在於學則其德之脩漸漸進益無能自覺

其進言曰有所益

不能自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過

愆過也視先王成法其長無惟說式克欽承

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言王能志學說亦用能敬承王志廣招俊乂使列衆官

○俊本又作畯

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教也使天下皆仰我德

是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有良臣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

保衡伊尹也作起正長也言先

長丁丈反下同

乃成聖

保衡伊尹也君奭傳曰伊尹爲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鄭箋云

不

阿倚衡阿衡俱伊尹也君奭傳曰伊尹爲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鄭箋云

不

故以爲官名又云太甲時曰保衡鄭箋云

見古文太甲云不惠于阿衡故此爲解孔所不用計此阿衡保衡非常人之  
官名蓋當時特以此名號伊尹也作訓爲起言起而助湯也正長釋詁文  
曰子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  
伊尹見一夫不得使其君如堯舜則  
惄必爾反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伊尹見一夫不得  
此道左右成湯功至大天無能及者爾尙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汝庶幾明安我事則與惟  
伊尹同美○阿烏何反惟  
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言君須賢治賢須君食○治直吏反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能繼汝君於先王長安民則汝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對答也答受  
亦有保衡之功○辟必亦反美命而稱揚

## 高宗彤日第十五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耳不聰之異雉鳴○雉工豆反祖己訓諸王賢臣也以訓道  
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所以訓也亡疏高宗至之訓○正義曰高宗祭其太祖耳而雉鳴其臣祖己以爲王有失德而致此祥遂以道義訓王勸王改脩德政史敘其事作高宗則日高宗之訓二篇○傳耳不至雉鳴○正義曰經言彤日有雉雉不知祭何廟鳴何處故序言祭成湯升鼎耳足以補裕與四時之祭之明日皆爲彤祭不知此彤是何祭之彤也洪範五事有貌言視聽思若貌聚

不恭言不從視不明聽不聰思不睿各有妖異興焉雉乃野鳥不應入室今乃入宗廟之內升鼎耳而鳴孔以雉鳴在鼎故以爲耳不聰之異也洪範五行傳云視之不明時則有羽蟲之孽聽之不聰時則有介蟲之孽言之不從時則有毛蟲之孽貌之不恭時則有倮蟲之孽思之不睿時則有倮蟲之孽先儒多以此爲羽蟲之孽非爲耳不聰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鼎三足三公象也而以此爲行野鳥居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也鄭云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爲政劉鄭雖小異其爲羽蟲之孽則同與孔意異詩云雉之朝雉尙求其雌說文云雉雄雉鳴也雷始動雉乃鳴而雉其頸○傳所以訓也亡○正義曰名高宗之訓所以訓高宗也此二篇俱是祖己之言並是訓王之事經云乃訓于王此篇亦是訓也但所訓事異分爲二篇標此爲發言之端故以彤日爲名下篇總諫王之事故名之訓終始互相明也肆命徂后孔歷其名於伊訓之下別爲之傳此高宗之訓事同序爲傳不重出名者此以訓王高宗彤日祭之明日又祭殷曰彤周曰繹○周因解文便作傳不爲例也彤夏曰復胙炎帝曰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彤者相尋不絕之意春秋宣八年傳商曰彤孫周曰繹商曰彤夏曰復胙郭璞云未見所出或無此一句孔傳不言夏曰彤夏曰復胙太廟壬午猶繹穀梁傳曰繹者祭之旦日之上代先後故與彤夏曰復胙又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穀梁傳曰繹者祭之旦日之上代先後故與彤之明日又祭也爾雅因繹祭而本之上世故先周後商此以上代先後故與彤爾雅倒也釋天文云夏曰復胙儀禮有司徹上大夫曰賓尸與正祭同日鄭復胙於義非所須本無此事也儀禮有司徹上大夫曰賓尸與正祭同日鄭康成注堯鷺云祭天地高宗彤日越有雉雉於彤日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社稷山川五祀皆有繹祭彤日越有雉雉於彤日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正其事而異自消是高宗至厥事○正義曰高宗旣祭成湯彤祭之日於見其事而私自言曰惟先世至道之王遭變是有雉鳴之雉在於鼎耳此乃怪異之事賢臣祖己事言至道之王遭變異則正其事而異自消○正義曰格訓史錄其事以爲訓王之端也○傳言至自消○正義曰格訓

至也至道之王謂用心至極行合於道遭遇變異改脩德教正其事而異自消  
大戊拱木武丁雊雉皆感變而懼殷道復興是異自消之驗也至道之王當無災  
勸戒之辭不可執文以害意也此經直云祖己曰不知與誰語鄭云謂其黨王  
肅云言于王下句始言乃訓于王此句未是告王之辭私言告人鄭說是也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既言

遂以道訓諫王言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有義者長無義者  
視下民以義爲常言天之下年與民

不長非天欲夭民民自不修義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不順德  
以致絕命○中丁仲反又如字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不順德  
不服罪不改修天已信命充乃訓至厥德○正義曰祖己旣私言其事乃以道  
正其德謂有永有不永訓諫於王曰惟天視此下民常用其義言以義視

下觀其爲義以否其下年與民有長者有不長者言與爲義者長不義者短短  
命者非是天欲夭民民自不修義使中道絕其性命但人有爲行不順德義有短  
過不服聽罪過而不改乃致天罰非天欲夭之也天旣信行賞罰之命正其馭  
民之德欲使有義者短王安得不行義事求長命也○傳言天至絕

命○正義曰經惟言有永有不永安和由義者以上句云惟天監下民典厥義  
天旣以義爲常知命之長短莫不由義故云天之下年與民有義者長無義者  
不長也民有五常之性謂仁義禮智信也此獨以義爲言者五常指體則別理  
亦相通義者宜也得其事宜五常之名皆以適宜爲用故稱義可以總之也民

有貴賤貧富愚智好醜不同矣獨以夭壽爲言者鄭玄云年命者憲愚之人  
尤惕焉故引以諫王也惕貪也洪範五福以壽爲首六極以短折爲先是年壽  
上者最是人之所貪故祖己引此以諫王也○傳不順至不永○正義曰傳亦顧  
經故不順德言無義也聽謂聽從故以不聽爲不服罪言旣爲罪過而不肯

改修也天已信命正其德必不差也謂民自信命賞有義罰無義此事必信也天  
善禍溼其德必不差也謂民自信命賞有義罰無義此事必信也天自正其德  
改修也天已信命正其德必不差也謂民自信命賞有義罰無義此事必信也天  
自正其德必不差也謂民自信命賞有義罰無義此事必信也天自正其德

修德以求永也。乃曰其如台祖己恐王未受其言故乃復曰天道。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其如其所言。○台音怡復扶又反。

天胤典祀無豐于昵。胤嗣昵近也。數以感王入其言。王者主民。當敬民事。民事服罪改修之。○豐芳弓反。馬云昵女乙反。尸子云不避遠。昵近也。又乃禮反。馬云昵考也。謂祔廟也。而戒之。嗚呼王者主民。當謹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繼嗣。以為常道者也。天以其事爲常。王當繼天行之祀。禮亦有常。無得豐厚於近廟。若特豐於近廟。是失

於常道。高宗豐於近廟。欲王服罪改修也。○傳胤嗣至改修之。○正義曰。釋詁云。胤嗣繼也。俱訓爲繼。是胤德爲嗣。嗣亦繼之義也。釋詁云。卽兄也。孫炎曰。卽猶今也。尼者近也。郭璞引尸子曰。悅尼而來。遠是尼爲近也。尼與昵音義同。蒸民不能自治。自立君以主之。是王者主民也。既與民爲主。當敬慎民事。民事無

大小無非天所嗣常也。言天意欲令繼嗣行之所以爲常道也。祭祀有常。謂犧牲粢盛。舞俎豆之數禮。有常法。不當特豐於近廟。謂犧牲禮物多也。祖己知高宗豐於近廟。欲王因此。近而致之也。王肅亦云。高宗豐於禰。故有禰升遠祖成湯廟鼎之異。

## 西伯戡黎第十六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殷始。咎周。咎云。咎惡。○咎其九反。馬周者爲周所咎。周人乘黎。乘勝也。所以見惡。○黎力。名尙書大傳作耆。伊祖。

臣後賢。奔告于受。受紂也。音相亂。帝乙之子嗣立。暴虐無道。○受如字。傳云受作。

西伯戡黎。戡亦殺也。以此戡訓刺音堪。說文作戩。反。勝詩證反。殷始至戡黎。○伯亦作柏。戡音堪。高王功業稍高。王正義曰。

著殷之朝廷之臣始畏惡周家所以畏惡之者以周人伐而勝黎邑故也殷臣  
祖伊見周克黎國之易恐其終必伐殷奔走告受言殷將滅史敘其事作西伯  
戡黎○傳咎惡又云乘勝至見惡○正義曰易繫辭云無咎者善補過也則咎  
是過之別名以彼過而憎惡之故咎爲惡也以其勝黎所以見惡釋其見惡之  
由是周人勝黎之後始惡之詩毛傳云乘陵也乘駕是加陵之意故乘爲勝也  
鄭玄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所言據書傳爲說伏  
生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邢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  
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耆卽黎也乘黎之前始言惡周故鄭以伐邢伐密  
須伐犬夷三伐皆勝始畏惡之武成篇文王誕膺天命九年乃崩則伐國之年  
不得如書傳所說未必見三伐皆勝始畏之○傳祖己後賢臣○正義曰此無道  
所出正以同爲祖氏知是其後明能先覺故知賢臣○傳受紂至無道○正義  
曰經云奔告于王王無謚號故序言受以明之此及泰誓武成皆呼此君爲受  
自外書傳皆呼爲紂受卽紂也音相亂故字改易耳殷本紀云帝乙崩子辛立  
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鄭玄云紂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  
紂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與孔大同謚法云殘義損善曰  
紂殷時未有謚法後人見其惡爲作惡義耳○傳戡亦勝也○正義曰戡勝釋  
誣文孫炎曰西伯戡黎西伯旣戡黎近王圻之諸侯在上黨東北  
戡強之勝也西伯戡黎西伯旣戡黎○近王圻之諸侯在上黨東北  
者鄭玄云西伯周文王也時國於岐封爲  
王伐而勝之  
諸侯也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謂文王率諸侯以事紂非獨率一  
州者中分天下爲二公總治之謂之二伯得專行征伐文王爲西伯王肅云王  
近王至東北○正義曰黎國漢之上黨郡壺關所治黎亭是也紂都朝歌王圻  
內千里王猶尚事紂之西故爲近王圻之諸侯也鄭云入紂圻祖伊恐奔告于王曰  
不可伐其圻內所言圻內亦無文也

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王心紂不能制今又克有黎國于況反下注疏傳文王至爲周○正義曰襄四年左傳云文王率殷之叛國以宣王者同事紂是率諸侯共事紂也貌雖事紂內秉王心布德行威有將王之意而紂不能制日益强大今復克有黎國迫近王圻似有天助之力故云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殷祚至此而舉將欲化爲周也罔敢知吉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正義曰格訓爲至人觀殷大龜有神靈逆知來物故大龜以神靈考之二者皆無知殷有吉者言必凶也祖伊未必問至人親灼龜但假之以爲言耳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迨用自絕於先王○相息亮反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以紂自絕於先王故天亦棄之宗廟不有安食於天下而不度知天性命所在而所行不蹈循常法言多罪○度待洛正義傳以紂至多罪○正義曰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則天與先王俱是人君之本紂旣自絕於先王亦自絕於天上經言紂自絕先王此反言天棄紂互明紂自絕然後天與先王棄絕之故傳申通其意以紂自絕先故天亦棄之亦者先王言先王與天俱棄之也孝經言天子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然後祭則鬼享之今紂旣自絕於先王先王不有安食於天下言紂雖以天子之尊事宗廟宗廟之神不得安食也而王不度知天命所在不知己之性命當盡也而所行不蹈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擊今王循常法動昔違法言多罪其如台者何以不至王之凶害其如我所言○擊音至本又作摯王疎傳摯至早殺之也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向望大聖之君欲令早伐紂也王之凶禍言○正義曰擊至同音故擊爲至也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有大命宜王疎傳摯至所

其如我之所言以王。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言我生有壽命在天民之所言。豈能害我。遂惡之辭祖。

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反報。紂也。言汝罪惡衆多參列於天。天誅汝。汝能責命于天拒。

天誅乎○參七南反。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言殷之就亡指汝功事所致。汝不得無死戮於

馬云參字累在上。殷國必將滅

亡立可待

## 微子第十七

### 商書

### 孔氏傳

### 孔穎達疏

殷既錯天命錯亂也○錯七微子作誥父師少師告二師而去

紂師○少詩照反

曰殷紂既暴虐無道錯亂天命其兄微子知紂必亡以作言誥告父師箕子少

師比干史敘其事而作此篇也名曰微子而不言作誥告父師箕子少

可知而省文也○傳錯亂也○正義曰交錯是渾亂以義故爲亂也不指言紂

惡而言錯亂天命者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爲君而無君道是錯亂天命爲惡

之大故舉此以微子微圻內國名子爵

士去无道正傳微圻至無道○正義曰微國在圻

見惡之極耳以微子爲紂卿士去无道正傳微圻至無道○正義曰微國在圻

內先儒相傳爲然鄭玄以爲微與箕

俱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內也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入爲王卿士肅意

蓋以微爲圻外故言入也微子名啓世家作開避漢景帝諱也啓與其弟仲衍

皆是紂之同母庶兄史記稱微仲衍衍亦稱微猶如春秋之世虞公之弟稱虞叔祭公之弟稱祭叔微子封微以微爲氏故弟亦

假憂紂亦不必須去以此知其爲卿士也微子若非大臣則無

也傳云去無道者以去見其爲卿士也微子若曰父師少師父子也少師太師三公箕

尚書注疏

于微子以紂距諫知其必亡順其事而言之。其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或有也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將必亡○治直吏反我祖底遂陳于上。言湯致陳列於上世。遂其功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我紂也沈酒酗後世○沈徐直金反酗况具反以酒爲凶曰酗說文作酌云酒醫面善反醫音詠說文于命反酌酒也。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外○好呼報反宄音軌。內六卿典士相師中者○度如字效爲非法度皆有事罪無秉常得小民方與相爲敵讎卿士既亂而小人各起一方。其六卿典士相師爲敵讎言不和同○讎常周反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淪沒也言殷將沒亡如涉大水無涯際無所依就○徐力允反喪息浪反涯五皆反又宜佳反。  
 殷遂喪越至于今。言遂喪於是至正充順其去事而言曰父師少師呼二師與之言也今殷國其將不復有治正四方之事言其必滅亡也昔我祖成湯致其道遂其功業陳列於上世矣今我紂惟用沈酒醫於酒用是亂敗其祖之行德於下由紂亂敗之故今日殷人無不小大皆好草竊姦宄雖在朝卿士相師爲非法度之事朝廷之臣皆有辜罪乃無有一人能秉常得中者在外小人相師方方各起相與共爲敵讎荒亂如此今殷其沒亡若涉大水其無津涯岸殷遂喪亡言不復久也此喪亡於是至於今到必不得更久也○傳父師至而言○正義曰以畢命之篇王呼畢公爲父師畢公時爲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保曰三孤家語云比干官則少師少師是比干知太師是箕子也徧檢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周官以少師爲孤此傳言孤卿者孤亦卿也考工記曰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三孤六卿共爲九卿也比干不言封爵或是紂之諸父知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比干是紂之諸父耳箕子則無爵或有而不言宋世家云也。

箕子者紂親戚也止言親戚不知爲父爲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爲紂之諸  
父服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旣無正文各以意言之耳微子以紂距諫知其必  
亡心欲去之故順其去事而言呼二師以告之○傳或有至必亡○正義曰或  
者不定之辭其事欲當然則是有此事故以或爲有也鄭玄論語注亦云或之  
言有也不有言無也天子天下之主所以治正四方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  
事言將必亡○傳我紂至後世○正義曰嗜酒亂德是紂之行故知我紂也  
人以酒亂若沈於水故以耽酒爲沈也酒然是齊同之意詩云天不湎爾以酒  
鄭云天不同汝顏色以酒是酒謂酒變面色酒然齊同無復平時之容也說文  
云酗鬱也然則酗鬱一物謂飲酒醉而發怒經言亂敗其德必有所屬上言我  
祖指謂成湯知言敗亂湯德於後世也上謂前世故下爲後世也○傳六卿至  
中者○正義曰士訓事也故卿士爲六卿典事師言相師效爲非法度之事  
也止言卿士以貴者尙爾見賤者皆然故王肅云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爲非法  
度之事也鄭云凡猶皆也傳意亦然以凡爲皆言卿士以下曰父師少師我其  
在朝之臣其所舉動皆有辜罪無人能秉常行得中正者

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

我念殷亡發疾生狂

○出尺遂反耄字又作旄莫報反注同遜徒困反徐

音都困反

切韻祖稽反疏曰父師至何其○正義曰微子旣言紂亂乃問身之所宜止而

隕于敏反疏曰父師至何其○正義曰微子旣言紂亂乃問身之所宜止而

復言故別加一曰父師少師更呼而告之也我念殷亡之故其

意告我云殷邦其隕墜則當如之何其救之乎恐其留己共救之也○傳我念

心發疾生狂吾在家心內耄亂欲遜出於荒野今汝父師少師無指滅亡之

至愁悶○正義曰狂生於心而出於外故傳以出狂爲生狂應璩詩云積念發

狂癡此其事也在家思念之深精神益以耄亂鄭玄云耄昏亂也在家不堪耄

亂故欲遜出於荒野言愁悶之至詩云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亦此意也○傳汝

欲留汝

我救之顛謂從上而墮於溝壑皆滅亡之意也昭十三年左傳曰父師小人老而無子知濟於溝壑矣王肅云濟濟溝壑言此濟之義如左傳也若曰王子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微子○見賢遍反省所景反天毒下災酒天生紂爲亂是天毒下災四方化紂沈湎不可如何乃罔畏畏嘯其者長舊有位人言起沈湎上不畏違戾者老之長致仕之賢不用其教法紂故○嘯扶勿反耆工口反長丁丈反注同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自來而取曰攘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器寶曰用盜天而取曰攘竊馬云往盜曰竊神祇許宜反牷音全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忘所用治者皆重賦傷民斂聚怨讐之道而又亟行暴虐自召敵讎不解怠○讎如字下同徐云鄭音疇馬本作稠云數也斂力檢反馬鄭力豔反謂賦斂也徐云鄭力劍反治直吏反亟欺忌反數也又紀力反本又作極如字至也解佳賣反罪合于一多瘠罔詔言殷民上下有罪皆多瘠病而無詔救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言宗室大臣義不忍去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迺商其沒亡我二人無所爲臣僕欲以死諫紂我教王子出合於道○臣僕一本無臣字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濟子不得立則宜爲殷後者子今若不出逃難我殷家宗廟乃墮無主○舊云馬云言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各自謀行其志人自也刻音克馬云侵刻也難乃旦反○謂潔也清謂潔也我不顧行遯言將與紂俱死所執各異皆歸於仁明君子疏至行

以遜○正義曰父師亦順其事而報微子曰王子今天酷毒下災生此昏虐之  
以荒亂殷之邦國紂既沈湎四方化之皆起而沈湎酗醫於酒不可如何小人君  
皆自放恣乃無所畏人今殷民乃攘竊祭祀神祇之犧牲用以相通容行取食之無災  
致仕之賢者盜天地大祀之物用而不得罪言政亂甚也我又下視殷民所用爲治  
罪之者民皆讎怨斂聚之道也言重賦傷民民以在上爲讎重賦乃是斂讎也旣爲治  
重賦又急行暴虐此所以益招民怨是乃自召敵讎不懈怠也上下各有罪合  
於一紂之身言紂化之使然也故使民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商今其有滅亡  
之災我起而受其敗商其沒亡喪滅我無所爲人臣僕言不可別事他人不肯我欲  
諫取死也我教王子出奔於外是道也我久云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不墮  
乃病傷子不得立爲王則宜終爲殷後若王子不出則我殷家宗廟乃墮無  
主旣勸之出卽與之別云各自謀行其志人人各自獻達於先王我不顧念行  
遜之事明期與紂俱死○傳比干至王子○正義曰諸二人生乎一身若求生何以  
省文也鄭云少師不答志在必死然則箕子本意豈必求生乎以  
安得默而不呼孔解心同是也微子帝乙殺之耳若比干意異箕子則別有答  
不上去旣不顧行遜明期於必死但紂自不殺之子之命有其文也父師言微  
子爲王子則父師非王子矣鄭王等以爲紂當是實也○傳天生至天如  
何正義曰荒殷邦者乃是紂也而云天毒降災故言天生紂爲亂本之於天至如  
子爲王子則父師非王子矣鄭王等以爲紂當是實也○傳天生至天如  
毒下災也以微子云若之何此答彼之意故言四方化紂沈湎不可如何○傳言  
起至紂故○正義曰文在方興沈湎之下則此無所畏者謂當時四方之民  
舊有位人卽是不畏天與人耳故知二畏者上不畏天下不畏賢人違戾者長與  
傳自來至政亂○正義曰攘竊同文則攘是竊類釋云天子祭牲必用純色  
而取之名攘也說文云犧宗廟牲也曲禮云天子以犧牛天子祭牲必用純色  
具也故色純曰犧也周禮牧言三牲知牲是以供祭祀之牲以犧牲以犧牲爲言必是體全

則用者簠簋之實謂黍稷稻梁故云器寶曰用謂粢盛也禮天曰祔舉  
天地則人鬼在其間矣故總云盜天地宗廟牲用也訓將爲行相容行食之謂  
所司相通容使盜者得行盜而食之大祭祀之物物之重者盜而無罪言政亂  
甚也漢魏以來著律皆云敢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爲特重故也○傳  
下視至懈怠○正義曰箕子身爲三公下觀世俗故云下視殷民所用治者謂  
卿士已下是治民之官也以紂暴虐務稱上旨皆重賦傷民既傷矣則以上  
爲讎泰誓所謂虐我則讎是也重斂民財乃是聚斂怨讎之道既爲重斂而又  
亟行暴虐亟急也急行暴虐欲以威民乃是自召敵讎勤行虐政是不懈怠也  
○傳商其至於道○正義曰有災與淪喪一事而重出文者上言商今其有災  
我興受其敗逆言災雖未至則己必受禍此言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豫言  
殷滅之後言己不事異姓辭有二意故重出其文我無所爲臣僕言不能與人  
爲臣僕必欲以死諫紂但箕子之諫值紂怒不甚故不得不死耳我教王子出合  
於道保全身命終爲殷後使宗廟有主享祀不絕是合其道也○傳刻病至無  
主○正義曰刻者傷害之義故爲病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  
與仲衍其時猶尙爲妾改而爲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爲太子太史據  
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爲後於時箕子蓋謂請立啓而帝  
乙不聽今追恨其事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爲太子而帝乙不肯我病  
子不得立則宜爲殷後○傳言將至一途○正義曰不肯遯以求生言將與紂  
俱死也或去或留所執各異皆歸於仁孔子稱殷有三仁焉是皆歸於仁也易  
繫辭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是非一途也何晏云仁者愛人三人也易  
異而同憂亂寧民以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

阮元撰盧宣句摘錄

說命上第十二

商書

宋板與上合爲一卷

高宗夢得說

按一切經音義卷一大方廣佛華嚴經第一卷引此得作曷亦晉宋古文本也陸氏曰說本又作兒音悅注及下篇同

經求之於野

閩同

本明監本葛本同岳本纂傳經下有營字野上有外字毛本

王又厲說以伊尹之功

纂傳厲作屬

王宅憂亮陰三祀

陸氏曰亮本又作諒

陰默也

此句上古本有亮信也三字山井鼎曰晉書杜預奏議中引尚書傳亮信也陰默也臣初疑之久矣今得古本乃知注疏諸本脫三字也

○按傳例已釋者不再見亮之爲信已於舜典釋之矣此處不得有亮信也三字杜預在梅頤前安得見孔傳其所引者伏生大傳也山井鼎之說殊謬

陸氏曰哲本又作詰

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

陸氏曰哲本又作詰

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古本罔作亡罔不同心同令石經補缺誤作命

惟恐德弗類葛本閩本明監本纂傳同唐石經岳本毛本惟作台

遂令傅險姓之

宋板令作以○按史記殷本紀作以宋本是也

曰云我徒也

宋板曰作且

若藥弗瞑眩 藥石經補缺誤

珍倣宋版印

先使人瞑眩憤亂

浦鐘云憤當憤字誤○按上云瞑眩者令人憤懣之意此因彼而誤

說命中第十三 商書

正義曰晉語云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云作言

猶王官之伯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之作閩

師長之言亦通有 宋板有下有士字

憲法也

按此節今本疏混入注又脫上截四十二字山井鼎據古本宋板正誤補闕今錄于下傳憲法也言聖王法天以立教臣敬順而奉之民

以從上爲治

疏傳憲法至爲治正義曰憲法也釋詁文人之聞見在於耳目

天無形體假人事以言之聰謂無所不聞

明謂無所不見惟聖人於是法天

言法天以立教於下無不聞見除其所惡納之於善雖復運有推移道有升

降其所施爲未嘗不法天也臣敬順而奉之奉卽上文承也奉承君命而布

之於民民以從上爲治不從上命則亂故從乂也○按岳本纂傳俱與古本

經傳之無鎧與兜鍪

宋板之下有文字是也

則人爲背之

宋板爲作違是也

官不全其賢

案全當作至今改

是言推而不有 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推作惟

謂言出恩以寵臣 毛本言作君是也

謂臣入慢以輕王 浦鏗云王當主字誤

事神禮煩亂而難行 宋板煩下有則字正與注合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古本艱作難下不艱同

行之難 古本岳本閩本葛本纂傳同毛本難作艱

說命下第十四 商書

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陸氏曰梅亦作模

鹽鹹梅醋 古本醋作酢下同按醋酢二字古今相反

言曰有所益 毛本曰作日是也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 陸氏曰俊本又作畯

故此爲解 浦鏗云此爲二字當誤倒

一夫不獲則曰時子之辜 古本辜作罪

功至大天古本岳本葛本宋板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大作于

珍倣宋版印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唐石經無之字

高宗彤日第十五 商書

以訓道諫王

浦鏗云訓道二字疑誤倒或以訓

訓道二字倒明矣

纂傳道作導亦誤

○按下傳

云遂以道

故序言祭成湯升鼎耳足以足以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下以字作之是也

文云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文作又

傳言至自消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至字重是也

謂有永有不永

史記集解謂下有其字

天道其如其所言 葛本閩本明監本俱同毛本次其字作我

祀無豐于昵

按羣經音辨尸部云尼近也乃禮切書祀無豐于尼又女乙切考

疏引爾疋亦是尼字疏又云尼與昵音義同此但明尼昵同字非

經文作昵

當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

史記集解作當敬民事無非天時天時所常祀也按史記注固非今本亦疑有誤

是允德爲嗣

諸本德皆作得德字誤也

卽兄也諸本兄作尼尼字是也形近之譌

自立君以主之宋板無自字按儀禮通解引亦無自字

西伯戡黎第十六

商書

殷始咎周

古本始初作亂後改作始按亂當作剄古治字

作西伯戡黎

陸氏曰伯亦作柏盧文昭云穆天子傳古今人表伯通作柏二字本可通用

且言西北對東爲名

諸本北作伯閩本明監本同誤

以王淫過戲迨古本岳本宋板纂傳迨作怠毛本作逸

以紂自絕先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先下有王字正與岳本同

動昔違法

宋板昔作皆岳本作悉案悉字是也毛本不誤

大命不摯

命下唐石經旁添胡字陸氏曰摯本又作摯○按說文作摯引書云大命不摯據說文則胡字不應有也殷本紀作大命胡不至石經旁添字乃後人依史記增入也

反報紂也古本作反報也報紂也

參列於上天

古本天上有在字

微子第十七 商書

錯亂天命 宋板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亂作辭

交錯是渾亂以義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以作之案以字誤也

以去見其爲卿士也

浦鑑云卿士當無道誤許宗彥云卿士不誤上以此知其爲卿士也八字因末句而誤衍

我祖底遂陳于上

古本底作致

又爲姦宄於內外 閩本葛本監本纂傳同毛本內外二字倒

其爲敵讎 閩本葛本同岳本其作共其字誤也

無涯際 古本涯際作津涯

傳父師至而言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而言作言之按傳云順其事而言之疏兩云順其去事而言則作疏者所見孔傳疑本無之字

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 浦鑑改作比干于紂親則諸父

其事欲當然 宋板欲作或

不解怠 岳本葛本宋板正嘉本閩本纂傳解作懈毛本作解與此同按釋文云解佳賣反是解讀爲懈非字作懈也通志堂本解作懈亦誤

我罔爲臣僕 陸氏曰一本無臣字○按說文云古本僕字從臣作僕恐此是古本作璞後折爲二字釋文所云一本是也

我乃顛隣古本隣作隕

我久知子賢古本我上有言字

我又下視殷民所用爲治者民皆讎怨斂聚之道也

宋板闡本同毛本者  
民二字倒盧文弨云

民字衍文是也

安得默而不呼毛本呼作言是也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

色麗如雲水碧沉沉

長歌短笛不爭聲

醉裏不知身是客

但使主人能醉客  
莫問文章與姓名

醉裏不知身是客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一

泰誓上第一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

銳反虞芮二國名僉七廉反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芮如名也作泰誓三篇渡津乃作正疏惟十至三篇○正義曰惟文王受命十有一年武王

津地作泰誓三篇渡津津王誓以戒衆史敘其事作泰誓三篇○傳周自至示弱○正義曰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則文王以九年而卒也無逸稱文王享國五十年至嗣位至卒非徒九年而已知此一年者文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至此年爲十一年也詩云虞芮質厥成毛傳稱天下聞虞芮之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故知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至此十一年武王居父之喪三年服畢也案周書云文王受命九年惟暮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其時猶在但未知崩月就如暮春卽崩武王服喪至十一年三月大祥至四月觀兵故今文泰誓亦云四月觀兵也知此十一年非武王卽位之年者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而四卽位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

候之書言受命者謂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命人主其言起於漢伐紂知此十一年者據文王受命而數之必繼文王年者爲其卒父業故也緯

此哀平之世經典無文焉孔時未有此說咸有一德傳云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是孔解受命皆以人事爲所征言無敵謂之受天命亦以斷虞芮之訟爲受命元年但彼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不得與孔同耳三  
 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故九年文王卒至此一年服畢此經武王追陳前事云  
 諸侯伐紂之心言于商知亦至孟津也○傳十三年伐殷者止爲觀兵孟津以卜  
 此一月戊午乃是作誓月日經言十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又云戊午次于河朔知  
 一月戊午是十三年正月戊午日非是十一年正月也序不別言十三年而  
 以一月接十一年下者序以觀兵至而卽還略而不言月日誓則經有年有春  
 故略而不言年春。正言一月使其互相足也戊午是二十八日以曆推而知之  
 據經亦有其驗漢書律曆志載舊說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武成篇說此伐紂  
 之事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則壬辰近朔而非朔是爲月二日也二日壬辰則  
 成經言亦有其驗漢書律曆志載舊說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武成篇說此伐紂  
 此月辛卯朔矣以次數之知戊午是二十八日也不言正月而言一月者以武  
 而應乎人象曰君子以治曆明時然則改正治曆必自武王始矣武王以殷之  
 十二月殺紂旣入商郊始改正朔以殷之正月爲周之二月其  
 是周之初發時猶是殷之十二月未爲周之正月改正在後不可追名爲正月以  
 一月名之顧氏以爲古史質或云正月或云一月不與其實  
 文正月同義或然也易緯稱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鄭玄依而用之  
 秋正月王身自稱王已改正朔則是功業成矣武王何得云大勳父王季歷卒父王  
 禮記大傳云牧之野稱王已改正然天無二日王無二王豈得殷紂尙在而稱周王哉若  
 是追爲王何以得爲文王身稱王已改正朔也春秋王正月謂周正月也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不足以  
 傳曰王者孰謂文王其意以正爲文王已改正朔也春秋王正月謂周正月也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不足以  
 取正也春秋之王自是當時之王非改正之王晉世子稱武王愆期者知其不可方注

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爲王是後人追爲之辭其言未必可信亦實也○傳渡津乃作○正義曰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於孟地置午津謂之孟津言師渡孟津乃作泰誓知三篇皆渡津乃作分爲三篇耳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中篇既次乃作故言戊午之日下篇則明日乃作言時厥明各爲首引故文同耳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無泰誓矣後得僞泰誓三篇諸儒多疑之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爲鴻至五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夢協朕卜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馬融惟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漢書裏敬高祖云武帝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僞泰誓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書也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李顥集注尚書於僞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爲彼僞書作傳不知顥何由爲言梁王兼而存之言本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入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馬融惟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漢書裏敬高祖云武帝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僞泰誓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書也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李顥集注尚書於僞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爲彼僞書作傳不知顥何由爲言梁王兼而存之言本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入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馬融惟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漢書裏敬高祖云武帝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僞泰誓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書也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李顥集注尚書於僞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爲彼僞書作傳不知顥何由爲言梁王兼而存之言本

見大會也牧誓舉戰地時史意也顧氏以爲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惟十有三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也年春大會于孟津三分二諸侯及諸戎狄此周之孟春○惟十有九年春或作十有一年後人妄看序文輒改之正津○正義曰此三篇俱是孟津之上大告諸國之君而發首異者此見大會于孟津中篇徇師而誓故言以師畢會下篇王更徇師故言大會官觀事而爲作端緒耳○傳三分至孟春○正義曰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中篇言羣后以師畢會則周之所有諸國皆集牧誓所呼有庸蜀羌羣微盧彭濮人知此大會謂三分有二之諸侯及諸戎狄皆會也序言一月知此春是周之孟春謂建子之月也知者案三統曆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師至二月甲子咸劉商王紂彼十二月卽周之正月建子之月也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冢大御諸侯親之稱大君尊之下及我友傳冢大至聽誓○正義曰冢大釋詁治事衆士大小無不皆明聽誓正義是治理之事故通訓御爲治也同志爲友天帝子友諸侯親之也牧誓傳曰言志同滅紂令總呼國君皆爲大君尊之下及治事衆士謂國君以外卿大夫及士諸掌事者大小無不皆明聽誓自士以上皆總戒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天生之謂父母靈神也正義傳生之至爲之也萬物皆天地生之故謂天地爲父母也老子云神得一以靈靈神是一故靈爲神也禮運云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言人能兼此氣性餘物則不能然故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爲貴此經之意天地是萬物之父母言天地之意欲養萬物也人是萬物之最靈言其尤宜長養也紂違天地之心而殘害人物故言此丁但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反

沈湎嗜酒冒亂女色  
敢行酷暴虐殺無辜

○酒面善反冒莫報反注下同嗜

疏

傳沈酒至無辜○正義曰人被酒困若沈於水酒變其色酒然齊同故沈酒爲嗜酒

文之狀冒訓貪也亂女色荒也酷解經之暴殺辭經之虐皆果敢爲之案說

罪人

以族官人以世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淫濫

疏

傳一人至政亂○正義曰秦政酷虐有三

族之刑謂非止犯者之身乃更上及其父下及其子經言罪人以族故以三族

疏

傳於水酒變其色酒然齊同故沈酒爲嗜酒

解之父母前世也兄弟及妻當世也子孫後世也一人有罪刑及三族言淫濫

疏

傳經之暴殺辭經之虐皆果敢爲之案說

子也古者臣有大功乃得繼世在位而紂之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

疏

傳一人至政亂○正義曰秦政酷虐有三

子弟頑愚亦用不堪其職所以政亂官人以世惟當用其子耳而傳兼言兄者

疏

傳兄已濫受寵用弟故以兄協句耳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

疏

傳土高至奢麗○正義曰釋宮云宮

停水曰池侈謂服飾過制言匱民財力爲奢麗○榭爾雅

疏

傳土高至奢麗○正義曰釋宮云宮

云有木曰榭本又作謝陂彼皮反障之亮反匱其媿反

疏

傳土高至奢麗○正義曰釋宮云宮

謂之室室謂之宮李巡曰所以古今通語明實同而兩名此傳不解宮室義當

疏

傳土高至奢麗○正義曰釋宮云宮

然也釋宮又云闇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爲之所以觀望也臺

疏

傳土高至奢麗○正義曰釋宮云宮

上有屋謂之榭又云無室曰榭四方而高曰臺孫炎曰榭但有堂也郭璞曰榭

疏

傳土高至奢麗○正義曰釋宮云宮

卽今之堂煌也然則榭是臺上之屋歇前無室今之廳是也詩云彼澤之陂毛

疏

傳土高至奢麗○正義曰釋宮云宮

傳云陂澤障也障澤之水使不流洫謂之陂停水不流謂之池侈亦奢也謂不

疏

傳土高至奢麗○正義曰釋宮云宮

服采飾過於制度言匱竭民之財力爲奢麗也顧氏亦云華侈服飾二劉以爲

疏

傳土高至奢麗○正義曰釋宮云宮

官室之上而加侈服據孔傳云服飾過制卽謂人之服飾二劉之說非也殷本

疏

傳土高至奢麗○正義曰釋宮云宮

紀云紂厚賦稅以寶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奇物充物宮益廣

疏

傳土高至奢麗○正義曰釋宮云宮

沙丘苑臺多聚野獸飛鳥置其中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爲焚炙忠良剗剔孕

疏

傳土高至奢麗○正義曰釋宮云宮

池懸肉爲林使男女俱相逐其間說紂奢侈之事書傳多矣

疏

傳土高至奢麗○正義曰釋宮云宮

婦忠良無罪焚炙之懷子之婦剗剔視之言暴虐

疏

傳土高至奢麗○正義曰釋宮云宮

○剗口胡反剗他歷反孕以證反徐養證反

疏

傳土高至奢麗○正義曰釋宮云宮

也說文云剗封也今人去肉至骨謂之剗去是則亦剗之義也武王以此數紂之惡必有忠良被炙孕婦被剗不知其姓名爲誰也殷本紀云紂爲長夜之飲時諸侯或叛妲己以爲罰輕紂欲重刑乃爲鬪以火燒之然使人舉輒爛其手不能勝紂怒乃更爲銅柱以膏塗之亦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跌墜入中紂與妲己以爲大樂名曰炮烙之刑是紂焚炙之事也後文王獻洛西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紂除炮烙之刑紂許之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亦云然謐又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卽引此爲剗剔孕婦也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命文王敬行天罰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父業未就之故故我功業未成而崩自孟津還時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惡謂十一年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正疏傳悛改至之甚○正義曰左傳稱長惡不宗廟之祀慢之甚○悛七全反悛悛是退前創改之義故爲改也觀政于商計當恐怖言紂縱惡無改悔之心平居無故不事神祇是紂之大惡上帝舉其尊者謂諸神悉皆不事故傳言百神以該之不事亦是不祀別言遺厥先宗廟弗祀遺棄祖父言其慢之甚也犧牲粢盛旣于凶盜凶人盡盜食之而紂不罪○粢音乃曰粢稷曰粢盛音成在器曰盛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羣臣畏罪不天佑下民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爭無能止其慢心○懲直承反爭爭翻之爭作之君作之師言天佑助下民爲立君以政之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當能作之君作之師爲立師以教之○爲于僞反寵安天下○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越遠也言己志欲爲民除惡是害故命我爲之君上使臨政之爲之師保使教誨之爲人君爲人民師者天意如遭至厥志○正義曰已上數紂之罪此言伐紂之意上天佑助下民不欲使之遭害故命我爲之君上使臨政之爲之師保使教誨之爲人君爲人民師者天意如遭

此不可違天我今惟其當能佑助上天寵安四方之民使民免於患難今紂暴無罪志在必伐我何敢有違其本志而不伐之○傳言天至教之○正義曰衆民不能自治立君以治之立君治民乃是天意言天佑助下民爲立君也治民之謂君教民之謂師君既治之師又教之故言作之君作之師謂君與民爲師非謂別置師也○傳當能至天下○正義曰天愛下民爲立君立師者當能佑助天意寵安天下不奪民之財力不妄非理刑殺是助天寵愛民也○傳越遠至其志○正義曰越者踰越超遠之義故爲遠也武王伐紂內實爲民除害之外則以臣伐君故疑其有罪與無罪言己志欲爲民除害無問是同力度德同之與否不敢遠其志言己本志欲伐何敢遠本志捨而不伐也

**德度義** 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撥疏傳力鈞至可見○正義曰德度優劣勝負可見○度徒洛反下注同 正義者得也自得於心義者宜也動合自宜但德在於身故言有德義施於行故言秉執武王志在養民動爲除害有君人之明德執利民之大義與紂無者爲敵雖未交兵揆度優劣勝負可見示以必勝之道令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人執異心不和諧予有臣三千惟士衆勉力而戰也

**一心** 三千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紂之爲惡一以貫之 紂今不誅紂則爲逆天與疏傳紂之至同罪○正義曰正義曰紂之爲惡如物在繩索之一以貫之其惡貫已滿矣物極則反天下欲畢其命 同罪○貫古亂反

命故上天命我誅之今我不誅紂則是逆天之命無恤民之心是我與討同罪矣猶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祭社曰宜冢土社也言我畏天之威告文王廟以事類告天祭

社用汝衆致天罰於紂○正義曰釋天引詩云乃立師祭名冢中勇反底之履○反類疏傳祭社至於紂○正義曰正義曰釋天引詩云乃立

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曰宜求見福佑也是祭社曰宜冢訓大也社是土神故冢土社也毛詩傳云冢土大社也受命文考是告廟以行故爲告文王廟也毛詩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此受命文考卽是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爲次故先言帝社後言禰此以廟是己親若言家內私義然後告天故先言受命文考而後言類于上帝舜典類于上帝傳云告天及五帝此以事類告天亦當如彼也罰紂是天之意故用汝衆致天罰於紂也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矜憐也言天除惡樹善爾尙弼予一人永清四海穢惡四海時哉弗可失言今我伐紂正是一人長清時不可違失

## 泰誓中第二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既誓而止于河之北而誓疏傳次止至之北○正義曰次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師以戊午日渡也此戊午日次于河朔則是師渡之日次止也上篇是渡河而誓未及止舍而先誓之此次于河朔者是既誓而止於河之北也莊三年左傳例云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宿爲次此次直取止舍之義非春秋三日之例也何則商郊去河四百餘里戊午渡河甲子殺紂相去纔六日耳是今日次訖又誓明日誓訖卽行不容三日止于河旁也羣后以師畢會諸侯盡會次也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徇循也武王在西故稱西土疏傳徇循至西土○徇似後反字訖云徇巡也正義曰說文云徇然也此誓總戒衆軍武王國在西偏此師皆從西而來故稱西土我聞吉人爲疾也循行也徇是疾行之意故以徇爲循也下篇大巡六師義亦我聞吉人爲

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

言吉人。竭日以爲善凶人亦。竭日

今商

王受力行無度

行無法度。竭日

播棄孽老昵比罪人

船背之者稱

擎老布棄不禮敬

昵近罪人謂天

下逋

又苦曷反又苦蓋反

逃之小人○摶力私反又力兮反

昵女乙反充傳

船背至小人○正義曰釋詁

云船背孝老壽也舍人曰船背

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船魚也孫炎曰者面凍梨色似浮垢也然則老人背

皮似船面色似梨故船背之者稱梨老傳以播爲布布者徧也言徧棄之不禮

敬也昵近釋詁文孫炎曰昵親近也牧誓數紂之罪云四方之多罪

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知紂所親近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也

淫酗肆虐

臣下化之過酗縱虐以酒成惡臣下充傳過酗至罪同○正義曰酗是酒怒淫

共文則淫非女色故以淫爲過言飲

酒過多也肆是放縱之意酒過則酗縱情爲虐以酒成此暴朋家作仇脅權相

虐之惡臣下化而爲之由紂惡而臣亦惡言君臣之罪同也朋家自爲仇怨脅上權命以相誅滅籲呼也民皆

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臣下朋黨自爲仇

怨脅上權命以相誅滅籲呼也

天地言罪惡深○脅虛

呼天告冤無辜紂之穢德彰聞天地言罪惡深○傳臣下至惡

業反籲音喻疏朋家至彰聞○正義曰小人好忿天性之常化紂淫酗怨怒無

已臣下朋黨共爲一家與前人並作仇敵脅上權命以相滅亡

無罪之人怨嗟呼天紂之穢惡之德彰聞天地言其罪惡深也○傳臣下至惡

○正義曰脅上謂紂既昏迷朝無綱紀姦宄之臣脅於在下假用在上之權

深○正義曰脅上謂紂既昏迷朝無綱紀姦宄之臣脅於在下假用在上之權

命脅之更相誅滅也惟天惠民惟辟奉天以愛民○辟必亦反

國桀不能順天流毒虐

國於下國萬民言凶害

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言天助湯命使下退桀命

惟受罪浮于桀

浮傳浮過○正義曰物在水上謂水浮浮者高之意故爲過也桀罪已大紂

又過之言紂惡之甚故下句說其過桀之狀案夏本紀及帝王世紀云諸

過浮

又過之言紂惡之甚故下句說其過桀之狀案夏本紀及帝王世紀云諸

侯叛桀。闢龍逢引皇圖而諫桀殺之伊尹諫桀曰天之有日由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桀殺龍逢無剖心之事又桀惟比之於日。紂乃詐命於天又紂有炮烙之刑又有剗胎斷脛之事而桀皆無之是紂罪過於桀也。剗喪元良賊虐諫輔長良善以諫輔紂。紂反殺之。○喪息浪充傳剗傷至殺之○正義曰說文云剗裂也一曰剗割也裂與割言文良之爲善書傳通訓也元良俱善而雙舉之者言其剗喪善中之善爲害大也以諫輔紂反殺之卽比干是也上篇言焚炙忠良與此經相類而復言此者以殺害人爲惡。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言紂所以之大故重陳之也。

○己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其視紂罪與桀同事言必誅之充傳其視至誅之○正義曰紂罪音紀。

○過死合死之罪用我治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我當除惡同言必誅也。

○夢與卜俱合於美善充傳言我至之占○正義曰夢者事之祥人之精爽先見以兵誅紂必克之占正者也吉凶或有其驗聖王採而用之我卜伐紂得吉夢又戰勝禮記稱卜筮不相襲。襲者重合之義訓戎爲兵夢卜俱合於美是以兵誅紂必克之占也聖人逆知來物不假夢卜言此以強軍人之意耳史記周本紀云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惟太公強之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蓍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周本紀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平人凡人也雖多充傳平人至妾矜太公非實事也受率其族若林卽曾無華夏人矣故傳訓夷爲平平人爲凡人言其億義曰昭二十四年左傳此文服虔杜預以夷人爲夷狄之人卽如彼言惟云億兆夷人則受率其族若林卽曾無華夏人矣故傳訓夷爲平平人爲凡人言其億智慮齊識見同人數雖多執心用德不同心謂謀。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治我慮德謂用行智識既齊各欲申意用德不同心謂謀。

理之臣雖少而心德同○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正義傳我治至德同○正畢公榮公太顛閼天散宜生南宮适及文母治直吏反正義曰釋詁云亂治也故謂我治理之臣有十人也十人皆是上智咸識周是殷非故人數雖少而心能同佐武王欲共滅紂也論語引此云予有亂臣十人而孔子論之有一婦人焉則十人之內其一是婦人故先儒鄭玄等皆以十人爲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宏天散宜生南宮括也雖有周親不如仁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宏天散宜生南宮括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正義傳周至至仁人○正義曰詩毛傳亦以周爲至相人不如周家之少仁人正義傳爲此訓也武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則紂黨不多善於周但辭有激發旨有抑揚欲明多惡不如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言天因民以視聽民所惡者天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己能無惡於民民之有過在予一人○正義曰言此者以上云民之所惡天必誅之己今有善不爲民之所惡天必佑我令教化百姓若不教百姓使有罪過實在我一人之身此皆謂百姓與下百姓懷懷正義傳謂天下衆民也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揚舉也言我舉武事侵入紂郊疆伐之○疆居良反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桀流毒天下湯黜其命紂行凶殘之德我以兵取之伐惡之道張設此於湯又有光明○正義曰既與天下爲任則當爲之除害今我必往伐紂我之武事惟於此舉之侵紂之疆境取彼爲凶殘之惡者若得取而殺之是我伐凶惡者○正義曰文王世子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是揚舉義同故揚爲武事用張設矣湯惟放逐我能擒取是比於湯又益有光明○傳揚舉至伐之秋之例有鍾鼓曰伐無曰侵此實伐也言往侵者侵是入之意非如春秋之例鼓無鍾也最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孰非敵勦非敵之志伐之則克矣○將子匠反下寧

同篇注

正義

將士令勉力也以兵伐人當臨事而懼汝將士等無敢有無畏輕敵之

心寧執

守似前人之強非己能敵之志以伐之如是乃可克矣○傳勗勉至克

矣○正義曰

勗勉釋詁文呼將士而誓之知夫子是將士也老子云禍莫大於

輕敵故

今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令其必以前敵爲可畏也論語稱子路曰

行三軍則

誰與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令軍士等不欲發意輕前人寧執非敵

之志恐彼強多非我

能敵百姓懷懷若崩厥角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

執此志以伐之則當克矣

○正義曰懷懷是怖懼之意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其志

元傳言民至容頭

○正義曰懷懷是怖懼之意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其志

永世汝同心立功則

能長世以安民

泰誓下第三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是其戊午明日師出以律三申令之重難之

長丁丈反已音

充傳是其至已上○正義曰以上篇未次而誓故略言大會中篇

以上時掌反

疏既次乃誓爲文稍詳故言以上師畢會此篇最在其後爲文亦

詳故言大巡

六師巡遠周徧大其事故稱大也師者衆也天子之行通以六師

爲言於時諸侯盡會其師不啻六也師出以律易師卦初六爻辭也律法也行

難師以法卽誓勅賞勸是也禮成於三故爲三篇之誓三度申重號令爲重慎難

之義也孫子兵法三令五申之此誓三篇亦爲三令之事也牧誓王所呼者

從上而下至百夫長已上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言天

道其義類惟明

正傳云以象天明是治民之事皆法天之道天有尊卑之序人

有上下之節三正五常皆在於天有其明道此天之明道其義類惟明

言明白可效王者所宜法則之將言商王不法天道故先標二句於前其下乃述商王

違天之事言其罪宜誅也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

輕狎五常之教侮慢不行大爲怠惰不敬天地神明○惰徒臥反

正傳輕狎至神明○正義曰鄭玄論語注云狎慣忽之言慣見而忽也意與侮

同傳因文重而分之五常卽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

行法天明道爲之輕狎五常之教侮慢而不遵行之是違天顯也訓荒爲大

爲怠惰不敬天地神明也上篇云不事上帝神祇知此不敬天地神明

也禮云毋不敬傳舉天地自絕于天結怨于民

不敬天自絕之酷虐民結怨之斲朝涉之脛剖

賢人之心剖而觀之酷虐之甚○斲側略反又士略反朝涉遙反脛戶定反剖

普口反耐正傳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斲而視之比干忠諫謂其心異於人

乃代反斲云斲斬也斲朝涉水之脛必有所由知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

耐寒疑其骨髓有異斲而視之其事或當有所出也殷本紀云微子旣去比干

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

其心是紂謂比干心異於作威殺戮毒痛四海痛病也言害所及遠○正傳病

人剖而觀之言酷虐之甚

作威殺戮毒痛四海痛病也言害所及遠○正傳病

及遠○正義曰痛病釋詁文紂之毒害未必偏及夷狄而云病四海者言害所及者遠也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回邪也姦邪

退之○邪似嗟反放屏棄典刑囚奴正士子正諫而以爲囚奴郊社不修宗廟

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言紂廢至尊之敬營卑褻惡事作過制技充郊社人○正義曰不修謂不掃治也不享謂不祭祀也與上篇不祀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不祀其事一也重言之耳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謂過度工巧二者大同但技據人身巧指器物爲異耳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故下是反路充傳祝斷○正義曰哀十四年公羊傳云子路死子曰天祝予何休云祝斷也是相傳訓也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孜孜勸勉不怠○孜音茲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武王述古言以明義言非惟今紂惡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言獨夫失君道也大作威殺無辜長去惡務除本言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立德言欲行除惡之義絕盡紂紂爲天下惡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殄徒典反讎子廉反爾衆士其尙迪果毅以登乃辟。迪進也殺敵爲果致果爲毅登充傳迪進至之迪進登成皆釋詰文殺敵爲果致果爲毅宣二年左傳文果謂果敢毅謂強決能殺敵人謂之爲果言能果敢以除賊致此果敢是各爲毅言能強決以立功皆言其心不猶豫也軍法以殺敵爲上故勸令果毅成功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戮以威之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稱父以感衆也言其明德充塞四方明著岐周惟我有周誕受多方言文王德大故受衆方之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推功於父言文王無罪於天下故天佑之人盡其用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若紂克我非我父之致疏傳若

之致○正義曰言克受乃是文王之功若受克予非是文王之罪而言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者其意言勝非我功敗非父咎崇孝罪己以求衆心耳

## 牧誓第四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武王戎車三百兩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車音居釋名云古者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聲近舍車舍也韋昭辯釋名云古皆遼反從漢始有音居長丁丈反卒子忽反虎賁三百人勇士稱也若虎賁獸音奔稱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牧誓至母云地名在朝歌南七十里字林音母尺證反

武王至牧誓○正義曰武王以兵戎之車三百兩虎賁之士三百人與受戰于商郊牧地之野將戰之時王設言以誓衆史敘其事作牧誓○傳兵車至

全數○正義曰孔以虎賁三百人與戎車數同王於誓時所呼有百夫長因謂虎賁卽是百夫之長而乘一車故云兵車百夫長所載也數車之法一車謂謂之一兩詩云百兩迓之是車稱兩也風俗通說車有兩輪故稱爲兩猶屢有兩隻亦稱爲兩詩云葛屢五兩卽其類也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司馬法文也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凡二萬一千人計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當有二萬一千人孔略六百而不言故云舉全數顧氏亦同此解孔既用司馬法一車七十二人依周禮大司馬法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一鄉十二人又云兵車百夫長所載又下傳以百夫長爲卒師是實領百人非惟七百人孔略六百而不言故云舉全數顧氏亦同此解孔既用司馬法一車七十六人依周禮大司馬法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一鄉計有一軍鄉爲正遂爲副若鄉遂不足則徵兵于邦國則司馬法六十四并爲甸五百人孔略六百而不言故云舉全數顧氏亦同此解孔既用司馬法一車七十五布陳之時則依六鄉軍法五人爲伍又云廣有卒卒偏之兩非直人數如此車數五百人孔略六百而不言故云舉全數顧氏亦同此解孔既用司馬法一車七十六夫共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至於臨敵對戰

亦然故周禮云乃會車之卒伍鄭云車亦有卒伍左傳戰于繻葛杜注云車二十五乘爲偏是車亦爲卒伍之數也則一車七十二人者自計元科兵之數科兵既至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當更以虎賁甲士配車而戰孔舉七十二人元科兵數者欲總明三百兩人之大數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者欲見臨敵實一車有百人旣虎賁與車數相當又經稱百夫長故孔爲此說○傳勇士至夫長○正義曰周禮虎賁氏之官其屬有虎士八百人是虎賁爲勇士稱也若虎之賁走逐獸言其猛也此虎賁必是軍內驍勇選而爲之當時謂之虎賁樂記云虎賁之士說劍謂此也孔意虎賁卽是經之百夫長故時甲子昧爽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昧冥爽早旦云皆百夫長也○昧音妹爽明也昧爽謂早旦也馬云昧未旦也

**疏**傳是克至早旦○正義曰春秋主書動事編次爲文於法日月時年皆具其辰王在新邑與此甲子皆言有日無月史意不爲編次故不具也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是周之二月四日以曆推而知之也釋言云晦冥也昧亦晦義故爲冥也晦是夜爽是明夜而未明謂早旦之時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紂蓋雞鳴後也爲下朝至發端卽昧爽時也

**地名**牧癸亥夜陳甲子朝誓將與紂戰○陳直刃反或當有所據也皇甫謐云在朝歌南七十里不知

**疏**傳紂近至紂戰○正義曰傳言在紂近郊三十里出何書也言至于商郊牧野知牧是郊上之地戰在平野故言野耳詩云于牧之野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繼牧言野明是牧地而鄭玄云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案經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豈王行已至於郊乃後到退適野誓訖而更進兵乎何不然之甚也武成云癸亥夜陳未畢而兩是癸亥夜已布陳故甲子朝而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逖遠也遠矣西土之人勞苦之○杖徐直亮反鉞音毛馬云白旄旄牛尾麾許危反逖

他歷疏

傳越以至苦之○正義曰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廣雅

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持旄示有事於教其意言惟教軍人王曰嗟我友邦

冢君

同志爲友言

御事司徒司馬司空

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

正

戰者○正

義曰

孔以於時已稱王而有六師亦應已置六卿今呼治事惟三卿者司徒主

民治

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是指誓

戰者

故不及太宰大宗司寇也其時六卿具否不可得知但據

此三卿爲說耳

此御事之文指三卿而說是不通於亞旅已下亞旅師氏亞次

也

衆大夫其位次卿師

正

傳亞次至門者○正義曰亞次釋言文旅衆釋詁文

氏大夫官以兵守門者

此及左傳皆卿下言亞旅知是大夫其位次卿而數

兵服守

王之門外則守內列鄭玄千夫長百夫長師帥卒帥○帥

傳師帥卒帥

○正義曰周禮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百人爲卒卒長

皆上士

孔以師雖二千五百人舉全數亦得爲千夫長與帥其義同是千夫

長亦可以稱

師故以千夫長爲師帥百夫長爲卒帥王肅云師長卒及庸蜀羌

長意與孔同順經文而稱長耳鄭玄以爲師帥旅帥也與孔不同

庸蜀羌

髦微盧彭濮

人叟髦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南○正義曰

九州之外四夷大名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其在當方或南

八國並非華夏故大判言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

也文王國在於西故西南夷先屬焉大劉以蜀是蜀郡顯然可知孔不說又退

庸就濮解之故以次先解羌云羌在西蜀叟者漢世西南之夷蜀名爲大故傳

尚書注疏

十一

九

一中華書局聚

據蜀而說左思蜀都賦云三蜀之豪時來時往是蜀都分爲三羌在其西故云西蜀叟叟者蜀夷之別名故後漢書興平元年馬騰劉範謀誅李儼益州牧劉焉遣叟兵五千人助之是蜀夷有名叟者也彫微在巴蜀者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盧彭在西北者在東蜀之西北也文十八年左傳稱庸與百濮伐楚楚遂滅庸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稱舉也戈戟千楯也○是庸濮西江漢之南謂之戈是戈卽戟也考工記云戈柵六尺有六寸車戟常鄭云八食準反疏傳稱舉至千楯○正義曰稱舉釋言文方言云戟楚謂之矛吳揚之又音允正間謂之戈是戈卽戟也考工記云戈柵六尺有六寸車戟常鄭云八尺曰尋倍尋曰當然則戈戟長短異名而云戈者卽戟戈戟長短雖異其形制則同此云舉戈宜舉其長者故以戈爲戟也方言又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楯云八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是千楯爲一也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比矛長立之於地故言立也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言無晨鳴之道○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雌代西各反疏傳索盡至國亡○正義曰禮記檀弓曰吾離羣而索居則索居爲散義鄭玄云索散也物散則盡故索爲盡也牝雞雌也爾雅飛曰雌雄扶忍反徐扶忍反牝雞者毛詩左傳稱雄狐是亦飛走通也此以牝雞之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家總貴賤爲散婦人知外事故重申喻意云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家總貴賤爲散文言家以對國耳將陳紂用婦言故舉此古人之語紂直用婦言耳非能奪其政舉此言者專用其言賞罰由婦卽是奪其政矣婦人不當知政是別外之分若使賢如文母可以興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姐己惑紂信用之○姐助國家則非牝雞之喻矣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姐己惑紂妻也疏傳姐己至用之○正義曰晉語云殷辛伐有蘇氏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而二殷殷本紀云紂嬖于婦人愛妲己惟妲己之言是從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怨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與言者貴之妲己所憎者誅之爲長夜飲妲己好之百姓妲己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紂乃重刑辟爲炮烙之法妲己有寵

己乃笑武王伐紂斬妲己頭懸之

於小白旗上

以爲亡紂者此女也

昏棄厥肆祀弗答

所陳祭祀不復當享鬼神

○復扶

正疏傳

昏亂至鬼神

○正義曰

昏亂者

陳設

之意

毛傳亦以

肆爲陳也

對合相

當之事

故答爲當

修宗廟

不享亦一也

不事神祇

惡之大者

故泰誓及此三言

之昏棄厥遺王父

母弟不迪

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

正疏傳

王父至以道

○正義曰

釋親云父

言棄其骨肉不接之以道

○正義曰

釋親云父

稱弟

凡春秋稱第皆是母弟

謂同母之弟

同母尚棄

別生者必棄矣

舉尊親以見卑疎也遺亦棄也言紂之昏亂棄其所遺骨肉之親不接之乃惟四

以道經先言棄祀棄親者鄭玄云誓首言此者神怒民怨紂所以亡也乃惟四

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言紂棄其賢臣而尊是信是以爲大夫卿士士

也用爲卿大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使四方罪人暴虐姦宄於

都邑○俾必爾反使也

正疏傳使

夫典政事

大俾暴虐于百姓

以姦宄于商邑

使四方罪人暴

虐姦宄於

都邑○

正義曰

暴虐謂殺害

殺害加於人故

言於百姓姦宄謂劫奪

今予發惟

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

今日戰事就敵不過六步

七步乃止相齊焉

欲其相得力也樂記稱進旅退旅是旅爲衆也言當

心止步乃止相齊焉

欲其相得力也樂記稱進旅退旅是旅爲衆也言當

心進

夫子勵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夫子謂將士勉勵之

多則六七以爲例○

正義曰此及下文三云夫子此勵哉

勸許六反刺七亦反

正疏傳夫子至爲例○

正義曰此及下文三云夫子此勵哉

既言然下

勸哉在上此先呼其人然後勉之此既

言然下

先令勉勵乃呼其人各與下句爲目也上有戈矛戈矛者哉夫子尚桓桓謂擊兵矛謂刺兵故云伐謂擊刺此伐猶伐樹然也。傳桓桓武貌○正義曰釋訓云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桓威也詩序云桓武志也。皮衆法之奮擊於牧野○貔彼反豹雅云羆如熊黃白文。傳貔執夷○正義曰釋獸云貔白狐其子名穀郭璞曰一名執夷虎屬。爾弗迓克奔以役西土○迓五嫁反馬作禦禁也役馬云爲也爲于僞反。商衆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役我西土之義○迓五嫁反馬作禦禁也役馬云爲也爲于僞反。

武成第五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於華山桃林識其政事。識記殷家政教善作武成武功成事修政武王至武成○正義曰武王之伐殷也往則陳事以爲法。行用之史敘其事作武成○傳往誅至牧地○正義曰此序於經于征伐商是往伐也歸馬放牛是歸獸也。故傳引經以解之爾雅有釋獸釋畜畜獸形相類也。在野自生爲獸以野澤爲家故言歸也○傳記不復乘用使之自生自死若野獸然故謂之獸獸以野澤爲家故言歸也○傳記至爲法○正義曰紂以昏亂

而滅前世政有善者故訪問殷家政教記識善事武成文王受命有此而治國之法經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是也武成武功成於克商正武成義曰此篇敘事多而王言少惟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自惟一月至命于周史敘伐殷往反及諸侯大集爲王言發端也自王若曰至大統未集述紂父以來開建王業之事也自予小子至名山大川言已承父祖之意告神紂之罪也自曰惟有道至無作神羞王自陳告神之辭也既戊午已下又是史敘往伐殺紂入殷都布政之事無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義不成非述作之體案左傳荀偃禱河云無作神羞其官臣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荆曠禱祖云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彼二者於神羞之下皆更申己意此經無作神羞下更無語直是與神之言猶尙未訖且冢君百工初受周命王嘗有以戒之如湯誥之類宜應說其除害與民更始創以爲惡之禍勸以行道之福不得大聚百官惟誦禱辭而已欲征則殷勤誓衆旣克則空話禱神聖人有作理必不爾竊謂神羞之下更合有言簡編斷絕經失其本所以不次耳或初藏之日已失其本或壞壁得之始有脫漏故孔稱五十八篇以外錯亂磨滅不可復知明是見在諸篇亦容脫錯但孔此篇首尾具足旣取其文爲之作傳恥云有所失落不復言其事耳○傳文王至此克商○正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詩之文也彼言武功謂始伐崇耳殷紂尙在其功未成成功在於克商今武始成矣故以武成名篇以泰誓繼文王之年故本之於文王鄭云著武道至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旁近也月二日此而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旁步光反魄普白反說文作霸匹革反云十八日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其四月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與死渡孟津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魄互言○哉徐音載豐芳弓反文王所都乃偃武修文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不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也

野示天下弗服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東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  
 又反扶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  
 國甸侯衛服諸侯皆大奔走於廟執事○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燔柴郊  
 駿荀俊反豆本又作桓邊音邊上時掌反疏惟一至武成○正義曰此歷敘伐紂往反祖廟告天時日說武  
 郊自近始後功成之事也一月壬辰旁死魄謂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日是壬辰也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謂正月三日發鑄京始東行  
 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泰誓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泰誓中篇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是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時甲子昧爽乃誓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謂四月三日月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丁未祀于周廟四月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柴望二十二日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史敘其事見其功成之次周廟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僞爲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也漢書律曆志弓武成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周于征伐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於天位越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於周廟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僞爲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也鄭玄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僞武成也○傳此本至死魄○正義曰將言武成遠本其始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是建子之月殷十二月也周廟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僞爲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也鄭玄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僞武成也○傳此本至死魄○正義曰將言武成遠本其始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是建子之月殷十二月也此月辛卯朔是死魄故月二日近死魄魄者形也謂月之輪郭無光之處名魄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律曆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顧命死魄惟四月哉生魄傳云始生魄月十六日也月十六日爲始生魄是一日爲始死魄二日近死魄也顧氏解死魄與小劉同大劉以三日爲始死魄是二日爲始死魄旁死魄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律曆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顧命死魄無事而記之者與下日爲發端猶今之將言日必先言朔也○傳翼明至孟津○正義曰翼明釋言文釋宮云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彼相對

爲名耳散則可以通故步爲行也周去孟津千里以正月三日行自周二十八日渡孟津凡二十五日每日四十許里時之宜也詩云于三十里毛傳云師行三十里蓋言其大法耳○傳其四至互言○正義曰其四月此伐商之四月也哉始釋詁文顧命傳以哉生魄爲十六日則哉生明爲月初矣以三月光見死魄此云生明而魄死明生互言耳○傳倒載至文教○正義曰樂記云武王之不克殷濟河而西車甲藏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驕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是偃武修文之事故傳引之郊射是禮射也王制論四代學名云虞謂之庠夏謂之序故言庠序修文教也○傳山南至乘用○正義曰釋山云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李巡曰山西暮乃見日故曰夕陽山東乃見日故云朝陽以見日爲名故知山南曰陽杜預云桃林之塞今宏農華陰縣潼關是也在華山東也指其所往謂之歸據我釋之則云放放牛歸馬互言之耳華山之旁尤乏水草非長養牛乘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此是戰時牛馬故放之示天下不復乘用易繫辭云服牛乘馬服乘俱是用義故以服總牛馬○傳四月至執事○正義曰以四月之字隔文已多故言四月丁未此以成功設祭明其偏告羣祖知告后稷以以下后稷則始祖以下容毀廟也天子七廟故云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見是邦國在諸侯服故云甸侯衛其言不次詩頌云駿奔走在廟故云皆大奔走於周廟皆祭之故經總云周廟也駿大釋詁文周禮六服侯甸男采衛要此略舉從丁未數之則爲四日蓋史官不同立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生魄文自異或此三當爲四日蓋史官不同立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生魄明死十五日之後諸侯與百官受正義傳魄生至一統○正義曰月以望朞望是政命於周明一統○暨其器反正義曰召誥云越三日者皆從前至今爲三日此四分居三其一在此月十九日矣此言旣生魄故言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也丁未祀于周廟

故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事豈得未受周命已助周祭明其受命在祀廟前  
矣史官探其時日先言告武成既訖然後却說受命故文在下耳諸侯與百官  
舊有未屬周者今皆受政命於周於此時始天下一統也顧氏以既生魄謂庚  
戌已後雖十六日始生魄從十六日至晦皆爲生魄但不知庚戌之後幾日耳  
王若曰嗚呼羣后順其祖業歎美惟先王建邦啓土謂后稷也尊流傳謂后至  
羲曰此先王文在公劉之前知謂后稷也后稷非王尊其祖故稱先王周語云  
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窩章昭云王之先祖故稱王商頌亦以契爲玄  
王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后稷曾孫公爵劉流傳后稷至之  
始封於邰故言建邦啓土名能厚先人之業正義曰  
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窩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是公劉爲后稷曾孫也  
本紀云公劉之後有公非公祖之類知公是爵殷時未諱故稱劉名先公多矣  
獨三人稱公當時之意耳本紀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百姓懷至于大王肇基  
之多徙而歸保焉周道之興自此之後是能厚先人之業也  
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大王修德以翦齊商人始王業之肇迹王季繼統其業乃  
勤立王業○大音太肇音兆王迹于況反又如字注王業乃  
王功疏傳大王至王家○正義曰詩云后稷之孫實惟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  
同王功疏是大王翦齊商人始王業之兆迹也周本紀云王季修古公之道諸  
侯順之是能繼統大王之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言我文  
業勤立王家之基本也德之父文  
能成其王功大當天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者懷德是文王威德之大疏  
命以撫綏四方中夏德言我文  
至其德○正義曰大邦力足拒敵故言畏其力小邦必畏矣惟九年大統未集  
小邦或被棄遺故言懷其德大邦亦懷德矣量事爲文也  
言諸侯歸之九年疏傳言諸至未就○正義曰文王斷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改  
而卒故大統未就也文王旣未稱王而

得輒改元年者諸侯自於其國各稱元年是己之所稱容或中年得改矣汲冢  
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年漢初文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因於古也伏生司馬  
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爲文王受予小子其承厥志言承文意底商之罪告于  
七年而崩故鄭玄等皆依用之

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后土社也

疏

○正義曰致商至川河

之罪謂伐紂之時欲將伐紂告天乃發故文在所過之上禮天子出征必類帝

宜社此告皇天后土卽泰誓上篇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云后土社也昭二十

疏

○正義曰致商

九年左傳稱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是也僖十五年左傳云戴皇天而履后土

彼晉大夫要秦伯故以地神后土而言之與此異也自周適商路過河華故知  
所過名山華岳大川河也山川大乃有名名大互言之耳周曰惟有道曾孫周

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鄭云用事用祭事告行也

王發將有大正于商告天

○正義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

疏

○正義曰自

無道言己有道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

之辭云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哀二年左傳崩賾禱

疏

○正義曰自

祖亦自稱曾孫皆是言

己承藉上祖奠享之意今商王受無道德

疏

○正義曰自

害民所以爲無道

○正義曰天物語闊人在其間以人爲貴故別

疏

○正義曰自

反疏傳逋亡至大姦

○正義曰正義曰逋亦逃也故以爲亡罪人逃亡而紂爲魁主窟聚淵府數

疏

○正義曰自

疏首也言受用逃亡者與之爲魁首爲主人萃訓聚也言若蟲獸入窟故云

疏

○正義曰自

淵府聚水深謂之淵藏物謂之府史遊急就篇云司農少府國之淵淵府數

者各爲物室故言

疏

○正義曰自

紂與亡人爲主亡人歸之若蟲之窟聚魚歸淵府獸集藪澤言紂爲大姦也據傳意主字下讀爲便昭七年左傳引此文杜預云萃集也天子逃悉以紂爲淵藪集而歸之與孔異也予小子旣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仁人謂大公周召之徒意以絕亂路○遏烏末反召上照反本又作邵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冕服采章對被髮左衽則爲有奉天成命○貊亡流光華也釋詁云夏大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言蠻白反俾必爾反貊則戎夷可知也言華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使率而充己使奉天成命欲其共伐紂也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此謂十一年言東國士女筐篚感其絲帛奉迎道次明天休震動士女筐厥玄黃昭我周王我周王爲之除害○筐音匪爲于僞反用附我大邑周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神庶幾助我渡民危害無作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自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敵宜速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逾亦作踰陳直刀反計同徐音塵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盛多會逆距戰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紂服周仁政無有戰心前徒倒戈自攻于後以北走血流漂春杵自此以下皆史辭也其上闕絕失其本絕故文無次第必是王言既終史乃更敘戰事於文次當承自周于征伐商之下此句次之故云既戊午也史官敘事得言罔有敵于我師稱我者猶如自漢至今文章之士雖民論國事莫不稱我皆云我大隨以心體國故稱我耳非要王言乃稱我也○傳自河至畢陳○正

義曰出四百里驗地爲然戊午明日猶誓於河朔癸亥已陳於商郊  
日行八十里所以疾者赴敵宜速也帝世紀云王軍至鮑水紂使膠鬲候周  
師見王問曰西伯將焉之王曰將攻薛也膠鬲曰何日至王曰以甲子日以是報矣膠鬲去而報命於紂而  
歎也將之殷膠鬲曰何日至王曰以甲子日以是報矣膠鬲去而報命於紂而  
雨甚軍卒皆諫王曰卒病請休之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報其主矣吾雨  
行所以救膠鬲之死也遂行甲子至于商郊然則本期甲子故遠行也周語云  
昭云雨者天地神人和同之應也天地氣和乃有雨降是雨爲和同之應也○  
傳旅衆至距戰○正義曰族衆釋詁文詩亦云其會如林言盛多也本紀云紂  
發兵七十萬人以距武王紂兵雖則衆多不得有七十萬人是史官美其能破  
強敵虛言之耳○傳紂衆至之言○正義曰罔有敵于我師言紂衆雖多皆無  
有敵我之心故自攻於後以北走自攻其後必殺人不多血流漂春杵甚之言  
也孟子云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仁者無敵於天下以至仁  
伐不仁如何其血流漂杵也是言不實也易繫辭云斷木爲杵掘地爲臼是杵  
爲臼一戎衣天下大定衣與衆同心勳有成而滅紂乃反商政政由舊反紂惡政  
器也

善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皆武王反紂政囚奴徒隸封益其土商疏傳  
政至禮賢○正義曰紂囚其人而放釋之紂殺其身而增封其墓紂退其人而  
式其門閭皆是武王反紂政也下句散其財粟亦是反紂於此須有所解因人而言  
職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鄭衆云爲之奴者繫於罪隸之官是囚爲奴役之周禮司屬  
役之也商容賢人之姓名紂所貶退處於私室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  
所敬則俯而懇式遂以式爲敬各說文云閭族居里門也武王過其閭而式之  
言此內有賢人式之禮賢也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  
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至

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卽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紂所積之府倉皆散發正傳紂是說商容之事也散貧民○散西旦反正傳至周本亦疏傳施舍至服德○正義曰左傳成十八年晉悼公初立施舍已責成作周本亦疏二年楚將起師已責救乏定五年歸粟於蔡以賙急矜無資也杜預此謂周有大賚論語文孔安國解堯曰之篇有二帝三王之事周有大賚正指此事故言所謂也悅是歡喜服謂聽從感恩則悅見義則服故天下皆悅仁也帝王世紀云王命封墓釋囚又歸施鹿臺之珠玉及傾宮之女於諸侯殷民咸喜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况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歸其父母况其復徵之乎是悅服之事也列爵惟五爵五等公侯伯子男里子男五十里爲三品品五正傳未知周公制禮亦然以否孟子曰爵五等地三品武王於此旣從殷法

爵祿如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矣嘗聞其略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書地理志亦云周爵五等其土三等也公侯百里國也謂大國惟百里耳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蓋是周室既衰諸侯相并自以國土寬大皆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爲說耳鄭玄之徒以爲武王時大國百里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王制建官惟賢立官以位事惟能居位理事重民五教所重在民及疏民之注具矣建官賢才必任能事重民五教五常之教五教○正義曰以重總下五事民與五教食喪祭也五教所以教民故與民同句下句食與喪祭三者各爲一事相類而別故以惟曰之言此皆聖王所重也論語云所重民食喪祭以論語卽是此惟食喪祭祀民以食爲命喪禮篤親愛祭事而彼無五教錄論語者自略之耳

羊亮惇信明義。使天下厚行崇德報功。有德尊以爵。垂拱而天下治。言武王所反任得人。欲垂拱而天下治。○任而鳩反治直吏反。其拱故美其垂拱而天下治也。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一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一

阮元撰盧宣句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十一

古本作尚書卷第六古文尚書泰誓上第一周書孔氏傳  
宋板作卷第十

泰誓上第一 周書

渡津乃作古本津上有孟字

至嗣位至卒

正嘉本閩本同宋本上至字作則明監本毛本作自山井鼎  
曰宋板爲愈

正言一月

宋板正作止

武成所以解一月者

宋板解作稱按解字非也

王無二王

宋板上王字作主毛本作民案民字是也

於孟地置津

宋板於上有是字

又云入百諸侯

按又字疑當作文

至五以穀俱來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至五二字倒

古文泰誓伐紂事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事上有時字

泰誓

王應麟困學紀聞泰誓古文作大誓孔氏注大會以誓衆晁氏曰開元間  
衛包定今文始作泰或以交泰爲說真燕書哉大誓與大誥同音泰者非

尚書注疏

十一 校勘記

十六 中華書局聚

○按疏云顧氏以爲泰者大之極也猶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大夫太子太宰古通作大無作泰者則泰誓當作太誓明矣字雖爲大音則爲泰後人遂誤爲泰據唐石經作泰則其誤固在開成之前

惟十有三年春陸氏曰或作十有一年後人妄依序文輒改

惟宮室臺榭陸氏曰榭本又作謝按古无榭字

使不流溢宋板洫作溢按洫字非也

謂不服采飾閩本同毛本不作依按所改是也

是則亦剗之義也宋板剗作剔是也

父業未就之故岳葛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父作功

故我與諸侯古本無故字

計當恐怖宋板同毛本計作紂

是我與討同罪矣毛本討作紂是也

底天之罰古本底作致

與民同古本下有欲也二字

王乃徇師而誓石經補缺徇誤作循說文云徇疾也按依說文當作徇

我聞吉人爲善古本聞作聽

言吉人竭日以爲善岳本竭作渴與釋文合下並同按說文澈欲飲也渴盡也竭負舉也今人多亂之此渴字本當作澈從俗作渴盧文昭校釋文以爲當讀如渴葬之渴是也非取渴盡之義尤不當作負舉之竭俗本既誤作竭併釋文渴苦曷反改作竭巨列反謬甚

故曰力行古本下有無度也三字

播棄黎老古本黎作黎注同

物在水上謂水浮閩本同毛本水作之案所改是也

日亡吾乃亡

案乃亡下脫矣是桀亦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而云過於桀者殷本紀云紂剖比干觀其心凡三十字閩本明監本同

毛本補入與宋本岳本合

以殺害人爲惡之大閩本同毛本害作善

夢者事之祥人之精爽先見者也

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夢精二字互誤

予有亂臣十人

唐石經臣字旁添石經考文提要云此文諸經凡四見此與論語泰伯句同左傳襄公二十有八年武王有亂十人昭公二十二年論語皆旁增臣字襄公二十四有八年復失不增若云唐石經脫字不應

有四年余有亂十人是也唐石經四見皆無臣字後人於泰誓左傳昭公二十二年論語皆旁增臣字襄公二十四有八年復失不增若云唐石經脫字不應

四見皆同也經典釋文於論語明出予有亂十人注云本或作亂臣十人非是增臣字自論語別本始也

太公召公 篆傳召公在太公上

不如周家之少仁人

纂傳少作多按篆傳蓋據朱子論語集注孫志祖云語集注作多仁人蓋沿邢疏之誤孔氏正義云明多惡不如少善則爲少字無疑人下古本岳本俱有也字按岳本讀不如周家之少爲一句仁人也爲一句文義甚明益知少字不當改作多

此於湯毛本此作比所改是也

泰誓下第三 周書

斲朝涉之脰古本斬作斲

剖賢人之心古本剖作割注同

作威殺戮古本威作畏下作威同

二者大同 篆傳大作本按本字是也

乃汝世讎

顧炎武曰石經誤世作誓○按今本唐石經乃汝讎三字皆係補缺惟世字作弋尙係原刻顧以爲誤作誓非也

明著岐周

古本宋板周作𠀤盧文弨云𠀤卽衆字從三人後人不識妄改爲周○按𠀤音吟非衆字也後人誤會人三爲衆之說遂以众爲衆然相沿已久此𠀤字當如盧說山井鼎校古文尙書從字作𠀤其例正同

牧誓第四 周書

若虎賁獸史記集解無獸字

又下傳以百夫長爲卒師毛本師作帥所改是也

欲揔明三百兩人之大數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三作此

乃復到退閩本同毛本到作倒按倒古通作到

王左杖黃鉞陸氏曰鉞本又作戈○按作戈是也說文云戈大斧也

鉞以黃金飾斧浦鏗云鉞上脫黃字從公劉詩疏校○按史記集解亦無黃字

示有事於教古本史記集解教下有令字

傳越以至苦之案越當作鉞轉寫之譌

治事三卿古本治作理

此御事之文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文作大

旅衆也衆大夫古本無下衆字按史記集解作旅衆大夫也視今本少一衆字而也在夫下文義較順

使其屬師四夷之隸閩本同毛本飾作師所改是也

師帥卒帥 史記集解帥並作帥

亦可以稱師 宋板師作帥是也

巴在蜀之東偏 補本東作南

是庸濮西江漢之南 閩本同毛本西作在所改是也

載楚謂之子 纂傳同毛本子作干○按纂傳引在說命中篇下同

或謂之楯 浦鍾云楯方言作廁音代誤作楯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唐石經是字旁注按漢書五行志引此經無是字

日義曰晉語云 按日是正字之譌諸本俱不誤

姐已所舉言者貴之 閩本明監本舉言作與言按與言乃譽字誤分爲二也當據列女傳元文正之毛本亦誤

弗迓克奔 按匡謬正俗引王肅讀御爲禦則此經迓作御又稱徐仙民音禦是徐本亦作御蓋作御者古文也作迓者今

文也釋文云馬作禦史記同

武成第五 周書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 陸氏曰獸始售反本或作獸許救反匡謬正俗曰徐仙民音豐爲始售反按武成當篇云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

於桃林之野此與序意相承六畜之字本作罿爾疋論牛馬羊豕則在釋畜論  
麋鹿虎豹卽在釋獸若武王歸鹿放虎可言歸獸所放旣是馬牛當依罿字本  
音讀之不得謂古文省簡卽呼爲獸堯典鳥獸孳尾鳥獸毛毳旅獒珍禽奇獸  
皆作獸字何獨武城一篇以鬯爲獸斯不然矣○按作罿者古文也作獸者今  
文也徐陸二本皆用古文今本釋文開寶所改非陸氏元本故錄顏氏說以存  
古文之遺

月二日死魄

正嘉本萬本閩本葛本同毛本死魄上有近字與岳本合案此誤脫也

上有近字與岳本合案此

七世之祖

纂傳祖作廟

而魄死明生

浦鐙云而疑衍字

由字積與誤

浦鐙云與誤二字疑倒孫志祖云字積者卽積畫之說與誤者或誤寫四爲三也非倒

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

古本唐石經臨安石經岳本葛本閩本明監本並同毛本成誤作伐

以撫綏四方中夏

古本補本綏作安

故大統未就

葛本正德本嘉萬本閩本纂傳同岳本統作業與疏合毛本依之

底商之罪

古本底作致

用祭事告行也

纂傳事作祀

告天社山川之辭

岳本社作地

臨祭祀 篆傳祀作事

暴殄天物 古本殄作絕

則天物之言 篆傳言作害

普謂天下百物 閩本明監本普作皆

窟聚 葛本閩本明監本窟誤作窔疏同

此謂十一年會孟津還時 古本補本作此謂十一年會於孟津之時也

惟其士女筐厥玄黃 古本無厥字

筐篚盛其絲帛 古本作上筐篚其絲帛補本作筐篚其絲帛按當作筐篚其  
之編誤字也 古本之筐篚倒字也補本

既戊午師逾孟津 顧炎武云石經監本同釋文逾亦作踰今本作渡非

流血漂春杵 宋板流血二字倒是也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 唐石經干下旁增之字容下同

施舍已債 古本岳本宋板同毛本債作責按釋文作責責債古今字

列地封國

古本列作裂

喪禮篤親愛

宋板篤親間空一字

使天下厚行

葛本閩本同纂傳言作信

欲垂拱而天下治

閩本同毛本欲作故案欲字誤也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一

通鑑注釋卷之十一

總編錄書長子右西本同始本義行故取後半錄之

錄次序錄存本同本原錄存相存錄

是錄錄存本原錄存相存錄

集錄存本原錄存相存錄